

列仙傳



列仙全傳序

濟南李攀龍撰

米澤藏書

嘗觀魏文帝典論有云年壽有時  
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  
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味斯言  
也豈非念吾生之匪易不應借草



木而齊彫假文辭以寄聲將與  
天地而同永哉是誠高論何謂狂  
談然要之終為虛名而已於吾身  
何益也張季鷹曰使我有身後名  
不如生前一杯酒陶淵明亦曰吁  
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夫二子者

豈不以身既不存名將焉用多神  
已沒令譽安知暢哉斯言抑又達  
矣若迺等而上之俾形神永合則  
身名俱存不有神仙之學乎哉道  
遠方圃屢看東海揚塵嘯傲丹  
丘幾見桃花結實是故老君三皇



教主應隋唐而猶現赤松炎帝兩  
師逮秦漢而還存東方曼倩三  
嵎瑤池之桃純陽呂祖每醉岳陽  
之酒黃安負龜于武帝張果辯鹿  
于明皇之數天者或萬年或數千  
年或數百年皆棲神碧落遊化

人間無藉文章而顯不做聲聞而  
存良生人之要道不朽之鴻圖哉  
是以高人逸客罔不慕其休風智  
士名賢咸思步其芳躅等珠玉於  
瓦礫以軒冕為糞以寵放軒皇龍  
牙視萬乘若一毛王子鳳升棄儲



宮猶敝屣至如匡裕結茅於廬山  
安期賣藥於海上黃初平牧羊於  
金華丁令威化鶴於遼水譚景  
升辟穀於嵩山陳國南服氣於華  
嶽一朝有悟輒飄然長往而不返  
者良有以也善乎方城宗子有曰

人世有二樂上焉者乘青雲弄紫  
霞而次則宏辭麗句照耀今古  
名並日月萬世莫得而掩焉殆兼  
三子而有之哉龍鳳事辭林慨  
碧紗之空北晚耽玄理異石髓  
之倘逢習靜山中澹然無事目念



劉向陶弘景二神仙傳所載僅漢  
晉以上而六朝逮今闕焉讀者少  
之迺搜羣書并二傳舊所載者  
共得四百九十七人合而採之名曰列  
仙全傳雖之江淹之彩毫無能  
增輝閬苑齋幾裴航之玉杵預將

通贊瀛洲他日乘雲瓊島邀白  
傳以論詩跨霍瑤天覓青蓮而醉  
月一啖相逢固非未同而言客也

新都汪雲鵬書





有象列仙全傳目錄

第一卷

老子

木公

西王母

太真王夫人

東王公

上元夫人

赤松子

炎帝少女附

容成公

廣成子

黃帝

甯封子

赤將子輿

洪崖先生

馬師皇

王倪

何侯

帝舜附

偓佺

宛丘先生

姜若春附

鐵拐先生

務光

孟岐

匡裕

彭祖錢鏗

青鳥公

呂尚

范蠡

劉越

匡續

葛

蔡瓊

彭宗

馮長



沈羲

賈氏附

周亮

亢倉子

琴高

寇先

馬

王偉玄

韓崇附

負局先生

列子

莊子

尹喜

尹軌

第一卷

丁令威

李八百

明香真人

折象

宋倫

王子

太陽子

太陽女

絕洞子附

太陰女

太玄女

墨子

浮丘伯

祝雞翁

皇太姥

古丈夫

毛女

徐福

孔丘明

駱法通附

黃石公

控鶴仙人

鬼谷子

馬成子

茅濛

魏真君

蕭史

弄玉附

劉海蟾

虛侯二仙

蔡女仙

白石生

涉正

杜宇

安期生

朱仲

清平吉

劉京

武夷君

茅盈

茅固附

茅衷附

屈處靜

魯妙典

脩羊公

鮑叔陽

司馬季主

巫炎

朱璜

阮丘附

劉安

八公附

尹澄

緱仙姑

金申

王真

李根

蘇耽

東方朔

櫻丘君

李少君

衛叔卿

衛度世

許由

巢父附

王興

黃安

車子侯



郭瓊

太山老父

拳夫人

魯生女

程偉妻

壽光侯

史通平

馬明生

丁義

丁秀英

莊君平

薊子訓

焦先

唐公昉

靈壽光

南陽公主

陰長生

第三卷

王褒

王仲都

樂巴

徐登

陵陽子明

張惠明

雞窠小兒

瞿武

上成公

范幼冲

毛伯道

劉道恭

謝稚堅

張光期

方回

陳求伯

陳增族

趙丙

董仲

陳安世

莊伯微

東郭延

華子期

蘇林

仇先生

江妃二女

劉根

谷春

梅福

龍述

姚光

魏伯陽

虞生

王老

張道陵

雍夫人

王長

趙昇

劉晨

阮肇

沈文泰

李文淵

王喬

蕭綦

王遠

蔡經

麻姑

子英

于吉

宮嵩

董奉

封衡

介象

鍾離簡

鍾離權

劉諷

介琰

李阿

朱孺子

王玄直

左慈

張魯

王梵志



第四卷

呂恭

黃初平

黃初起附

羅真人

賀元

蘭公

譙姆

費長房

壺公附

嚴青

藍采和

沈建

耆域

王質

蓬球

葛玄

屈氏二女附

梁謚

曹仙媪

鮑靚

孫登

王烈

嵇康

吳猛

衍客

吳彩鸞

文簫附

許遜

陳勳附

時和附

周廣附

魯亨附

施岑附

甘戟

肝烈

許遜姊附

黃仁覽

黃萬石附

許遜女附

潘茂名

第五卷

彭抗

郭璞

許毛

王道真

鄭思遠

許邁

許穆

許羽附

葛洪

鮑姑附

張元化

黃野人

晉麻姑

劉綱

樊夫人附

東陵聖母

張昭成

孟欽

范豹

交趾道士

王玄甫

鄧伯元附

謝仲初

馬儉

王嘉

扈謙

文斤

麻衣子

鄧去奢

韓越

孫博

孫遊岳

陶弘景

桓闔

寇謙之

成功興附

韋節



鹿皮翁

王知遠

張岳

萬振

鄧郁

羅郁

韋昉

魯文迪

徐則

蕭子雲

楊羲

白鶴道人

王延

李順興

孫思邈

黃子陽

趙真人

潜翁

岑道頌

崔之道

瞿夫人

張果

葉法善

崔子王

苗龍

羅通微

匡智

匡大郎附

明崇儼

王旻

蘭冲虛

韋善俊

僕僕先生

應夷節

王帽仙

王遙

司馬承禎

焦静真附

饒廷直

班孟

鄔通微

黃華姑

第六卷

許宣平

許明恕婢附

聶師道

傅先生

王可交

李筌

驪山老姥附

李白

白居易附

李長者

商棲霞

懶殘

湘中老人

邢和璞

吳道元

羅公遠

羅子房

申泰芝

薛昌

薛季昌

徐佐卿

武攸緒

裴玄靜

帛和

張盪

邊洞玄

趙惠宗

顏真卿

鳳綱

黃升

蔡道人附

王昌遇

張落魄附

何仙姑

呂巖

張志和

李賀

韓湘子

瑕丘仲

江叟



許栖岩 俞靈瓚 伊祁玄解 王四郎

李珏 柳實 元徹 權同

盧山人 威逍遙 唐居士

第七卷

裴航 雲英附 軒轅集 劉元靖

錢朗 鄭全福 羊愔 侯道華

廖師 劉德本 劉瞻 黃洞源

瞿栢廷 閻丘方遠 譚峭 何令通

馬大仙 何氏九仙 甘大將 赤肚子

汪台符 麻衣仙姑 爾朱洞 二漁人附

陳搏 劉玄英 譚紫霄 景知常

蘇澄隱 劉女 劉希岳 馬湘

張九哥 甘始 王鼎 賀蘭

曹國舅 侯先生 曾志靜 陳易

陳太初 張伯端 劉斗子 石泰

趙吉 徐問真 黃希旦 徐熙春

申屠有涯 朱有 陳仁嬌 邵琥

雷隱翁 林靈素 李鼻涕 吹角老兵

張俞 莎衣道人 王文卿 陶道人

王畫龍附 李思廣 羅晏 張虛白

魏二翁 羅昇 劉益 武元照

孫賣魚 梅志仙 范子珉



第八卷

武志士

薩守堅

憑觀國

王嘉

宋耕

孔元

石坦

馬銍

孫仙姑

上官道人

呂道章

譚處端

劉處玄

徐彎

丘處機

唐廣真

陳楠

訾亘

葛長庚

彭耜

朱橘

鞠君子附

郝大通

竇蓋翁

李志方

王處一

李靈陽

顏筆仙

郭志空

宋有道

李雙王

盧六

李賤子

張留孫

吳全節

黃公望

張仙姑

張模

趙友欽

周史卿

張拱

洪志

李笈

洞直字

岳真人

景素陽

莫月鼎

張三丰

劉道秀

張中

周顛仙

冷謙

周玄初

任風子

裴仙

沈野雲

海上老人

第九卷補遺

姮娥

吳剛

長乘公子

張天翁

馮延壽

宋來子

王中倫

王次仲

張麗英

王暉

翟天師

灰袋

敖仙

王纂

魏存華

單道開

祁嘉

黃道真

蕭防

宋玄白



陸法和 神和子 錢妙真 劉珍

潘師正 謝自然 胡惠起 鄧紫陽

殷七七 李昇 費文禕 杜光庭

劉無名 葉千韶 山圖 晏仙人

楊昭慶 柴通玄 丁少微 趙自然

張無夢 徐道士 抱一道士 石仲元

林遇賢 郭上竈 甄棲真 管歸真

魚肉道人 藍喬 趙棠 劉混康

侯谷神 楊父 崔自然 陳葆光

韋恕女 劉野父 許磻 蘇舜卿

沈鱗 牟羅漢 劉遁 李常在

張遠霄 費孝先 張道清 二張仙翁

張先生 楊權 裴老人 張秉

田志亨 吳守一 程守善 吉志通

王當陽 張得一 梁野人 鄧牧

張金箔 無名道 董伯華 周思得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一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老子者太上老君也混沌圖云初三皇時化身號為萬法

天師中三皇時為盤古先生伏羲時為鬱華子女媧氏

時為鬱密子神農時為大成子軒轅時為廣成子少皞

時為隨應子顓帝時為赤精子帝嚳時為錄圖子堯時

為務成子舜時為尹壽子禹時為真行子湯時為錫則

子老君雖累世化身而未有誕生之迹迨商陽甲時分

神化氣始寄胎玄妙玉女八十一年暨武丁庚辰二月

十五日卯時降誕於楚之管縣瀨鄉曲仁里從母左腋





而生於李樹下指樹曰此吾姓也生時白首面黃白色  
額有參牛達理日月角懸長耳矩目鼻純骨雙柱耳有  
三漏門美鬚廣額疎齒方口足蹈三五手把十文姓李  
名耳字伯陽號曰老子又號曰老聃周文王為西伯  
為守藏史武王時遷為柱下史成王時仍為柱下史乃  
遊西極大秦竺乾等國號古先生化導其國康王時還  
歸于周復為柱下史昭王時去官歸亳隱焉後復欲開  
化西域乃以昭王二十二年駕青牛車過函谷關度關  
令尹喜知之求得其道二十五年降於蜀青羊肆殷尹  
喜同度流沙胡域至穆王時復還中夏平王時復出關  
開化蘇聯諸國復還中國敬王十七年孔子問道於老



聘退而有猶龍之嘆烈王三年過秦秦獻公問以歷數  
遂出散關報王九年復出散關飛昇崑崙秦時降峽河  
之濱號河上公授道安期生漢文帝時號廣成子文帝  
好老子之書遣使詔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帝  
卽命駕詣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域中有四大王居一也子雖在道猶朕民也不能  
屈何乃高乎朕足使貧賤富貴須臾公乃拊掌坐躍冉  
冉在虛空中如雲之昇去地百餘丈而止於玄虛良久  
俛而答曰今上不至天中不類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  
陛下焉能令富貴貧賤乎帝乃悟知是神人方下輦稽  
首禮謝授帝道德二經成帝時降曲陽泉授于吉太平

真經章帝時授于吉一百八十大戒安帝時降授劉圖  
罪福新科順帝時降授天師三洞經錄桓帝時降天台  
授葛孝先上清靈寶大洞諸經魏明帝時降嵩山授天  
師寇謙之新科符籙唐高祖時降羊角山語吉善行唐  
公受命符玄宗天寶初降丹鳳門帝親享之興慶宮隨  
又降語田同秀以函谷所藏金匱靈符又降語王元翼  
妙真符宋政和二年降華陽洞天授梁先生加句天童  
護命經蓋無世不出先塵劫而行化後無極而常存隱  
顯莫測變化無窮普度天人浪不可以具述者矣史云  
老子西昇之時五色光貫紫微昭王今太史占之云當  
有聖人西去千年之外聲教返北此西化之兆也自昭



王甲寅至漢永平果千年焉續博物志云唐高祖武德  
三年晉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白衣父老呼善行曰  
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即其祖也高祖因立廟高宗  
追尊玄元皇帝明皇為註道德真經兩京及諸州各置  
玄元皇帝廟京師號玄元宮諸州號紫極宮尋改西京  
為太清宮東京為太微宮皆置學生尊號曰太聖祖高  
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

木公諱倪字君明天下未有民物時鍾化而生於碧海之  
上蒼靈之墟道性凝寂湛體無為將贊迪玄功育化萬  
物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東王公凡上天下地男  
子登仙得道者悉所掌焉嘗以丁卯日登臺觀望轉劫





學道得仙之品。品有九。一曰九天真皇。二曰三天真皇。三曰太上真人。四曰飛天真人。五曰靈仙。六曰真人。七曰靈人。八曰飛仙。九曰仙人。此品仙昇天之日。先拜木公。後謁金母。受事既畢。方得昇九天。入三清禮太上。而觀元始。漢初有群兒戲。謠於道曰。着青裙。上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皆莫之知。唯子房往拜焉。乃語人曰。此東王公之王童也。

西王母。即龜臺金母也。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於伊川。姓緱。一作何。諱回。字婉妗。一字太虛。配位西方。與東王公共理二氣。調成天地。陶鈞萬品。凡上天下地。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居崑崙之圃。闔風之苑。王樓玄





臺九層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女五華林媚蘭青娥瑤姬  
王卮周穆王八駿西巡乃執白圭玄璧謁見西王母復  
觴母于瑤池之上母為王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  
里攸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後漢元封元年  
降武帝殿母進蟠桃七枚於帝自食其二帝欲留核母  
曰此桃非世間所有三千年一實耳偶東方朔於瀛間  
窺之母指曰此兒已三偷吾桃矣是日命侍女董雙成  
吹雲和之笛王子登彈八琅之璈許飛瓊鼓靈虛之簧  
安法興歌玄靈之曲為武帝壽焉

太真王夫人王母少女王卮也每彈一絃琴即百禽飛集  
時乘白龍周遊四海







及仙金傳卷之一

九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冰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  
山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  
得仙俱去高辛時爲雨師間遊人間

容成公者自稱爲黃帝之所見周穆王言補道之事煉精  
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髮白返黑齒落更生  
道與老子同



容成公



廣成子。軒轅時人。居崆峒山石室中。黃帝造焉。問以至道之要。答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毋俾爾思慮營營。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智多。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乃往見之。曰。敢問至道之精。廣成子曰。自汝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居三月。復往見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從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問曰。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魔然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之精。





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  
將自正心靜神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帝  
再拜曰廣成子之謂天矣退而養心服形晝而魂遊于  
華胥氏之國國在舟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離中國幾  
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師長民  
無嗜欲不知樂生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踈物故無  
愛憎不知背逆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  
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乘空若履實寢虛若枕牀雲霧  
不垓其勢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嶽不躓其  
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惺然自得召力牧等語之曰朕  
閑居三月思有以養身矣而於治物之道弗獲其術也

今所夢若此方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不可以告若矣  
其後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帝後採首山銅鑄鼎  
於荆山之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乃乘  
之後宮及群臣從之者七十餘人餘臣悉持龍髯龍髯  
拔因墮黃帝弓百姓仰望帝既上乃抱其弓與髯而號  
故後因名其處曰鼎湖弓曰烏號  
甯封子為黃帝陶正有異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煙  
父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能隨煙氣上下

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不食五谷而噉百草至堯時為  
木正能隨風雨上下時與市中貨織亦謂之織父





及介年作一



洪崖先生或曰黃帝之臣伶倫也得道仙去姓張氏或曰堯時已三千歲矣漢仙人衛叔卿在終南絕頂與數人傳其子度世問卿曰同與博者爲誰叔卿曰洪崖先生輩也

馬師皇者黃帝時治馬醫也知馬形氣死生之診理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師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理乃針其唇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一旦龍負而去





王倪即老君弟子得道于羲農之間黃帝過之因傳道要  
歷少昊顓頊之世常遊人間帝嘗以前爲齧缺師行飛  
走之道堯舜之時猶有見者後昇天

何侯者堯時隱蒼梧山慕長生三百餘口皆耕耘舜南狩  
止何侯家天帝五老來謂舜曰昇舉有期翌日五帝下  
迎舜白日昇天夏禹時五帝以藥一器與何侯使投酒  
中一家三百餘口飲不竭以餘酒灑屋宇拔宅上昇位  
爲太極仙人今嶷山有何侯廟在舜廟側







何侯



僮僮采藥父也。好食松子，體毛數寸，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受。時受食者皆三百歲。

宛丘先生，服制命丸，得道至殷湯之末世，已千餘歲。以方傳弟子姜若春，服之二百年，視之如十五歲童子。彭祖

師之，受其方三首。

姜若春附

鐵拐先生，李其姓也。質本魁梧，早得道，修真巖穴時，李老君與宛丘先生嘗降山齋，誨以道教。一日，先生將赴老君之約於華山，囑其徒曰：「吾魄在此，儻游魂七日而不返，若甫可化吾魄也。」徒以母疾，迅歸六日而化之。先生至七日，果歸，失魄無依，乃附一餓葶之尸而起，故形跛，惡非其質矣。





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好服蒲韭根湯伐桀以天下讓於  
光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  
利非廉也乃負石自沉蓼水後四百餘年至武丁時復  
見武丁欲以為相遂遊尚父山不出

孟岐清河逸人也尋師不避險阻漢武帝時談及周初時  
事了如目前嘗云曾見周公旦抱成王朝於周廟岐時  
待周公陞壇公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遺岐  
岐常執之每以衣袂拂拭笏今銳欲折耳嘗鉅桂葉在  
華陰山下拾藥聞帝好仙披草萊而出









匡裕周武王時人兄弟七人皆有道術結廬山中後得仙去惟空廬在焉故曰廬山漢武帝封裕為廬山君

彭祖錢鏗帝顓頊玄孫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為事穆王聞之以為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善於補道之術并服水晶雲母粉麋角常有少容采女乘輜輶往問道於彭祖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為之有驗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往其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西見之云周衰始浮遊四方晚入蜀抵武陽留家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







青鳥公者彭祖之弟子也身受明師之教精審仙妙之理  
 乃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  
 不過後服金液而昇天太極道君以為三試不過仙人  
 而已不得為真人

呂尚冀州人生而內智豫知存亡避紂亂隱遼東三十年  
 西適隱於南山釣于下溪三年不獲魚或曰所以止矣  
 尚曰非爾所及也果得大鯉有兵鉤在腹中乃服澤之  
 地衣石髓二百年而告亡葬之無尸惟有五銖一篇在  
 棺中





吕尚

列仙全傳卷之九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桂飲水爲越大夫佐勾踐破吳後乘輕舟入海變名姓適齊爲鴟夷子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爲陶朱公財有億萬復棄之往蘭陵賣藥後人世世見之

劉越周時有匡先生名續修道于南嶂山後有一少年數來相訪言論奇偉先生異之問曰觀子風猷有日矣僭問鄉邦姓字答曰予姓劉名越居在山之左山下有石高二丈許叩之即應當相延先生如其語訪之叩石石忽自開雙戶洞啓一小鬟迎先生行數十步繼有二青衣絳節前導漸見臺榭參差金碧掩映瓊禽奇獸草木殊異真人冠玉冠朱紱劍佩來迎先生意欲留居之真





人已覺謂先生曰子陰功未滿後會可期他日相從不  
晚也飲玉酒三爵延齡保命湯一啜而出先生返顧所  
叩石宛然如初他日復叩無所應矣今廬山太平興國  
宮三門外即石建亭名曰仙石石上尚有劉仙二字存  
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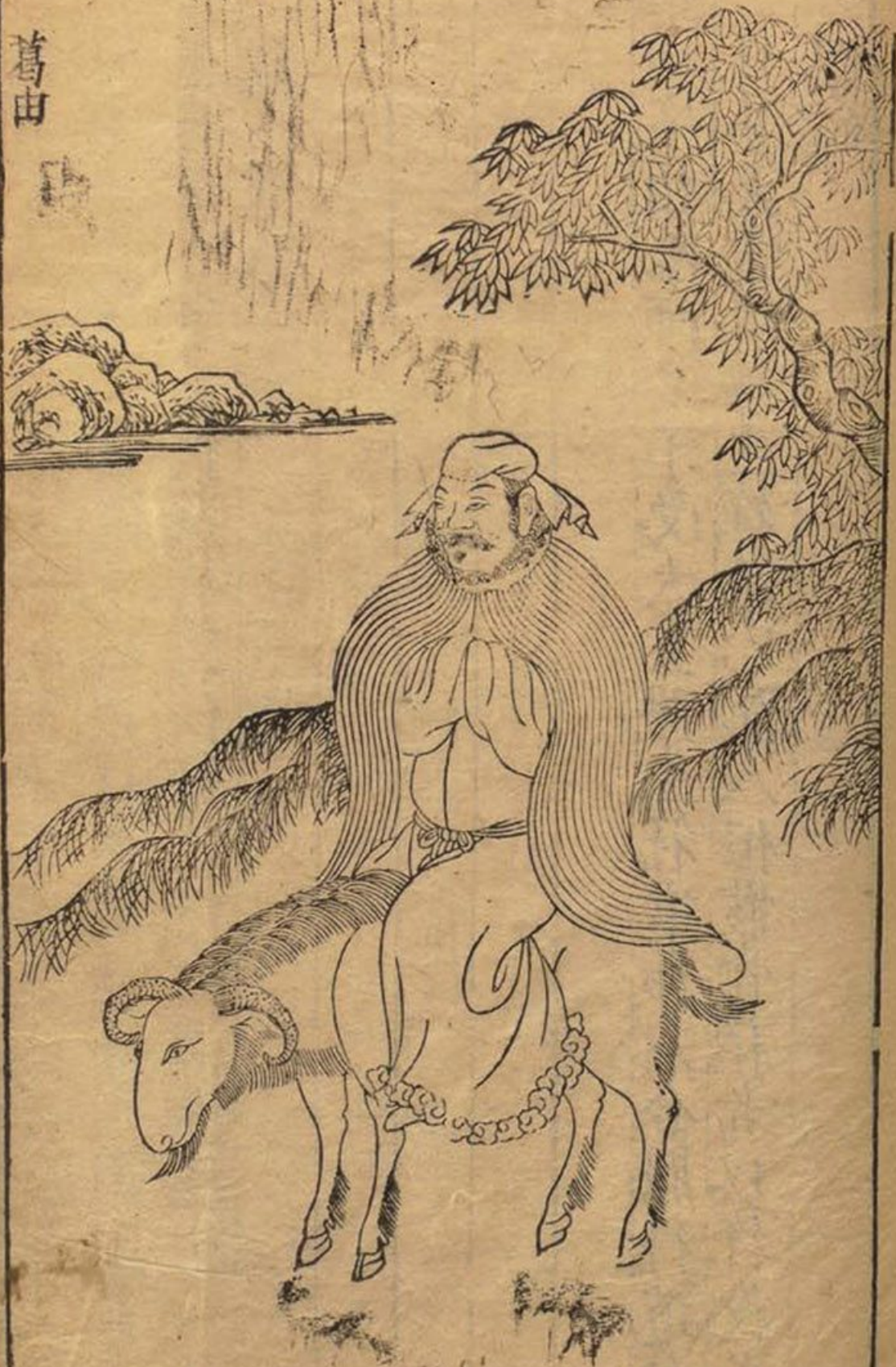
匡續字君平南楚人號匡阜先生生而神靈兒時便有物  
外志周武王時師老聃得長生之道結茅南障山虎溪  
之上隱焉室中無所有惟置一榻簡書數篇而已武王  
屢徵不起一日有少年詣之自通曰姓劉名越家在前  
山之左邀先生過之且曰至山下有石高二丈許即予  
家也續後如約而往至山下四顧無人家惟有一石乃





叩之石爲之開若雙扉然有二青衣執絳節前導入其中瓊樓玉宇見前少年傳以仙訣由此得道遂煉丹于其所漢武帝元封元年南巡狩登祀天柱嘗望秩焉繼而射蛟潯陽江中復封先生爲南極大明公仍命立祠於虎溪舊隱列於祀典迨至東晉廡門僧慧遠遊羅浮夜宿祠下愛其溪山之勝謁郡守桓伊曰昨夢匡先生願捨祠爲寺伊從之而遷先生祠于山口唐開元間再加興建尊爲仙廟凡水旱癘疫禱之皆應

葛由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日騎羊入蜀  
蜀中王族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峨嵋山西南最高  
無極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諺曰若得綏山一眺  
雖不得仙亦豪

蔡瓊字伯瑤師老子受太玄陽生符還丹方合服得道白  
日昇天常用陽生符活已死人但骸骨存者以符投之  
即起





彭宗字法先彭城人年二十學於杜冲嘗從之採藥忽墮  
深谷手足傷損逮至危困良久蘇息肅恭如初又使之  
採雜被蛇中亦無愠色冲憚之乃授丹經五千文及守  
一之道宗寶而修之日臻幽妙嘗宵中有神燈數枚浮  
空映席又五色雲霞霏霏繞座間能三晝夜爲一息或  
自臥水底竟日方出或暝自僵卧輒一年許不動塵委  
其上積厚如指見者皆疑已殞及起顏色愈鮮能以一  
氣誦五千文通爲兩遍山中毒蛇猛虎能以氣禁之潛  
伏終不能動宗解之方去嘗有獵者遙相毀罵且及明  
欲相凌辱宗用氣禁之獵者手足不覺自拘蠢然尸於  
使幽書擊之傍人惟聞杖楚之聲莫測其所以俟其悔





過乃釋之年一百五十餘歲常如二十許厲王十  
正月老君遣仙官下迎授爲太清真人治赤城宮

馬長驪山人周宣王時爲柱下史覩天文之變乃退隱攝  
生遇鄧真人授以靈書功行垂成復遇彭真人授以太  
上隱書遂得仙用術活人平王二十年春昇化而去







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道  
 人浮丘公接晉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見栢良謂曰可  
 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山頭至期果乘白鶴駐山  
 頭可望不可到俯首謝時人數日方去後立祠緱氏山  
 下

沈羲吳郡人學道蜀中善醫一心救人功德感天周赧王  
 十年老君遣使召之與妻賈氏共載授羲碧洛侍郎白  
 日昇天時道間耕鋤人共見之須臾大霧霧解失其所  
 在但是羲所乘車牛在田中食禾或有識為羲車牛以  
 語羲家弟子數百人恐是邪魅車牛入山谷間乃將數  
 百人分布於百里之間求之不得至漢殤帝延平元年





凡四百一十二年乃復還鄉里推求得十餘世孫名懷  
喜懷喜曰聞先世相傳果有遠祖登仙義歸留數日云  
初上天時不見天帝惟謁老君老君向東坐宮殿鬱鬱  
雲氣五色庭中皆珠玉樹侍從數百多女少男四壁熠  
熠有符書老君長可丈餘身體有光不可正視老君令  
玉女持金索玉杯盛藥賜義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  
妻各得一刀圭飲畢復賜大棗二枚大如鷄子復以符  
一道仙方一道賜義令且還人間救人疾苦若欲上昇  
以此符懸之竿杪仙吏當迎汝也語已奄忽如睡已在  
地上竇太后疾嘗遣使請問安帝時猶在人間後復昇  
天



周亮字泰貞太原人母宵寢見五色流霞覆其宅因感有  
孕經十五月而生長而師事姚坦授五千文及八素真  
經能治鬼怪各見真形周靈王太子晉聞之召與相見  
賜以九光七明芝亮修服之遂能變化或如老翁髮白  
齒落經宿不出復爲少年姿容如花或被兇人侮之其  
人不覺自縛至於拷擊叫號口中流血求哀乃釋之年  
一百九十餘歲威烈王二十四年上帝遣太官下迎授  
爲秦隴真人出入太清



消子



涓子齊人好餌水齋食養精至二百年仍見於齊著天地  
人經四十八篇後釣魚于河澤得鯉腹中有符隱于岩  
山能制風雨受伯陽九仙法淮南王安少得其文不能  
解其意也獨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亢倉子姓庚桑名楚陳人也得老君之旨隱毘陵孟峯嘗  
云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靜言語則福全後道  
成仙去

琴高趙人能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  
涿郡間二百餘年後入涿水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某日  
當返諸弟子日齋潔待于水傍設祀高果乘鯉而來觀  
者萬餘人留一月復入水去





寇先者宋人也釣魚爲業居水傍百餘年得魚或放賣  
或食好種荔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  
後數十年踞宋城門鼓琴十日而去宋人家家奉祀焉  
馬丹晉狄人文侯時爲大夫獻公時爲慕正公滅狄殺恭  
太子丹去至趙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都候之靈公欲仕  
之逼不以禮俄迅風發丹入迴風中而去北方人尊而  
祠之

王瑋玄不知何許人得道居林屋山洞中吳國韓崇好道  
遊名山訪方術於林屋遇瑋玄求度世之道瑋玄以流  
珠丹授之謂崇曰子行此道無妨居世功成之日自當  
仙舉也崇行乞大驗仕爲汝南太守在郡十四年治化





大行著爲天下最年七十四瑋玄又降人間授崇隱遁  
解形之法入大霍山又授崇道化泥丸并紫房之術後  
俱昇天 韓崇附

負局先生語似燕代間人因磨鏡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  
者否若有輒出紫丸赤藥與之莫不愈時大疫每列戶  
與藥愈者萬計不取一錢後止吳山絕崖世世懸藥與  
人曰吾欲還蓬萊山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  
色從石崖流下服之者多所愈鄉人乃立祠祀之



負局先生



列子鄭人名禦寇問道於關尹子復師壺丘子九年能御  
 風而行隱居鄭國四十年無知者著書行於世唐天寶  
 初冊為冲虛真人題其書曰冲虛真經宋景德四年敕  
 加至德二字

莊子蒙人名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  
 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著書六萬餘言率御  
 言也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周笑謂  
 使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詔而藏之廟  
 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  
 於塗中乎使者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  
 將曳尾於塗中又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者曰子見夫





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當是  
之時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後竟仙去帝  
命爲闈編郎以紀諸仙戒善

尹喜字公文天水人初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霄流繞其  
身及喜生時家陸地自生蓮花遍滿及長眼有日精姿  
形長雅垂臂下膝堂堂有天人<sub>之</sub>貌少好學墳索善內  
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太度不修俗禮損身濟物不  
求聞達周康王時爲大夫仰觀乾象見東方有紫氣西  
邁知有聖人當度關而西乃求爲函谷關令預敕關吏





孫景曰若有形容殊俗車服異常者勿聽過喜嘗候物  
色而迹之時昭王二十三年七月十二日甲子老君果  
乘白輿駕青牛徐甲為御欲度關吏入白喜喜曰今  
我得見聖人矣即具朝服出迎跪伏叩頭邀之曰願暫  
留神駕老君謝曰吾貧賤老翁居在關東由在關西今  
暫往取薪何故見留幸聽度喜復稽首曰大聖豈是取  
薪父知大聖當來西遊暴露有日願少憩神駕老君曰  
聞開導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為永存綿綿是以身就  
道經歷關子何過留耶喜又曰今觀大聖神姿超絕乃  
天上之至尊邊夷何足往觀願不托言少垂哀愍老君  
曰子何所見而知喜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過昂自

今月朔融風三至東方真氣狀如龍蛇而西變此大聖  
人之徵故知必有聖人度關老君乃怡然笑曰善哉子  
之知吾吾亦已知子矣子有通神之見當得度世也喜  
再拜曰敢問太聖姓字可得聞乎老君曰吾姓字渺渺  
從劫至劫非可盡說吾今姓李字伯陽號曰老聃喜於  
是就官舍設座供奉行弟子禮老君乃為喜留關下百  
餘日盡傳以內外修煉之法時老君之御者徐甲少賃  
於老君約日顧百錢至關時當七百三十萬錢甲見老  
君去官遠適亟來索錢老君謂曰吾往西海諸國還當  
以黃金付直償尔甲如約及至關飯青牛於野老君欲  
試之乃以吉祥草化為一美女行至牧牛之所能以言



戲甲甲感之欲留遂負前約乃詣閔令訟老君索傭錢  
老君謂甲曰汝隨我二百餘年汝久應死吾以太玄生  
符與汝所以得至今日汝何不念此而乃訟吾言訖符  
自口中飛出丹篆如新甲即成一聚白骨喜乃為甲叩  
頭請赦其罪以賜更生老君復以太玄生符投之甲即  
立生喜乃以錢償甲而禮遺之一日老君謂喜曰吾重  
告爾古先生者即吾之身嘗化乎竺乾今將返神還乎  
無名吾今逝矣喜叩首請待行老君曰吾遊乎天地之  
表嬉乎玄冥之間四維八極上下無邊予欲隨吾鳥可  
得焉喜曰入火赴淵上地上天灰身沒命願隨太仙老  
君曰汝雖骨相合道法當成真然受道日淺未能通神

安得變化隨吾聖身汝尚精修此道體入自然斯可與  
汝行化諸國爾於是復以道德五千言授之期曰千日  
之外可尋吾於蜀青羊之肆也言訖聳身空中坐雲華  
之上而放五明身見金光洞然十方冉冉昇空光燭館  
舍五色玄黃良久乃沒喜目斷雲霄涕泣攀戀其日江  
河澎湃山川震動有五色光貫太微徧及四方喜遂以  
老君所說理國修身之要去奢滅欲之言叙而編之為  
三十六章名之曰西昇經喜乃屏絕人事三年之內修  
煉俱畢凡所授書悉臻其妙乃自著書九篇號關尹子  
至丁巳歲即往西蜀尋訪青羊之肆老君以甲寅年昇  
天至乙卯歲復從太微宮分身降生於蜀國太官李氏



之家已先救青龍化生為羊色如青金常在所生嬰兒  
之側愛玩無厭忽一日失羊童子尋覓得於市肆喜至  
蜀徧問居人無青羊肆者忽見童子牽羊因自解云既  
有青羊復在市肆聖師所約其在此耶因問此誰家羊  
牽欲何往童子答曰我家夫人生一兒愛玩此羊失來  
兩日兒啼不止今却尋得欲還家喜即囑曰願為告夫  
人之子云尹喜至矣童子如其言入告兒兒即振衣而  
起曰今喜前來喜既入其家庭宇忽然高大湧出蓮花  
之座兒化數丈白金之身光明如日項有圓光建七曜  
之冠衣晨精之服披九色離羅之帔坐於蓮花座上舉  
家見之皆敬焉怪兒曰吾老君也太微是宅真為身太

和隆精耀魄為人主客相因何乃怪耶喜將慰無量稽  
首言曰不謂慶會復奉天顏老君曰吾向留子者以子  
沿世來久深染恩愛初受經訣未克成功是以待子於  
此今子保形煉氣已造真妙心結紫絡面有神光金名  
表於玄圃玉札繫於紫房氣參太微解形合真矣即命  
召三界眾真時諸天帝君十方神主洎諸仙眾頃刻浮  
空而至各執香花稽首聽命老君敕五老上帝四極監  
真授喜玉冊金文號文始先生位為無上真人賜紫芙蓉  
冠飛青羽裙丹襪綠袖交泰霓裳羅紋黃綬九色之  
節居二十四天王之上統領八萬仙士自此方得飛騰  
虛空參侍龍駕其家長幼二百餘口即時拔宅昇天



尹軌字公度太原人父始先生尹喜之從弟也少學天文兼通讖緯父事先生因教服黃精花及授諸道經凡百餘篇皆蒙口訣先生登真之後即與隱士杜冲同修煉於先生宅時年二十八歲絕粒養氣專修上法上帝憐乏賜為太和真人仍下統仙條於杜陽宮執時帶神丹周歷天下濟度有緣或煉金銀以賑貧苦求哀之人咸得其福利焉晉惠帝永興二年從東來降于尹真人之觀語道士梁謚以得道之素及上帝命所司之事語畢忽從身騰空冉冉而登天府

有象列仙全傳一卷終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二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集華表而吟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累累

李八百蜀人名真居筠陽五龍岡歷夏商周年八百行則八百里時人因號為李八百或隱山林或居又修煉於華林山石室丹成還蜀中周穆王時居山蜀人歷代見之號紫陽真君



丁令威



李八百





明香真人李八百之妹也。初修道於華林元秀峯，後于峯南五龍岡設壇，道成，中舉唐天寶中，即其地為元陽觀。封妙應真人。

折象廣漢人，少好黃老術，師事東平先生家。世豐贍，以為多藏必厚亡，散千金以賑貧苦。或諫之，象曰：「竇子文有言：我之施物，乃逃禍，非避時也。」自勉，亡日尸解如蛇蛻焉。

宋倫字玄德，洛陽人，專心好道，服黃精二十餘年。周厲王時，老君授以通真經及丹符，倫得經修行，遂自然通感。嘗有王童六人更遞侍之，凡未來事預知其吉凶，言無不驗。能飄然飛舉，凌波涉險，與神仙遊，日行三千里，或





化為鳥獸以試人心有獵者逐之常相去五十步百步  
不能至善射者射之亦不至與病者同寢其病即痊年  
九十餘宣王三十二年上帝遣仙官下迎授為太清真  
人下司中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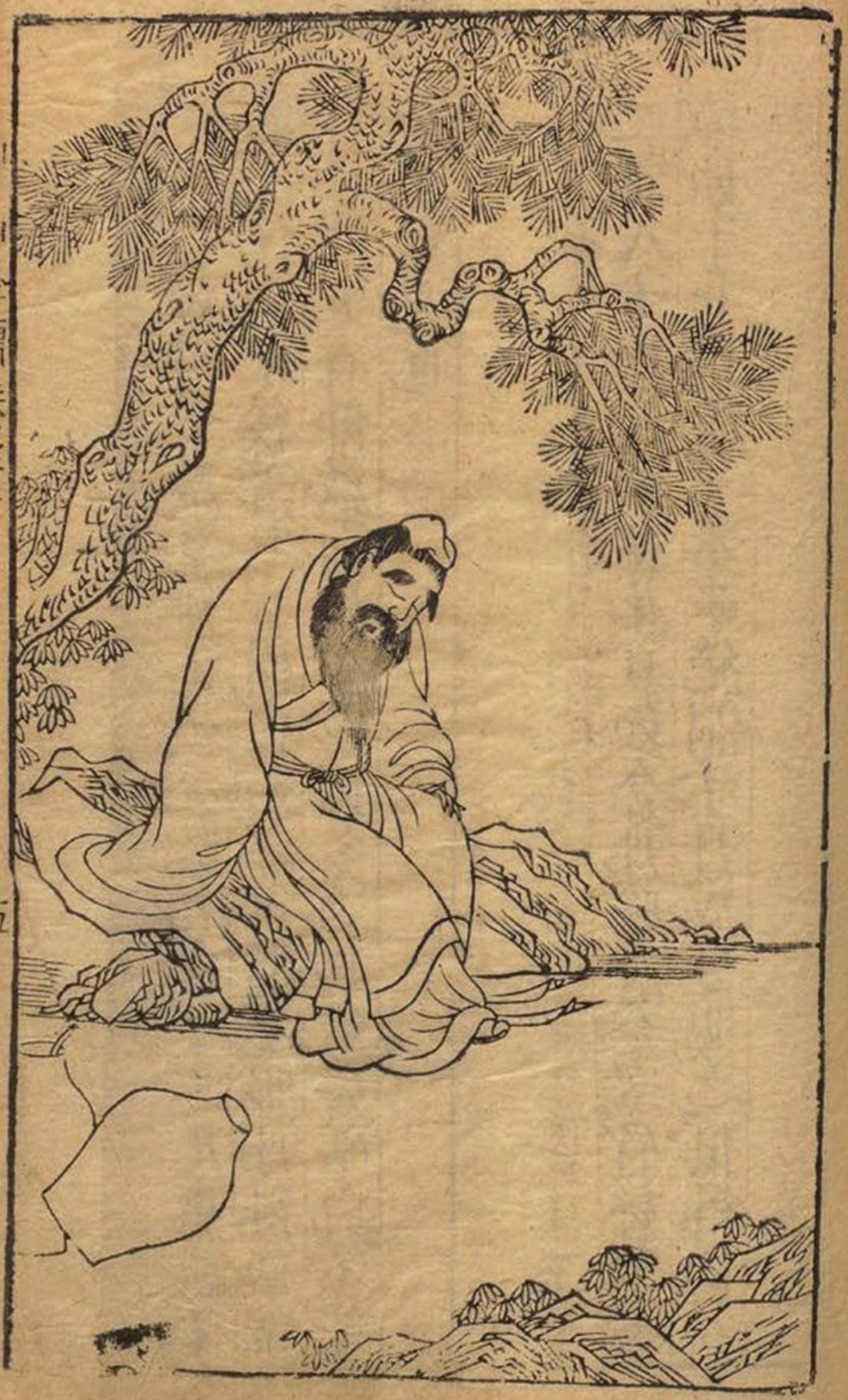
王子姓章名震南郡人少學衆經周幽王徵之不起乃嘆  
曰人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盡氣絕雖為王侯金主如  
山河益獨有學仙可以無窮乃師長桑子受其教術著  
道書百餘篇其要術以務鼎為主尤精於五行演其微  
妙能起飄風雲雷雨發屋折木又以草芥瓦石為六  
畜龍虎立使能行分水為數百千人又能涉行江海含  
汞寶之即成珠遂不復變或時閉氣休息舉之不起推





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如此數十日乃起復如故  
 每與諸弟子行各九泥為馬與之皆令閉目須臾乘  
 大馬一日千里又能吐五色雲氣起數丈見飛鳥過指  
 之即墮又臨淵投符召魚鼈魚鼈皆自投岸又能使諸  
 弟子舉眼即是千里外物但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  
 盛水箸兩魁之間吹而噓之水上立有赤光燒之燁燁  
 而起即以此水治百病病在內者飲之在外者浴之皆  
 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丹成白日昇天

太陽子者姓離名明王子之友也王子學道已成太陽子  
 乃事王子盡弟子之禮不敢懈怠王子特親愛之而好  
 酒恒醉頗以此見責然善為五行之道雖鬢髮班白而





肌膚豐盛面自光華二百餘歲猶自不改王子謂之曰  
汝當理身養性為衆賢法師乃昏迷太醉功業不修大  
藥不合雖得千歲竟難免死况數百歲乎此凡庸所不  
為况達者乎後著七寶樹之術深得道要服丹得仙常  
有世間五百餘歲面如少童祇多酒其鬚鬢皓白不能  
全其嬰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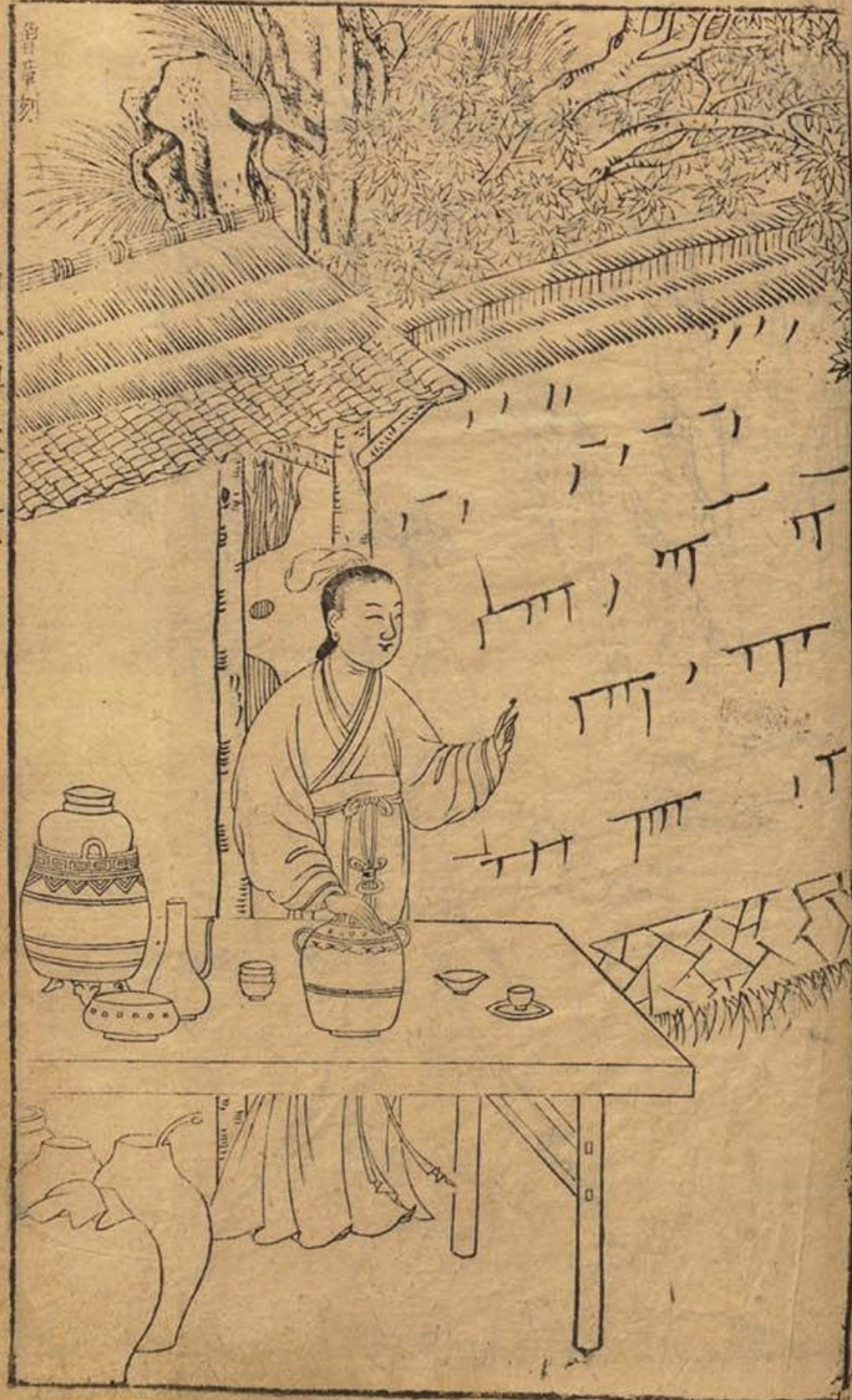
太陽女姓朱名翼敷演五行之道咸盡微妙甚驗且速年  
二百八十歲色如桃花口如含丹肌膚充澤眉鬢如畫  
綽如十七八處予奉事絕洞子丹成分賜之俱得仙昇

天

太陰女姓盧名全賦性聰達智慧過人好王子之道頗得  
其法未能精姓苦無明師乃當道沽酒密欲求其積年  
繫久未得勝已者會太陽子過之飲酒見女禮節恭脩  
言詞閑雅太陽子喟然嘆曰彼行白虎騰蛇我行青龍  
玄武天下悠悠知者為誰女聞之大喜使妹問客土數  
為幾對曰不知也但南三北五東九西七中一耳妹還  
報曰客太賢者至德人也我始問一已知五矣遂請入  
道室改進妙饌以享之因自陳詔太陽子曰共事天帝  
之朝俱飲神光之水身登王子之魁體有五行之寶唯  
賢是親豈有所吝遂授以道要及煉丹之方丹成服之  
得仙時年已二百歲猶如少女顏色



太玄女姓顯名和少喪夫有術人相其母子曰皆不壽也  
 乃學道得王子之術遂能入水不濡盛寒之時單衣臥  
 冰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暖可至積日能徙官府官殿  
 城市屋舍於他處視之無異復指之則還其所在又門  
 戶積櫃有閑籬者指之即開指山山崩指樹樹死更指  
 之皆復如故一與弟子行山間日暮以杖扣山石石  
 開皆有門戶入其中有屋室床几帷帳厨廩酒食如常  
 雖行萬里無異能令小物忽大如山岳大物忽小如毫  
 芒野火張天噓之即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裳不然間  
 化為老翁小兒車馬無所不為行三十六術甚有神効  
 起死無數不見其脩煉服食顏色益少髮髮如鴉後白





日昇天而去。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為大夫外陳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為墨子公輸子嘗為楚王造雲梯以攻宋墨子說楚王而罷之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已榮位非可長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遊矣乃謝遣門人精思至道想像神仙於是夜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每臥後每有人以衣覆之墨子乃伺之見有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嶽之靈乎願誨以道教神人曰子有仙骨志且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三十五卷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効





乃撰集五行記五卷。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遼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如五六十歲人。周遊五嶽不止一處也。

浮丘伯姓李居嵩山修道。白日飛昇嘗作原道歌云。虎伏龍亦藏。龍藏先伏虎。但畢河車功不用提防。拒諸子學飛仙。狂迷不得住。左右得君臣。四物相念護。乾坤法象成。自有真人顧。又作相鶴經。王子喬傳存于世。

祝雞翁洛陽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千餘群。暮栖樹上。晝散放之。翁每呼名。即種別而至。賣雞及子。得千萬錢。輒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見吳山白鶴孔雀。當止其傍。







仙山作樂之三

十



皇太姥閩人相傳為穆皇之精。母子二人居武夷採黃精以餌。能呼風撥雨。乘雲而行。秦人呼為聖母。

古丈夫漢恂大與尹子虛同遊嵩華松下見古丈夫并一女子二生曰神仙何以至此古丈夫曰予本秦之役夫此為毛王姜亦秦宮人合為殉者同脫驪山之禍匿此不知今幾甲子二生曰幸遇大仙願求金丹太藥古丈夫曰我本凡人初餌栢子後食松脂歲久凌虛毛髮紺綠不知金丹太藥為何物也

毛女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始皇宮人。秦亡入山。食松葉。遂不飢寒。身輕如飛。

古丈夫



毛女





徐福字君房。秦始皇時，枉死者滿道路，有鳥如鳥狀，銜草覆死人面，皆登時而活。始皇使人持草以問鬼谷先生。先生云：海中有十洲，祖洲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名養神芝，其葉似菰，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乃遣道士徐福入海尋祖洲，不返。後不知所在。逮沈義得道，老君遣徐福為使，乘白虎車迎義。後人始知徐福為仙。又唐開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醫張上客等俱不能活。因謂曰：聞大海中有神仙，盍求治之。士人乃從登州下海，隨風行十餘日，近一孤島，島上有數百人，須臾至岸，岸邊有婦人洗藥，問彼皆何人。婦人指云：中坐鬚髮白者，徐君也。又問徐君是誰。婦人云：君知秦始皇時徐福否。

曰：知之。曰：此即是也。士人遂登岸，致謁求治。徐君初以美飯哺之，器物皆奇小。士人心嫌其薄，徐君覺之，曰：但恐食不能盡，爾士人連啖之，如數大甌，至飽而竭。復以小器盛酒飲之，至醉，翌日以黑藥數丸與食，利黑水數斗，其病輒愈。士人求住奉侍，徐君曰：爾有祿位，未宜即留。當以東風相送，毋愁歸路遠也。復與黃藥一袋，治一切病，持歸救人。士人還數日至登州，以藥奏聞。玄宗令有疾者服之，即愈。

孔丘明秦時人，與駱法通等十人避亂，相與結友，遠訪大道，在于笥山修煉。歲久，道成騰空而去。惟仙良一人，漫遊不與，但成地仙云。



黃石公漢張良于下邳圯橋遇老父躡蹠令良取履良每  
曲事之老父喜曰孺子可教遂授良書且謂曰後十三  
年齊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後良功成封留侯從高  
祖於穀城山果得黃石良請立祠以祀焉

控鶴仙人名屬仁天台元虛老君第七子也常控鶴至武  
夷山校定仙籍時魏王子騫等禱雨龍潭之上仙人適  
過其處魏王與張湛等十二人因得謁見仙人見魏王  
等丰骨異常乃遣何鳳兒往天台取仙籍檢視果載子  
騫與張湛等名於是賜魏王等胡麻飯九品丹書仙人  
以飲酒過度故謫居武夷須八百年後方得脫骨仙化



黃石公



控雀仙



鬼谷子春秋晉平公時人姓王名詡嘗入雲夢山採藥得  
 道顏如少童居青溪之鬼谷蘇秦張儀嘗問道三年辭  
 去子遺之書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  
 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  
 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哉鬼谷處  
 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有陰符鬼谷子二書行于世  
 馬成子秦扶風人志專修道棄家訪師遇黃蓋童子授以  
 胎元煉氣之法乃入蜀之鶴鳴山石洞中復遇異人授  
 以神丹曰氣為內丹藥為外丹今授子此丹服之當列  
 為高真矣言訖而去成子遂白日昇天  
 茅濛字初成咸陽人博學深鑒知周室將衰不求仕進嘆





曰人生若流電爾奈何火迷塵寰中於是師鬼谷先生  
 受長生之術遂入華山修煉秦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  
 乘龍白日昇天先是邑人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  
 上升入太清時下玄州戲赤城繼業而往在我盈帝若  
 學之臘嘉平秦始皇聞之因改臘為嘉平玄孫盈固衷  
 三人皆得仙居茅山

魏真君名子騫求道於武夷山後遇控鶴仙人授以換骨  
 之訣秦始皇時尸解真君顛骨至今尚存紅白堅潤  
 簫史得道好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簫  
 作鳳鳴有鳳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後弄玉乘鳳蕭史  
 乘龍共昇天去  
 弄玉附





劉海蟾汲郡白鶴觀知事崔重微忽見道人謁於堂下揖  
 之坐不語但微哂重微起取金相贈未入房已聞弄筆  
 聲急回視已失道人壁間有題字以仙書證之乃秦人  
 劉海蟾之筆

盧侯二仙秦始皇遣盧生入海求神仙藥不得盧與侯生  
 謀隱入邵陵雲山今山有侯仙跡盧仙影秦人古道煉  
 一丹井飛昇臺掃壇竹皆其遺迹

蔡女仙襄陽人幼善刺繡忽有父老詣門請繡鳳一雙畢  
 功之日自當指點既而繡成老父指視安眼功畢俄雙  
 鳳騰躍飛舞老父與女仙各乘一鳳昇去







白石生中黃丈人弟子云彭祖時已二千餘歲不修飛昇  
但以長生為貴不失人間之樂而已所行者止以金液  
之藥為上初患家貧不能得藥乃養豬牧羊十數年致  
富萬金乃買藥服之嘗煮白石為糧因就白石山居遂  
號白石生亦時食肺飲酒亦時辟穀日能行三四百里  
顏色如三十許人或問何以不愛飛昇答曰天上未必  
樂于人間且天上多至尊奉侍更苦于人間也

涉正字玄真巴東人漢末說秦始皇時事了了從二十弟  
子入吳而正常閉目雖行不開也弟子隨之二十年莫  
有見其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之正乃為開目開時有  
聲如霹靂有光如火電弟子皆不覺伏地良久乃能起





正已復還閉目後道成仙去其所眠食施行并授諸弟子皆以行氣絕房室及服石腦小丹時李八百呼正為四百歲兒

杜宇古蜀主也蜀嘗大水宇與民人避水於長平山後鼈靈開峽治水人得安居宇禪位與之自居西山得道昇

天

安期生瑯琊阜鄉人賣藥海邊時人皆呼千歲公秦始皇請見與語三夜賜金帛數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并赤玉為一量為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始皇遣使者數輩入海求之未至蓬萊山輒遇風波而還乃立祠阜鄉亭并海邊十處





朱仲會稽人漢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乃齋三寸珠詣

闕上書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白金從仲求珠

仲復獻四寸珠至闕即去帝下書會稽徵聘不知所在

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十枚輒去竟不知所在

清平吉漢沛國人即高帝時衛平也至光武時容色不老

後尸解去百餘歲復還鄉里數日間又尸解去

劉京者漢文帝侍郎從邯鄲張君學道受餌雲母朱英方

服之百三十年餘視之如三十許人能先知吉凶之期

又能為人祭天益命可延十年五年至魏武時京遊諸

弟子家皇甫隆聞而隨事之以雲母九子方教隆隆合

服之得三百歲不能盡其道法故不得度世又有王公





于京得九子丸時王公已七十歲服之能御八十妾生  
二十兒騎馬獵日行二百里飲酒一斛不醉得壽二百  
歲

武夷君者昔有神人降於武夷山自稱武夷君云受上帝  
命統地仙授館於此山中漢武帝嘗遣使築壇祀之  
茅盈字叔申濛玄孫弟固字季偉次弟衷字思和生于漢  
景帝中元五年少秉異操獨味清虛年十八遂棄家入  
恒山修道餌木後師王君因西至龜山得見王母授以  
太極玄真之經歸入恒山北谷時年四十九也盈父母  
尚存父怒其久出遠遊欲杖之盈長跪曰盈已受聖師  
符籙常有天兵侍衛大人杖盈恐天兵相阻盈罪愈加





重也。父欲驗其言，故杖之。杖輒折成數十段，如弓矢之發。中壁則壁穿，中柱則柱陷。父母始知其道成，乃止。後二弟俱貴，衷為西河太守，固為武威太守。並之官，鄉里送者數百人。時盈亦在座，笑謂賓曰：「吾雖不作二千石，來年四月三日送僕登仙，當亦不減于今日也。」眾皆不之許。時宣帝初元四年也。至期，門前數頃地忽自平治，無寸草。皆施青練，幄屋下盡鋪白氈，可容數百人。眾賓並集，大作宴會，杳無使從。但見金盤玉杯，自至筵前。美酒奇殺異果，不可名狀。復有妓樂絲竹金石之音，滿耳。蘭麝之香，達數里外。少頃，迎官畢，至朱衣玉帶者數百人，旌旗甲仗，光采耀日。盈乃與家人親友辭別，登車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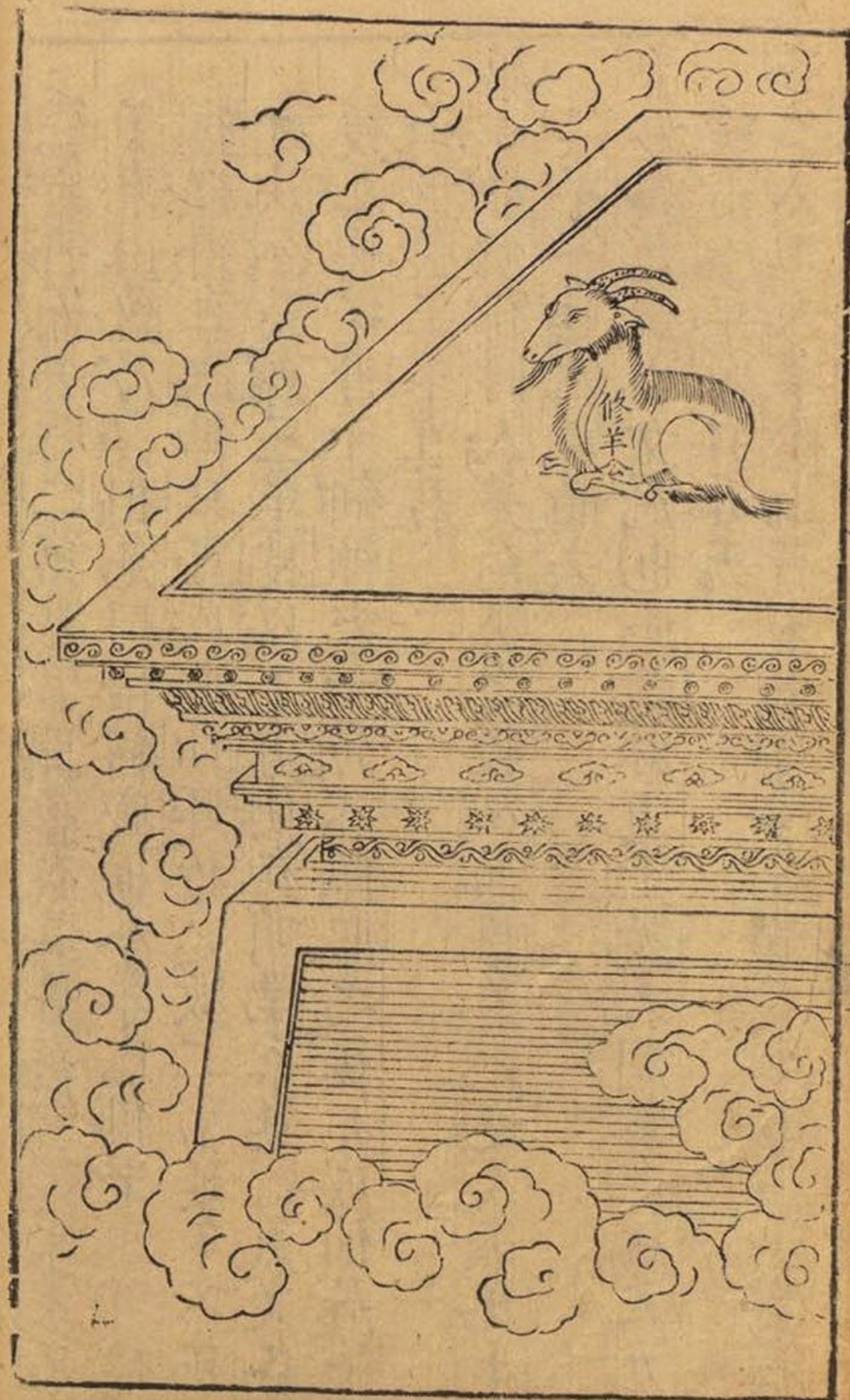
雲冉冉而去。時二弟在官，聞盈飛昇，皆棄官還家求兄。于東山盈乃與相見，曰：「悟何晚也！今年已俱老，難可補復。縱得真訣，但只可成地仙耳。於是教二弟延年不死之法，令長齋三年。授以上道使，存明堂玄真之氣。又各授九轉還丹一劑，神方一局，各佩服之。後亦成仙，居茅山。世稱三茅真君。」  
屈處靜，漢祁陽人。楚白公之後，幼而悟道，絕迹人表。凡十二年。一旦駕鶴而去。

魯妙典，九疑山女冠也。遇麓林道士，授大洞黃庭經，入九疑山。十年，白日升天。

修羊公，魏人。華陰山石室中，有懸石榻，公臥其上，石盡穿。



隋公略不動時取黃精食漢景帝禮至之使止王即中  
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公何日發語忽化為白石羊白  
如玉題腕曰修羊公謝天子後置羊於通靈臺尋復去  
鮑叔陽廣甯人為趙王張耳之大夫少好養生服桂屑與  
司馬季主俱往委羽山師大玄仙女西靈子都後尸解  
靈子都得服霜散藏景化形之道顏轉如少女鬚三尺  
黑如漆時携弟子范零子入常山石室室傍有石匱將  
出遊令零子守之戒勿開零子思歸竊發具見其家父  
母大小乃悲逐季主經數載復令守一銅匱又違戒所  
見如前竟不得道季主臨解留枕席如其身家人累葬之蜀山南





司馬季主



巫炎字子都非海人漢武帝出遊渭橋見子都頭上有紫  
 氣高丈餘帝召問曰君年幾何炎曰臣今已一百三十  
 八歲帝問有何道術炎曰臣年二十五時苦腰脊疼痛  
 脚冷口中乾苦舌燥涕出百節四肢皆痛足痺不能久  
 立得此道以來已百十三年有子三十六人身體強健  
 氣力轉勝壯時帝曰可得言乎炎曰臣誠知此道為真  
 然男女之事臣子之所難言又行之皆逆人情樂此者  
 少故不敢以聞帝遂受法炎年二百餘白日昇天武帝  
 後循行其法雖未能盡用之然得壽勝于他帝遠矣  
 朱璜廣陵人少病毒癘就睢山道士阮丘醫丘憐之曰卿  
 若能除去腹中三尸再得真人之藥可度世也璜曰病



愈學為作備二十年不敢日還。丘與璜七物藥日服九  
 丸百日下午如肝脾者數斗。養之數十日肥健。心意日覺  
 開朗。又與老君黃庭經令讀目三過。能會其意。丘遂與  
 璜入浮陽山王女祠。八十年白髮盡黑。鬚髯更長三尺  
 餘。還家數年復去。至武帝末猶在焉。  
 劉安漢高帝孫封淮南王好儒術方技作內書二十一篇  
 又著鴻寶萬年二卷論變化之道。有八公往詣之。門吏  
 乃自以意難之曰。王上欲得延年却疾不老之道。中欲  
 得博物洽聞精義之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死橫  
 行之士。今先生老矣。應無註書之術。賁育之勇。二者並  
 乏。不敢相通。公笑曰。聞王敬賢好士。吐握不倦。苟有一



卷之二

十五



介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學，養鳴吠之士，且市馬骨，致騏驎。吾才雖鄙，不合所求，就令見王，無益亦不為損。奈何限之？若王必欲見少年，則謂之有道，見垂白則謂之無能，恐非發石取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言畢，皆變為十五歲童子，露髻青髮，色如桃花。於是門吏驚竦，馳報王聞之，不及履，即跣足出迎，登思仙之臺，列錦綺之帷，設象牙之床，燔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穿弟子之履，北面拱手而言曰：「安以九木少好道德，八公皆復成老人。」曰：「聞王好道，故來相從，但未知王何所欲耳。」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為江湖，撮土為山岳，一人能崩高塞淵，牧虎豹，致龍蛇，役神鬼，一人能分形易貌，坐

在立亡，隱蔽三軍，白日盡暝，一人能乘虛步空，赴海凌淵，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焦，入水不濡，刃之，不傷，射之不中，冬凍不寒，暑熱不汗，一人千變萬化，次意所為，禽獸草木，立成轉徙，山川陵岳，一人能防災度厄，辟邪却害，延年益壽，長生久視，一人能前泥成金，煅鉛為銀，水煉八石，飛騰流珠，乘龍駕雲，浮游太清，惟王所欲，安乃叩拜，躬進酒果，請歷試之，皆驗。遂授丹經，及三十六水銀等方，藥成未服，而安有子，名遷，好劍，郎中雷被與遷試劍，戲而誤中，遷被懼，誅上書告安，謀反。尋伍被謀事亦露，天子使宗正持節治安，八公告安曰：「可以去矣。」此乃天所以遣王，願王勿疑。於是與安登山。



大祭埋金於地。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踐之石皆陷。至今有人馬之迹存焉。所棄置藥鼎雞犬舐之。金得輕舉。雞鳴雲中。犬吠天上。一云安得鴻寶萬年之術。故兵解仙去。位太極真人。八公附。

尹澄字初默。後改名林。汾陽人。經行太山。見石上懸一青芝。夜望有光。採而服之。遂日行六七百里。又於峨眉山中遇仙人宋君。授以三皇內文九丹秘訣。澄修之。大驗。遂能封山嶽。投符水中。水為逆流。又令洪濤頓息。暴死者能令即活。治鬼怪。能使自縛。來年三百四十餘歲。漢昭帝元始元年。太微帝君遣仙官下迎。授為太微真人。



緜仙姑



續仙姑長沙人入衡山修道年八十餘孑然無侶居傍南  
嶽魏夫人仙壇忽一青鳥飛來自言我南岳夫人使也  
以姑修道精苦命我為伴每有人遊山青鳥必預言其  
姓名一日曰今夕有暴客至姑無怖果有群僧持火挺  
刃欲害姑姑在床上僧不得見而出俱為鱉虎所殺姑徙  
居湖南鳥亦隨之後隱九疑莫知所終

金申潞城人幼聰慧復佯狂遇異人授以太陰煉形之術  
嘗單衣跣足卧沐雪中能預知水旱災祥壽夭既卒塋  
百餘日一夕雷霆大作及旦視之但見塚開數寸惟留  
雙履櫻扇薄衾而已



金申



王真，甘黨人。孝武帝時，為郡史。年百歲，面有光華，履水赴  
火，出入不由戶。廣有道術。後仙去。

李根，許昌人。宋趙買者，聞其父祖言已懸根。及買時，根年  
當八十四，而根年少自若。有得根素書讀之，其自記云：

漢元封中，學道於其甲。計之已七百餘矣。

蘇耽，郴人。事母至孝，嘗遇異人授神仙術，日侍膳。母思鮓，

即出市鮓以獻。問所從來，曰：便縣。母始異之。一日忽灑

掃庭，除母問其故，曰：仙道已成。上帝來召。母曰：汝仙去，

吾誰養？乃留一櫃云：所需即有。又云：明年大疫，取庭前

井水，橘葉救之。耽仙去已而果疫，母日活百餘人。後耽

化鶴來郡城東北樓，時有彈之者，乃以爪攫榜板，以漆





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二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耽彈我  
何為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類次人嘗出經年兄曰汝經年一歸  
何以慰我對曰朔暫之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乃過虞淵  
滌洗朝發中還何云經年漢武帝時上書曰臣朔少失  
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  
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  
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  
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口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  
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臣  
矣臣朔冒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矜譽上偉之





令待詔公車。又遷待詔金馬門。常侍中詔賜之食於前。食已盡。懷其餘肉衣。盡汗。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常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所賜物盡填之。女子人皆笑之。朔曰。如朔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時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高廬之下。朔將死。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惟大伍公耳。朔亡後。武帝得此語。召大伍公問之。答以不知。帝曰。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具在度否。曰。諸星皆在。獨不見歲星。四十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爲歲星。豈可慘然不樂。



稷丘君



穆丘君者。泰山中道士。髮白面黑。齒落更生。漢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賜。後辭去。上東巡泰山。君冠章甫衣黃衣。携琴來迎。武帝曰。陛下勿登山。恐傷足指。及數里。左月梁折。上諱之。但祠而還。詔為君立祠。復置百戶承奉之。

李少君。字雲翼。齊國臨菑人。好道。入泰山採藥。疾困。遇安期生。以神樓散一匕。與服。即愈。漢武帝郊祀。少君以祠竈辟穀。却老方。見上。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歷言。與其大父游射處。一坐盡驚。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對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按其刻。

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驚。以為少君神。真數百歲人也。對上言。祀竈則致物。致物。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於是帝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安期生之屬。為少君建第宅以居之。一日武帝夢與少君登嵩山。逢繡衣使者。乘龍從空中下。云太乙請少君。帝覺語左右曰。如我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病死。帝令發棺視之。唯衣冠在焉。

衛叔卿。中山人。服雲母得仙。漢儀鳳二年八月壬辰。武帝聞告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年可三



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驚問曰：為誰？答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是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乃云是朕臣，大失意。望默然不應，忽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柏梁求見其子度世。往華山尋之，至其巔絕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于石上，紫雲鬱七，白玉為床，有數仙童執節立其後。度世問其父曰：同博者誰？叔卿曰：洪厓先生，許由，巢父，王子晉也。我有仙方，埋所居柱下。叱度世歸，掘之，得玉函，封以飛仙之印，乃五色雲母也。度世服之，亦仙去。衛度世許由巢父附

王與陽城人居壺谷中，不知書，初無學道意。漢武帝上嵩





山登大愚石。起道宮。使董仲舒。東方朔。齋潔伺神。至夜半。忽有仙人。長二丈。耳出頭顛。下至肩。漢武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疑之人。聞中嶽石上菖蒲。一寸九節。服之。長生。故來採耳。忽然失。仙人所在。帝願侍臣曰。彼非學道服食者。必中嶽之神。以喻朕耳。因採菖蒲服之。經三年。帝覺悶而止。時從官多服。然亦莫能持久。惟王與服之。不息。遂得長生。隣里老小皆云。世世見之。

黃安代郡人。年萬歲餘。貌若童子。常服硃砂。舉身皆赤。不着衣。坐一神龜。七廣三尺。時人問安坐龜幾年。曰。三千歲。乃一出頭。我得龜以來。已五出頭矣。行則負龜而趨。世人謂安年萬歲。漢武帝聞其異。乃與論虛無神仙之





事帝每屈禮焉。及封泰山，詔董謁、李充、孟岐、郭瓊、黃安五人同輦，謂之五仙。帝崩後，卽去，不知所之。車子候扶風人，漢武帝愛其清靜，累遷至侍中。一朝語家人云：我今補仙官。此春當去。至夏中當暫還。少時果如其言。

郭瓊，東方郡人，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扶杖遊行，每寄宿人家，輒乞薪自照讀書，不眠。主人有笥中秘書，織緯緘，滕甚密，而瓊皆能知之。如悉覽然，莫不服其神異。聞瓊寄宿，則閉戶塞門，蓋恐知其家陰事。瓊每至人家，出袖中一把筭子，散置膝前，則人家隱事皆知。或晝臥不閉，自行地無蹤。祖謁如狂。漢武帝見而異之。



列仙傳卷之二十一  
三十四



太山老父者莫知其姓名漢武帝東巡狩見老父鋤于道  
 間狀如五十許人而面若童子頭上白光高數尺恠而  
 問之老父荅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有  
 道士教臣絕穀服朮飲水并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  
 其二十四物以氣二十四氣其八物以應八風臣遵行  
 之轉老為少髮白更黑齒落復生日行三百里臣今年  
 百八十矣武帝愛其方賜之金帛老父後入岱山中或  
 十年五年一還鄉里三百餘年乃不復還也  
 奉夫人漢武帝妃武帝巡狩過河見青紫氣自地屬天望  
 氣者以為其下有奇女必天子之祥求之見一女子在  
 空棺中姿貌殊絕兩手俱拳帝令開其手數百人臂莫



太山老父傳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能開上自披手即信由是得幸號為拳夫人進為婕妤  
 居鈞弋宮解黃帝素女之術有寵孕十四月產昭帝帝  
 曰堯十四月而生鈞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  
 魯生女長樂人初餌胡麻漸絕火穀凡十餘年少壯色如  
 桃花一日與知故別入華山後五十年有識者逢生女  
 乘白鹿從王母游焉復還家謝其親里知故而去  
 程偉妻者漢黃門郎程偉之妻也偉好黃白術娶妻方氏  
 偉常從駕而無時衣妻請致兩絹絹無故至前偉按枕  
 中鴻寶作金不成妻即因偉爐中水銀出囊中藥少許  
 投之即成金偉大驚曰道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  
 曰得之須由命偉乃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



三十一  
 三十二



服終不肯告。備乃與其侶謀欲杖逼之。妻輒知之。曰：傳道必當得人。如其人。雖道路相遇。當傳之。如非其人。雖寸斷而支解。終不傳也。遂佯狂裸而走。以泥自塗。乃卒尸解去。

壽光侯者。能効百鬼衆魅。念自縛見形。有鄉人婦為魅所迷。候為治之。一太蛇長數丈。自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其下輒死。鳥度必墜。候往治之。樹盛夏枯落。有大蛇長七八丈。懸死樹上。漢武帝聞而召見。假試問之。曰：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呼。能治之乎。曰：此小怪。易爾帝偽使。二人為之。候設法。二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即甦。

史通平漢新莽時。自會稽。丞蜀。詣峨嵋山。謁天皇真人。授以三一之法。及五符訣。遂居青神縣。地置茅廬。煉太丹。龍虎成形。餌之。復廣行陰德。功滿。白日飛昇。

馬明生。臨淄人名。和字。君實。少為賊。傷殆死。得遇太真王夫人。與藥一丸。服訖。即愈。乃自號為馬明生。隨夫人入岱山石室。試以鬼怪。狼虎不懼。挑以美女。不動。夫人曰：可教矣。會安期生至。夫人以明生付之。作詩留別而去。後得安期丹。經神方。入華山。修煉。漢靈帝時。太傅胡廣訪以國事。皆驗。丹成。餌之。白日昇天。

丁義瑞州人。以神方授吳真君女秀英。亦成仙。今瑞州崇元觀。有秀英煉丹之所。丹井具存焉。秀英附。



莊君平。福州有道人嘗與一老叟同室。歲餘告之曰。吾乃漢莊君平也。取一書授之。天明叟出不復歸。視其書皆修身度世之說。但記其書中有云。事業與功名不直一杯水。

蘄子訓得神異之道。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為設酒脯。終日不置。後遁去。遂不知所之。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數十處。後人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是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見者呼之曰。蘄先生。少住。並行相應。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



蘄先



焦先字孝然河東太陽人無父母兄弟年一百七十常食  
白石日伐薪施人從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人或為具  
食則食之絕不與入語若其門無人則置薪于門間便  
去及魏受禪居河之湄結草為菴冬夏袒露垢汚如泥  
數日一食或忽老勿心太守董經往視之亦不與語魏  
伐吳或問其勝敗孝然不答謬為歌曰祝劔祝劔非魚  
非肉更相追逐本為殺牂羊更殺殺魏軍敗人推其  
歌牂羊指吳殺魏指魏也後野火燒其菴先危坐菴下  
不動衣亦不焦又更作菴時天大雪菴為壓倒人往視  
之不見先所在謂已凍死乃拆菴索之見先熟卧于雪  
下顏色休休然如醉卧之狀後二百餘年乃與人別去

不知所適魏書自羲皇以來一人而已陸雲焦生頌焦  
生上居在河之東皓德解帶嘉卉結容願神太素淑思  
玄冲在彼黃堂明道固窮

唐公昉漢城固人王莽居攝二年公昉為郡吏勿遇真人  
授以樂技宅仙去或云李八百居寒泉山公昉師事之  
靈壽光扶風人年七十餘得朱英丸方合而服之轉更少  
壯年如二十時漢獻帝建安元年光已二百二十歲常  
寄寓江陵胡田家無疾而卒田為殯埋之百餘日人復  
遇於小黃附書與田田得書發棺視之釘亦不脫唯履  
在棺內

南陽公主下嬪王咸綏和問王莽秉政謂咸曰國危世亂



但當退而修身咸不能從公主遂如華山結廬精思丹  
道歲餘乘雲冉冉而去咸追之昇層嶺漠然無迹嶺上  
見遺朱履一雙取之已化為石後人名其峯曰公主峯  
陰長生新野人漢和帝陰后之曾祖也不慕榮位潛心好  
道聞馬明生得度世法遂入諸名山求之至南陽太和  
山中得見明生師事之明生不教以度世之道但旦夕  
與談當世事十餘年長生不少怠時共事明生者十二  
人皆怨恚而去獨長生禮敬彌篤積二十年明生始問  
其所欲長生跪曰乞生爾明生哀其語而告之曰子有  
求道者也始將長生入青城山煮黃土為金以示之即  
日授以太清金液神丹乃別去於是長生入武當山石





室中。合丹先服半劑未即昇天乃六作黃金數萬斤以  
施天下窮乏施盡再服丹半劑白日昇天

終







列仙傳

二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三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米澤藏書

王褒字子登范陽人漢安國侯七世孫少好道入華山九年。一日夜半忽聞林澤中有人馬簫鼓之聲。須臾漸近見千乘萬騎浮空而至。神人乘雲車。手把虎符。停車而呼。褒曰。吾木極真人。西梁子文也。聞子好學勤勞。故來語汝。汝名登。上清他日位當小有。司掌寶籍。為天王之任。但注心四景。勤慕三乘。道自成也。後隱洛陽山中。得遇南極夫人。西城真人。授以太上寶文。大洞真經等書。携乘觀玄洲。俄頃而至。四面大海。懸濤千丈。洲上宮闕。





樓觀悉皆瓊瑤謂褒曰此仙都也太上丈人處之又携  
褒入紫極宮見丈人丈人着流霞羽袍冠芙蓉之冠腰  
帶神劍手把大鈴侍女數百太上丈人謂西城真人曰  
彼所謂王子登者乎既幸遇良師將得之矣真人因命  
褒拜拜畢丈人乃授以上清隱書龍文八靈真經二卷  
雲碧陽水晨飛丹腴二升褒拜服之由是道成上帝賜  
以飛鳳羽車遍歷群仙洞府盡傳天書秘要上清王晨  
帝君賜以寶芝食之即身成金色項映圓光授為太素  
清虛真人領小有天王居王屋山洞天之中給王童王  
女各三百人主領上清王章及九天玄文六合秘籍龍  
輦虎旂王輪金蓋出入上清受事太素宴寢太極也



王仲都漢人也。初為道士學道於梁山。遇太白真人授以  
虹舟。能禦寒暑二百餘年。漢元帝召至京師。試其方術。  
冬月令仲都單衣乘駟馬車。於上林昆明池環水馳走。  
帝御狐裘而猶覺寒。仲都貌無變色。背上氣蒸。然又  
當盛夏圍以烈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後仙去。孫思邈  
居試之。因論長生之旨。遂授思邈道焉。  
樂巴成都人。得仙道。後漢朝為尚書。正月朔日。朝見帝。賜  
酒不飲。向西南嚔之。有司彈奏不敬。巴謝曰。臣本縣城  
東有火患。故嚔酒以救之。數日成都果奏火災。得雨從  
東北來。遂息。雨中作酒氣。





徐登漢福州人於永泰縣高蓋山得仙類要云徐登與東陽趙丙聞仙術處即其山也

陵陽子明姓竇漢鍾鄉人釣魚於涎溪得白魚腹中有書即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唐詩白龍已謝陵陽去黃鶴還來喚子安張惠明漢趙郡人結廬中條遇混元子受高奔之道行之超群唐太宗召致醮有感封妙濟大師尋至西嶽尸解雞窠小兒錢易洞微志云李貞為承旨奉使過海至瓊州道逢一翁自稱楊避舉年八十一其父叔皆年一百二十餘又見其祖宋卿年一百九十五復見雞窠一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忌不食不語不知其年

靖女真諶姆且戒之曰將來有學仙者名許遜汝當以此授之語訖與蘭公遊於郊野道傍有三古塚指示蘭曰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其第一塚乃汝昔日解所遺故衣第二塚乃大陰煉形其形已就今當起矣第三塚蓋所藏蛇骨耳宜移塚傍之路勿令牧人踐履也言訖升天而去蘭公乃以金丹等物付諶姆并移塚傍舊路人謂其妖妄乃訟之縣令令拘公公以前事對令乃發而視之其第一塚果有黃衣一領第二塚見一人童顏弱質如夢初覺之狀第三塚有連環骨一具衆咸驚嘆縣令以衣還公公服之即同塚中之人合而為一體竦身入雲而去





學道四十餘年。共合神丹。伯道先服。即死。道恭服之。亦死。稚堅兆期。不敢服。棄藥而歸。未出山。遙見伯道道恭。各乘白鹿。在山上。仙人執節從之。二人悲懣。悔謝道恭。授以服。茯苓方。二人後亦度世。

方回。道成為人。劫閉密室中。欲傳其道。回化身而去。更以一丸泥封其戶。以方回印印之。

陳末伯。南陽人。得淮南王七星散方。服之。二十一

不知所在。末伯兄子名增。族年十七。亦

足閉於密室中。晝夜使人守視。二十八日

知所之。本方云。服之三十日。得仙。由是

人仙去時。俱有仙官來迎。但人不





趙丙後漢東陽人嘗遊行每遇故人便酌水為酒削一物為脯皆得醉飽曾至渡頭求船不得乃布席於水而渡呪枯樹便生花葉

董仲漢董才子也母乃天之織女故仲生而靈異數篆符鎮驅邪恠嘗游京山潼泉以地多蛇毒書一符以鎮之其害遂絕今篆石在京山之陰後仙去

陳安世京兆人稟性慈仁家貧為權叔本家傭賃叔本好道有二仙人託為書生從叔本游叔本意怠二仙曰幾成而敗矣見安世篤實曰汝好仙乎曰好二仙與約明日早會大樹下三期皆早至乃以藥二丸與之服遂不復食但飲水叔本知其得仙反師事之後安世竟仙去



莊伯微



莊伯微漢人少好道不知求道之方惟以日入時西北向  
 閉目握固想崑崙山積三十年得見崑崙山仙人傳以  
 金液方合服得道

東郭延山陽人服靈飛散能夜作書坐冥室中身上生光  
 照耀一室又能望見平地數十里小物凡見入即能逆  
 知其死生一如其言年四百歲絕無老狀一旦有數十  
 人來迎之比鄰盡見乃與親故辭別而去云詣崑崙山  
 華子期淮南人師祿里先生受隱仙靈寶方一曰伊洛飛  
 龜秩二曰伯禹正機三曰平衡方按合服之日以還少  
 一日能行五百里力舉千斤一歲十二易其形後乃仙  
 去



蘇林



蘇林字子玄濮陽人少稟異操訪真之志彌篤嘗負擔至  
 趙師琴高先生時年二十一受煉氣益命之道琴高初  
 為周康王門下舍人以內行補精術及丹法能水遊時  
 已九百歲唯不死而已非飛仙也或乘赤鯉入水或出  
 入人間而林託景丹霄志不終此後改師華山仙人仇  
 先生仇先生者湯時木正也服胎食之法於還神守魄  
 之事大得其益先生曰子真人也當學真道我迹不足  
 躡也乃致林於涓子涓子見之遂授以真訣曰欲作地  
 上真人必先服藥除去三尸殺滅穀虫三尸者一名青  
 姑伐人眼令人目暗而皴口臭齒落蓋由此青姑之氣  
 穿鑿泥丸也二名白姑伐人五臟令人心羸氣少喜亡



荒閑蓋由白姑貫穿六腑之液也。三名血姑伐人胃管  
令人腸輪煩懣。骨枯肉焦。志意不開。所思不固。失食則  
飢。悲愁感嘆。精神昏怠。蓋由血姑流噬魂胎之關也。若  
不去三乃而服藥者。谷食雖斷。虫猶不死。徒絕五味。雖  
勤吐納。亦無益焉。若虫生而求人。不死不可得也。故凡  
欲求真。當先服制虫丸。制虫丸者。一名初神去本丸也。  
欲作真人。當先服制仙丸。制仙丸者。大上八瓊飛精之  
丹也。子當急修服之。一日忽語林曰。我被帝召。上補中  
黃四司大夫。領北海公。今當去矣。去後林乃於洵子寢  
室得書一幅。乃遺林者。其文曰。五斗三一。大帝所秘。精  
思二十年。三一相見。授子書矣。但有三一。長生不滅。况

復守之乎。能存三一。名刊土札。况三一相見乎。吾餌禾  
養精三百年。服氣五百年。精思六百年。守三一三百年。  
守洞房六百年。守玄丹五百年。中間復周遊名山。回翔  
四岳。休息洞室。守形思真二千八百餘年。今始被召。上  
補天位。子其勗之。林省書流涕。乃奉法精修。道成周遊  
天下。分形散影。寢息丘陵。賣履市巷。以試世人。人莫能  
識也。漢元帝神爵二年三月六日。語弟子周季通曰。我  
昨被玄洲召為真人。上領太極中侯大夫。今別汝矣。明  
旦果有雲車羽蓋。驂龍駕虎侍從數百人。迎林。林即日  
登天。冉冉從西北而去。





列仙全傳 卷之四

九

江妃二女不知何許人時鄭交甫出遊江澗逢二女解所

佩雙明珠與之交甫行數十步女忽不見珠亦隨失

劉根京兆長安人漢成帝時入嵩山學道遇神人授以秘

訣遂得仙用術濟人潁川太守史祈以為妖欲戮之遣

吏召根至府曰能召鬼即至不爾當戮根曰甚易但借

筆書符須臾見兵甲縛二囚廳前祈熟視乃父母也即

驚伏流涕鬼責祈曰汝何得罪神仙乃累親至此太守

伏罪求赦方解根遂不見一云根初學道到華山見一

人乘白鹿從十餘王女根稽首乞一言仙人曰汝聞有

韓衆否曰聞之仙人曰我是也

谷春櫟陽人漢成帝時為郎疫死而尸不冷家為棺殯猶



不敢下釘三年更着冠幘坐縣門上邑中人大驚報家  
人迎之不肯歸發棺有衣無尸留門上三日去之長女  
坐橫門上家人知而追之復去之太白山後立祠于山  
上春時開來祠中宿焉

梅福字子真壽春人仕漢為南昌尉見王莽專政乃嘆曰  
生為我酷形為我辱知為我毒身為我桎梏遂棄家求  
仙遍遊鴈蕩南閩諸山至仙霞山遇空同仙君授以內  
外丹法入雞籠山修煉不成乃至劔江西嶺再遇空同  
仙君自雲中而降謂福曰汝緣在飛鴻山也福遂往飛  
鴻山結菴修煉丹成趣裝復還壽春一日紫霧浮空雲  
中樂奏金童玉女捧詔控鸞從空而下福拜詔辭家乘





青鸞飛昇而去。史云：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  
子去，不知所之。後人見福於會稽，變姓名為吳門市卒。  
今城中有吳市門，即其隱處。宋元豐間，封壽春真人。  
龍述，字伯高，京兆人。漢建武中，為零陵太守。後于金山得  
神芝，實大如梧桐子。伯高治而服之，日餌一刀圭，服二  
年，得仙尸解去。

姚光，不知何許人，得神丹，能分形散影。坐在立，亡火之，不  
焦刃之，不傷。吳主親試之，積集數千束，令光坐其中。四  
面發火，煙焰蔽天，觀者盈都下。咸謂光必煨燼矣。火息，  
光從灰中振衣而起，神容晏如也。手掌把一卷書，吳主  
讀不能解，後復見于唐武德中。





虞生



魏伯陽吳人性好道術不樂仕宦乃入山作神丹時三弟子知兩弟子心不盡誠丹成試之曰金丹雖成當先試之犬犬無患方可服若犬死不可服也伯陽入山時曾携一白犬自隨凡丹數轉未足和合未至者稍有毒服之則暫死伯陽即以丹與犬食之犬即死伯陽曰作丹未成今犬死無乃未得神明之意耶服之恐復如犬奈何弟子曰先生服之不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于此不得仙吾亦耻歸死與生同吾當服之伯陽服丹入口即死一弟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無有意乎亦服之入口亦死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求長生爾今服丹即死不如不服尚得數十年活遂不服乃共出山欲



為伯陽及死弟子求殯具二人去後伯陽即起將煉成  
妙丹納死弟子及犬口中須臾皆活於是將服丹弟子  
姓虞者同犬仙去逢入山伐薪人作手書寄謝二弟子  
弟子見書始大懊惱伯陽嘗作叅同契五相類凡二卷  
其說似解周易其實假借文象以寓作丹之旨  
虞生附

王老村居慕道有老道士造之留月餘忽遍身瘡瘍謂王  
老曰得酒數斛浸之方愈王老遂置酒滿甕道士坐甕  
中三日方出鬚髮皆黑顏如少童謂王老曰能飲此酒  
可仙去時正打麥王老全家飲之須臾皆醉忽風動雲  
蒸一時舉舍皆昇天而去時人猶聞空中打麥聲







張道陵字輔漢子房八世孫身長九尺二寸龐眉廣額朱

頂綠睛隆準方頤目有三角伏犀貫頂玉枕峯起

過膝美髯龍蹲虎步豐下銳上望之儼然漢光武建

武十年生於天目山母初夢太人自北魁星中降至地

長丈餘衣繡衣以蘅薇香授之既覺衣服居室皆有異

香經月不散感而有孕及生日黃雲籠室紫氣盈庭室

中光氣如日月復聞昔日之香浹日方散七歲通道德

經天文地理河洛圖緯之書皆極其奧舉賢良方正身

雖仕而志在修煉無何隱北邙山有白虎銜符文置座

傍和帝徵為太傅封冀縣侯三詔不就入蜀愛蜀中溪

嶺深秀遂隱於鶴鳴山山有石鶴每鳴則有得道者道



陵居此苦節學道齋氣養神鶴乃鳴弟子有王長者習  
天文通黃老相與煉龍虎太丹一年有紅光照室二年  
有青龍白虎遶護丹鼎三年丹成真入年六十餘餽之  
若三十許人行及奔馬與王長入北嵩山遇繡衣使者  
告曰中峯石室藏上主皇內文黃帝九鼎太清丹經得  
而修之乃是天也於是真人齋戒七日入石室足所履  
處足然有聲即掘其地取之果得丹書精思修煉能飛  
行遙聽得分形散影之妙每泛舟池中誦經堂上隱几  
對客杖藜行吟一時並起人皆莫測其靈異西城房陵  
間有白虎神好飲人血每歲其鄉殺人祭之真人忍其  
神戒之遂滅又梓州有大蛇鳴則山石振動時吐毒霧

行人中毒輒死真人以法禁之不復為害順帝壬午歲  
正月十五夜真人在鶴鳴山夢寤惟聞鑿佩珊珊天樂  
隱隱香花覆地紫雲滿空睜目東瞻見紫雲中素車一  
乘駕五白龍車傍旌旗儀衛甚盛車中一神人容儀甚  
冰玉手執五明寶扇項負八景圓光身丈六餘神光照  
入不可正視車前一人勅真人曰子勿驚怖即太上老  
君也真人禮拜老君曰近蜀中有六大鬼神枉暴生民  
深可痛惜子其為吾治之使晝夜各分人鬼有別以福  
生靈則子功無量而名錄丹臺矣乃授以正一盟威秘  
錄三清衆經九百三十卷符錄丹竈秘訣七十二卷雌  
雄劍二把都功印一枚冠衣方裙朱履各一副且曰與



予千日為期後會閻苑真人乃叩頭領訖日味秘文按  
法遵修千日內顧五臟外集三萬六千神又感王女教  
以吐納清和之氣攝伏精邪符籙中三步九迹魁罡七  
元交乾履斗之道隨其所指隱遁出没皆得自然時有  
八部鬼帥各領鬼兵動億萬數周行人間劉元達領鬼  
行雜病張元伯行瘟病趙公明行下痢鍾子季行瘡腫  
史文業行寒瘧范巨卿行酸痛姚公祖行五毒李公仲  
行狂魅赤眼噓毒嘯禍暴殺萬民枉天無數真人奉老  
君誥命佩盟威秘錄往青城山置琉璃高座左供太道  
元始天尊右置三十六部真經立十絕靈幡周匝法席  
鳴鐘扣磬布龍虎神兵眾鬼即挾兵刃矢石來索真人

真人舉手一指化為一大蓮花拒之鬼眾復持火千餘  
炬來真人舉手一指鬼反自燒遙謂真人曰師自住峨  
嵋山何為來侵奪我君處真人曰汝等殘害眾生所以  
來伐汝擯之西方不毛之地奉老君命也元達等聞怒  
乃會鬼帥兵馬各千萬眾精甲犀刃上山圍遶真人以  
丹筆遙畫一陣鬼眾皆仆八太王叩頭求生真人以丹  
筆倒書之鬼眾復蘇真人呼鬼王曰汝等進前聽吾處  
分自今速當遠避勿復行病人間如違即當誅戮無留  
種鬼王曰降災下民本自隸我奈何盡奪願分一半真  
人不許叱退之鬼王不服次日復會六大魔王率鬼兵  
百萬環攻王長曰鬼甚眾奈何真人曰子無恐吾即却



乏復以丹筆一畫眾鬼復死惟六魔王仰地不能起仍  
扣頭求生真人不顧復以丹筆一裁此山遂分為二六  
魔王欲度不能始大聲哀求云自今而去不敢復來乞  
往西方娑羅之國而居止焉真人乃許可之倒筆再畫  
八師六魔群鬼悉起真人命王長肩一太石為橋度之  
然群鬼雖攝伏真人猶欲服其心謂之曰試與爾各盡  
法力元達等曰惟命是聽真人投身入大火中即足履  
青蓮而出鬼帥投火為火所燒真人入木身度木外木  
即隨合鬼帥投木即墜地真人入水乘黃龍而出鬼帥  
入水為水所溺真人以身入石透石而出鬼帥投石絕  
入一寸真人以身入鐵山透山而出鬼帥絕入半寸真

人呪神符一道左手指之鬼斃右手指之復生鬼帥左  
右指無生無死元達等化八大虎犇攫而來真人化一  
獅子逐之虎奔走鬼帥又化八大龍欲來擒師真人化  
金翅鳥啄龍目睛八龍爭遁鬼帥又化大神雙持大槌  
欲擊真人真人化作金剛身長七十二萬丈廣五十三  
萬圍戴太冠負圓光具十二種無量相擊大神大神退  
走鬼帥等身高十二丈即墜真人騰空高百餘丈上無  
所攀下無所乘鬼帥作五色雲昏暗天地真人化五色  
日炎光輝灼雲即流散鬼帥變化技窮真人乃化一大  
石可重萬餘斤以藕絲懸之鬼帥營上令二鼠爭齧其  
絲欲墮鬼帥同聲哀告乞餘生遠去再不虐害生民真



人遂命五方八部六大鬼神會盟于青城山使人處陽  
明鬼行幽暗六大鬼王歸於北豐八部鬼帥窟於西域  
鬼衆猶躊躇不去真人乃口勅神符一道飛上層霄須  
臾風雨雷電刀兵畢至群鬼滅影而遁真人至蒼溪縣  
雲臺山謂王長曰此山乃吾成功飛騰之地也遂上居  
修九還七返之功一日復聆昔日鑿珮天樂之音真人  
整衣叩伏見老君千乘萬騎來集雲際徘徊不下真人  
再拜泣曰臣夙昔承寶蔭親授秘文乃奉天威戰鬼行  
化功成退居於此今風駕再臨不我下降意者大道離  
臣臣其為尸敗乎老君乃命使者告曰子之功業合得  
九真上仙吾昔使子入蜀但奪鬼幽獄區別人鬼以布

清淨之化而子殺鬼過多又擅興風雨役使鬼神驅馳  
星斗震蕩山川陰景翳晝殺氣穢空殊非太道好生之  
意上帝正責子之過所以吾不得近子也子且退居勤  
行修謝日月二十八宿二十四氣陰陽本命主者謝過  
之後更修三千六百日吾待子於無何有鄉上清八景  
宮中言訖聖駕昇去真人遂依告文與王長遷鶴鳴山  
謂弟子趙昇曰彼處有妖怪當往除之及至值十二神  
女于山前笑迎姿態妖艷因問曰此地有鹹泉何在神  
女曰前大湫是毒龍處之真人廼以法召之毒龍不出  
遂書一符化為金翅鳥向湫上盤旋毒龍驚舍湫而去  
其湫即竭遂得鹹泉後居民煮之有鹽十二神女各出



一玉環來獻曰妾等願事箕箒真人受其環以手緝之  
十二環合而為一謂曰吾投此環于井中能得之者應  
吾夙命也神女競解衣而入井爭取玉環真人遂掩之  
盟曰令作井神無得復出彼方之民至今不懼神女之  
害而獲鹹井之利後以真人諱旌其州今陵州是也過  
宋江其中多異物為害乃書太山篆符以鎮之其害遂  
絕每水涸人猶見其符摹歸以屏妖惡真人重修二十  
年乃復領趙昇王長往鶴鳴山一日午時忽見一人朱  
衣青襟曳履執板一人黑幘縮衣佩劍捧一玉函進曰  
奉上清真符召真人遊閼苑須臾前後從引千乘萬騎  
紛然而來中有黑龍駕一紫輦王女二人引真人登車

旋踵至闕闕榜云擬太玄都正一真人闕真人既至群  
仙禮謁良久忽二青童引群仙皆朱衣絳節前導曰老  
君至矣從者二人可二十許或曰此子房子淵也乃相  
與騰空而上至一殿金堦玉砌或謂真人曰將朝太上  
元始天尊也真人整衣趨進望見殿上圓光照久不可  
正視移時殿上勅青童諭真人以正一盟威之法使世  
世宣布為人間天師拜真人為太玄都正一平炁三天  
扶教輔元大法師勅還人間勸度未悟仍密諭飛昇之  
期真人受命乃復返渠亭赤石崖舍出三天正一秘法  
付王長趙昇於離沅山中敷演其法次還陽平山以飛  
仙輕舉之法付嗣師仍還鶴鳴山桓帝永壽元年正月



七日五更初長昇見空中一人駕雲車大聲言曰張道  
陵功已行就將授以秘籙言訖老君駕龍輿命真人乘  
白鶴同往成都重演正一盟威之旨說北斗南斗經畢  
老君復去真人欲留其神跡乃於雲臺西北半崖間棊  
身躍入石壁中自崖頂而出其山因成二洞今崖半曰  
峻仙洞崖上曰平仙洞九月九日在巴西赤城渠亭山  
中上帝遣使者持玉冊授真人正一真人之號諭以行  
當飛昇真人乃以盟威都功等諸品秘籙斬邪二劍王  
冊玉印以授其長子衡戒之曰此文總統三五步罡正  
一之樞要驅邪誅妖佐國安民世世一子紹吾之位非  
吾家子孫不傳謂長昇曰尚有餘丹一子可分餌之今

日當隨吾上昇矣亭午群仙儀從畢至王女二人引真  
人夫人雍氏昇登里龍紫輿天樂擁導於雲臺峯白日  
昇天時真人年一百二十三歲也今其子孫世襲真人  
居於江西廣信府貴溪縣之龍虎山

劉晨剡縣人漢末平中與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路迷不得  
返經十三日飢渴偶望山上有桃樹子實共取食之飢  
止體充下山取澗水飲見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焉二  
人喜曰此近人家矣遂度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子  
色甚美見二人持杯顧笑曰劉阮二郎捉杯來耶劉阮  
異之二女遂慍然如舊相識曰來何晚即邀還家南壁  
東壁各有羅帷絳帳帳角懸鈴上有金銀交錯各有侍



婢便令具饌。有胡麻飯、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畢行酒，  
俄有群女持桃子，笑曰：「賀汝婚來。」酒酣，作樂，夜半各就  
一帳宿。姹態殊絕。至十日，求還，苦留半年。氣候草木常  
似春。百鳥啼啣，歸思更切。二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至  
此，遂相送，指示還路。」及歸，鄉邑零落，已七世矣。再往，女  
家尋覓不獲。晉太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沈文泰，九疑人，得紅泉丹砂，去土符，延年益命之方，服之  
有效。欲之，崑崙留安，息二十餘年。嘗語李文淵曰：「但服  
土符，而不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因得秘要，後亦昇仙。  
後世以竹根汁、煮丹及黃白去三尸法，出此二仙矣。

文淵附







王喬河東人漢明帝時為尚書郎出為葉令漢法畿內長  
史節朔還朝喬每月朔旦常自縣來朝帝怪其來數而  
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鳥從東  
南飛來於是候鳥至舉羅張之得二鳥焉乃所賜尚書  
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縣門外鼓不擊自鳴聞于京師  
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移動喬曰毋乃天  
帝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勿于城東自  
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為之  
立廟號葉君祠祈禱輒應

蕭綦漢末彰德人修道天平山延壽宮善吹簫能致鳳鸞  
翔集號碧霄真人道成白日冲舉





麻姑

蔡經



列仙全傳卷三

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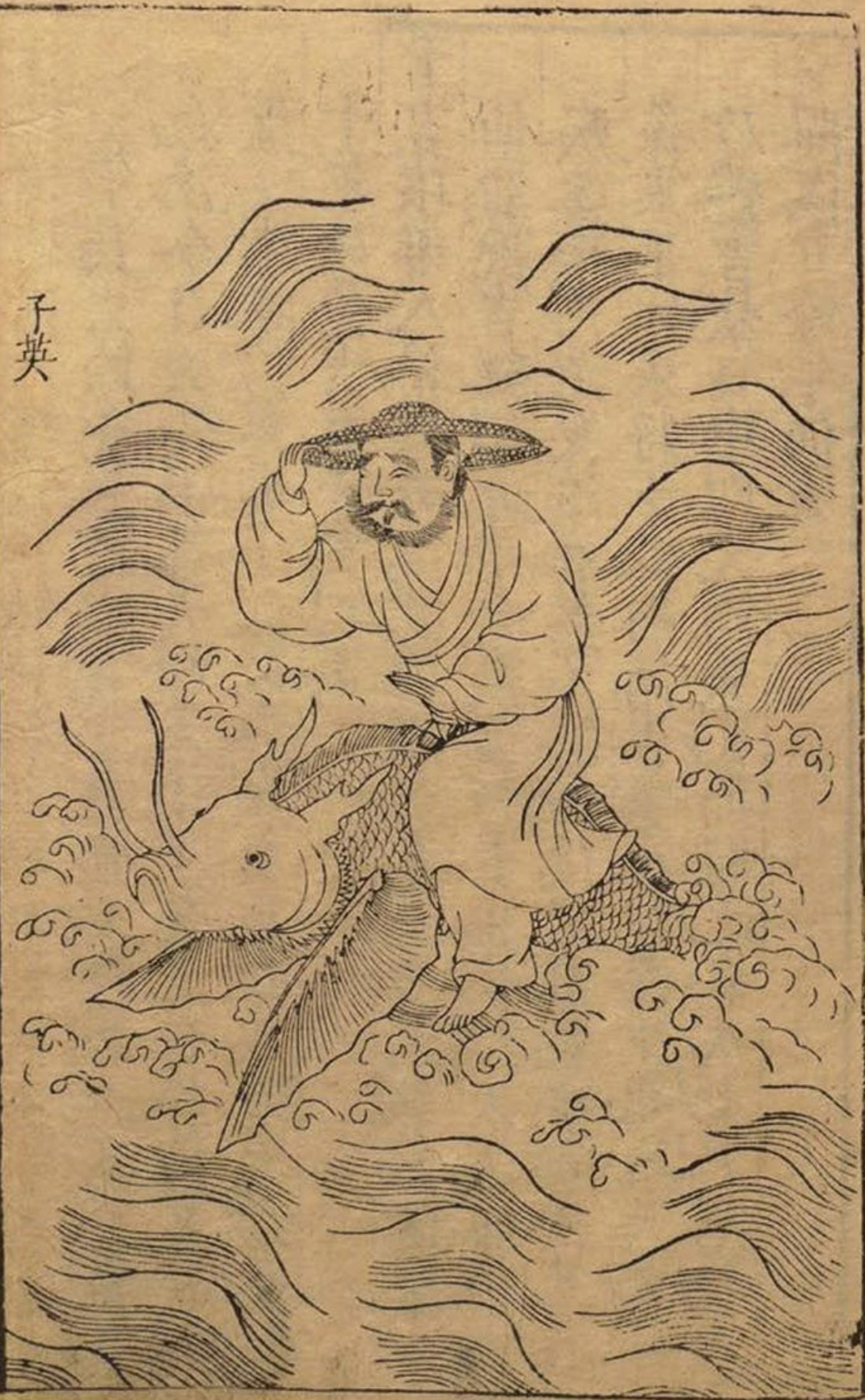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仕漢至中散大夫博學兼明天文圖  
讖河洛之要能逆知吉凶桓帝連徵不出後詔郡國逼  
至京低頭閉目不肯答語乃題宮門扇四百餘字皆言  
方來事帝惡之使人削去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深透  
朱寄寓太尉陳耽家四十餘年耽家絕無疾病死喪一  
日語耽云吾期運當去不得復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  
方平死耽知其化去未敢殯歛但悲涕焚香三日三夜  
失其所在衣帶不解如蛇蛻方平去後百餘日耽亦薨  
或謂耽得方平之道亦化去

蔡經姑蘇人漢桓帝時仙人王方平降其家曰汝當得度  
世故來教汝但汝氣少肉多未能即上天當作尸解須

史經如從狗竇中過方平告以要言乃去經後忽身發  
熱如火三日肉消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  
在視其被中但有形如蛇蛻後十餘年忽還家尸解時  
已老今復少壯鬚髮盡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復  
來當作酒數百斛以待其日方平果來舉家聞金鼓簫  
管之聲方平著遠游冠五色綬帶劔面黃色少鬚乘五  
龍車車各異色前後麾節旌旗導衛如大將軍侍從既  
至從官皆隱經父兄參畢方平乃遣人迎麻姑麻姑即  
方平之妹也少頃麻姑至經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  
十八許頂中作髻餘髮散垂至腰錦衣綉裳光彩耀目  
皆世所無有坐定自進行厨擗麟脯器皆金玉麻姑欲



見經母及經婦時經婦新產方數日麻姑望見乃知之  
曰噫且止勿前索少許米來擲地皆成丹砂方平笑曰  
麻姑猶作少年戲也姑云接行以來東海三為桑田蓬  
萊水又淺矣方平亦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  
姑手似鳥爪蔡經私念背痒時得此爪搔之佳方平即  
知乃鞭經曰麻姑神人也汝謂其爪可搔背痒耶方  
平去經家所作數百斛酒皆盡亦不見人飲之也父母  
私問經王君常在何處經曰常在崑崙羅浮括蒼三山  
三山皆有宮室王君常平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太仙往  
還者數十過也王君出入常乘一黃鸞所至山海之神  
皆來奉迎後經仙去仍暫歸省家如蘇耽云麻姑附





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好養之池中  
一年長丈餘遂生角與翼子英怪異拜謝之魚言我來  
迎汝今日與汝俱昇天即大雨子英上魚背飛昇而去  
歲七來歸仍與妻子同飲食數日魚復來迎之如此七  
十年故吳中有子英祠云

于吉琅琊人精修苦道忽得痼疾晨夕告天誠感老君令  
仙翁授吉經曰非但愈疾當得長生化行天下吉得  
疾遂除凡消灾治病無不立驗後老君數降親授其書  
孫策平江東將士多病請吉喫水即差策惡之天久旱  
乃縛吉暴日中即大雨策忌而殺之竟失其尸周旋人  
間復百餘年仙去

嵩琅琊人師事仙人于吉服雲母數百歲面色如童後  
入紵嶼山仙去

董奉字君異侯官縣人蜀先主時有本縣長余姓者方少  
年見奉年已三十餘矣不知其有道也罷去五十年復  
為他職經侯官諸吏人皆往謁故長奉亦同往余宿識  
奉問曰君莫得道耶昔在縣時年幼於君今已衰白而  
君猶少何也奉曰偶尔後奉游交州州刺史杜燮得毒  
病死已三日奉以三丸藥內燮口中令人舉頭搖而消  
之食頃燮開自動手足顏色漸還半日中能起坐後四  
日始能語云死時奄然如夢見數十烏衣人來收之將  
載露車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獄各一戶戶絕容一



人以燹內一戶中似以土外封之不復見恍惚間有一人言太一使者來召杜燹聞人以鋪掘所閉戶引出之見外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杜燹上車將還至門而覺燹既活乃為奉起高樓于中庭奉所飲食唯啖脯棗多喜飲酒一日三為設之奉每來燹處飲食下樓時如飛鳥便來到座不覺其下其上樓亦然後求去燹涕泣留之不許因問曰君欲何之當為具大船也奉曰不用船但用一棺器耳燹即為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奉死燹使人殯埋之七日有人從岩昌來告云見奉寄言為謝杜侯好自愛重燹開棺視之但見一帛丹書一符奉後還廬山下居有一人病癩垂死自載詣





奉担頭乞哀奉使病者坐一空室中以五重布掩其目  
勅家人莫近無何病人云似有一物來舐之痛不可堪  
度此物舌當一尺許其氣息大小如牛舐竟乃去竟不  
知何物奉乃往解病人之布以水與飲遣去云不久當  
愈且勿當風十數日間病者身體通赤無皮甚痛欲水  
浴即不復痛二十餘日即皮生如凝脂後嘗大旱百谷  
焦枯縣令丁土產謂綱紀曰董君有道必能致雨乃自  
齋酒脯見奉奉曰雨易得爾因仰視其屋曰但家貧屋  
漏柰何縣令解其意即遣人為奉造屋當泥塗使人取  
水作泥奉曰不煩運水日暮自當雨也夜果大雨高下  
皆是奉居山間呪水治病不取錢物有言也使我

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杏七萬餘根森然成  
林山中群獸遊戲樹下竟不生草有如耘治也杏每熟  
時奉於樹下作一簞倉語人曰欲買杏者不須來報徑  
自取之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取杏一器每有納穀  
少而取杏多者即有虎隨後逐之其多取杏即傾覆地  
上虎即還去有偷其杏者至家即死其家速送杏還叩  
頭謝過即活自是買杏更無欺者奉以其所得糧穀賑  
救貧窮供給行旅歲消三千斛穀尚有餘縣令親故家  
有女為精邪所魅諸術不能治乃語奉曰君若能愈之  
即當以此女傳巾擲奉乃召勅諸魅有大白鼉長丈六  
尺陸行詣病者門奉勅使者斬之女病輒愈遂以女妻



之父無兒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獨住乃買一女住之奉  
一旦受上帝命授碧虛太一真人白日飛昇婦及養女  
猶守其宅嘗香取給有欺之者虎逐之如故後人即於  
其種杏處建祠祀之

封衡隴西人幼學道得真訣服黃連五十年入山採藥百  
餘年還鄉里聞有病者輒以腰間竹筒藥與之立應復  
周游天下駕一青牛鬼物遇之莫不竄避魏武帝召問  
養性大畧衡曰戒思慮節嗜欲而已所著有養氣術隱  
形法衛生經數十卷

介象字元則會稽人通五經百家之言能屬文精修道法  
八東嶽受禁制之術能茅上然火者煮鷄熟而茅不焦





能令一里內不炊不蒸鷄犬三日不鳴不吠能令一市  
人皆坐不起能隱形變化為草木鳥獸嘗遠遊數千里  
求仙不值乃入山精思莫遇仙疲極卧石上有一虎欲  
噬象象寤見虎謂之曰若天使汝來侍衛我汝且停若  
山神使汝來試我汝速去後入穀山見石子有紫光大  
如雞子因取兩枚穀水深不得度還見一美女年十五  
六許顏色非常衣服五彩象知其仙人也即叩首乞長  
生之方女子曰汝急送手中物還故處吾于此待汝象  
以石子置原所還是女子果在舊處象復叩首女曰汝  
血食之氣未盡斷穀三年更來吾止此象斷穀三年  
乃復往見女仍在前處出丹方一首授象曰得此便仙

勿他為也象尚未全藥有人密奏象于吳主吳主徵象  
至武昌甚敬重之稱為介君為起第宅以御帳給之賜  
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莫有見者  
又令象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特有種黍于山中苦  
獼猴食之戒曰吾告介君猴即去一日吳主與象論鱸  
何者最上象曰鱸魚為上吳主曰此魚生海中可得乎  
象曰可得但念于殿前掘坎著水滿之象垂釣坎中須  
臾得鱸吳主驚喜問象曰可食否象曰故為陛下取作  
鱸何不可食象屢求去不許一日吳主賜梨一盒象食  
之陸死吳主殯埋之次日已至建業以所賜梨付苑吏  
種之吏後以表聞吳主視其棺中惟一奏版符耳吳主



思象即以象所住屋為祠時躬祭之每有白鶴來集座上良久乃去後弟子又見象在蓋竹山中持白桃花一枝顏更少焉。

鍾離簡後漢人仕為郎中與弟樵入華山三峯得道白日昇天。

鍾離樵燕臺人後改名覺字寂道號和谷子又號王陽子。又號雲房先生。父為列侯宮雲中誕生真人之時異光數丈狀若烈火侍衛皆驚真人頂圓額廣耳厚眉長目深鼻聳口方頰大唇臉如丹乳遠臂長如三歲兒晝夜不聲不哭不食第七日躍然而言曰身遊紫府名書五京及壯仕漢為大將征吐蕃失利獨騎奔逃山谷迷路。





夜入深林遇一胡僧蓬頭拂額體掛草結之衣引行數里見一村庄曰此東華先生成道處將軍可以歇息矣揖別而去真人未敢驚動莊中良久聞人語云此必碧眼胡人饒舌也一老人披白鹿裘扶青藜杖抗聲前曰來者非漢大將軍鍾離權耶汝何不寄宿山僧之所真人聞而大驚知其為異人也是時方脫虎狼之穴處有鸞鶴之思乃回心向道哀求度世之方於是老人授以長真訣及金丹火候青龍劍法真人告辭出門回顧莊居不見其處後再遇華陽真人傳以太乙刀圭火符內丹洞曉玄玄之道又遇上仙王玄甫得長生訣遊雲水至魯居鄒城入崑崙於紫金四皓峯居之再得玉匣秘

訣遂仙去

劉諷穎川人漢景帝時為公車司馬師司馬季主得服日月精華之道晚歸鄉里託形杖履而去

介琰不知何許人住建安方山師白羊公杜泌受玄一無為之道能變化隱形嘗往東海過秣陵吳主孫權禮之為琰起靜室每日數遣人問起居琰或為童子或為老翁無所食啖不受餉遺吳主欲學其術琰以吳主多內御不傳吳主怒縛琰著甲士引弩射之弩發唯繩索存不知琰之所之

李阿者三國時蜀人容顏嘗不老每乞食成都市所得隨多少盡施與貧之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其踪跡有古



強者疑阿是異人試尾阿還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強每親隨之恐山中有虎狼私持其父太刀阿見而怒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刀擊地刀折強憂之至旦阿問強曰汝憂刀折耶曰實恐父責阿復取刀擊地刀完如故強一日隨阿還成都道逢人犇車阿以足當車下足骨折輒死強守視之須臾阿復起折足平好如故強時十八見阿如五十許人至強年八十餘而阿容色如舊一日忽語人曰吾被崑崙召當去遂不復見

朱孺子三國時永嘉安固人幼師道士王玄真居大若岩深慕仙道時採黃精服餌歷十餘年嘗於溪畔見二花犬逐之入枸杞叢下與玄真共掘其處得二枸杞根形





形即如花犬堅若石乃煮之三晝夜孺子試取汁飲之  
即覺身輕能飛昇於前峯之上與玄真謝別乘雲而去  
至今號其峯為童子峯玄真後食其餘亦得不死乃隱  
于岩西陶山採樵者時或見之王玄真附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於天柱山中精思學道得石室中丹  
經尤明六甲能使尤神坐致行厨變化萬象曹操召見  
閉一室斷穀暮年出之顏色如故操嘗宴賓曰今山高  
會所少松江鱸耳慈因求銅盆貯水以竿釣之即得鱸  
操曰恨無蜀薑慈曰易得操恐近取即曰前使買錦可  
報增二十段慈曰諾須臾袖中出薑後買錦者回果云  
是日得報增錦操出郊士大夫從者百許慈為齋酒一





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求其故。行視諸壚，悉亡其酒脯矣。操惡其怪，因坐上收慈，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辨誰是。或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使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使欲取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為羝，並人立云。遽如許，亦莫所取焉。」

張魯字公期，嗣師長子也。仕漢為漢中太守，後隱身學道，以符法治病，致米一斗，病立愈。久之積米鉅萬，曹操遣將攻漢中，魯以手版畫地成河，怒濤洶湧，兵不得渡。其

將復率水兵將至岸，魯又以手版畫河中，輒聳一丈高，千餘丈，兵不能進。後加修煉，白日昇天。

王梵志，黎陽人。王德祖有林檎樹，生癭大如斗，癭爛，德祖去其皮，見一孩兒抱胎而出。七歲能語，問誰育我，德祖以實告。因名梵天，復改為志。後仙去，時人咸謂神仙轉劫也。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四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鍊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中採藥忽有三人<sub>一</sub>在谷中齊問恭曰子好長生乎恭曰然一人曰我姓呂字文起一人曰我姓孫字文陽一人曰我姓李字文上皆太清仙人也文起曰汝與吾同姓又字得吾三人之半似有緣當隨我採藥示以長生之方恭大喜隨之二日乃授恭秘方因遣恭還曰汝來雖二日人間已二百年矣恭還家但見空野無復子孫惟里中數世後人有趙光輔者傳開先世有呂恭將一奴一婢入山



採藥不復歸今已二百餘年恭知恭有曾孫呂習者在  
城東北十里作道士乃為恭往尋之習驚喜曰吾家仙  
人歸矣居久之乃以神方授習而去時習年已八十服  
芝頓少至二百歲乃入山去其子孫數世服此藥無復  
老死皆得地仙也

黃初平晉丹谿八年十五牧羊遇道士引至金華山石室  
中四十餘年其兄初起尋之不獲後遇道士善十起問  
之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初起即往見初平問羊安  
在曰在山東往視之但見白石初平叱之石皆起成羊  
數萬頭初起亦棄妻子學道後亦成仙初平號赤松子  
初起號魯班宋元時皆有封號黃初起附





神仙傳卷之四

羅真人



神仙傳卷之四



羅真人晉黃梅人名致福修道於縣北鳳臺觀丹成有老人來告云某病龍也願得丹療之致福賜之丹後於觀北水塘洗足龍負飛昇而去今遺飛丹臺洗足池宋賜今號

賀元琅琊人得道不死宋真宗東封謁於道左曰晉水部員外郎賀元再拜言訖不見蘇軾詩曰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蒙有居處願供菽水看燒丹

蘭公曲阜人精修孝行斗中真人下降其家自稱孝悌王諱弘康語蘭公曰後晉代當有真仙傳吾孝道是為衆仙之長因付以金丹寶經銅符鐵券令轉授丹陽黃堂

瞿武後漢人七歲絕粒服黃精紫芝入峨眉山天竺真人授以真訣後乘白龍而去今蜀猶有瞿君祠

上成公密縣人棄家訪道日久後歸語其家人曰我已得仙因辭訣家人見其舉步漸高凌虛御空良久乃沒陳寔韓韶共見其事

范幼冲遼西人曾為漢尚書郎善解地理得胎化易形之道旦旦存青白赤三氣各如縵從東方日下直入口中搥之九十過覺飽便止行之十年身中自有三色之氣遂得昇仙此高元君太素內景法真誥范監者即其人也

余戰四余劫  
是前後至

毛伯道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皆後漢時人同入王屋山





謹姆居丹陽郡黃堂潛修至道後以銅符鉄券金丹寶章  
 付許君及姆昇天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許君認茅落  
 立祠今豫章有黃堂觀

費長房汝南人曾為市掾有老翁賣藥于市懸一壺於肆  
 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  
 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曰子明日更來長房旦日  
 果往翁乃與俱入壺中但見玉堂殿麗旨酒甘肴盈行  
 其中共飲畢而出翁囑不可與人言後乃就長房樓上  
 曰我仙人也以過是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  
 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  
 扛之猶不能舉翁笑而下樓以一指提而上視器如有



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心欲求道而顧家  
人為憂翁即知乃斷一青竹度如長房使懸之舍後家  
人見之長房也以為縊死大小驚號遂殞殮之長房立  
其傍而衆莫之見於是遂隨翁入深山踐荆棘於群虎  
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亦不恐又卧長房於空室以杵索  
懸萬斤石於其上衆蛇競來齧索欲斷長房亦不移翁  
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  
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奈何長房辭  
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頃刻至矣至當以杖投  
葛陂中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  
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





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死久，驚訝不信。長房曰：「往日所葬竹杖耳，乃發塚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驅使杜公，或獨坐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又嘗食客，而使使至宋市鮓，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桓景嘗學于長房，一日謂景曰：「九月九日，汝家有大災，可作絳囊盛茱萸繫臂上，登高山飲菊花酒，禍可消。」景如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牛羊雞犬皆暴死焉。一云：後失其符，為衆鬼所殺。壺公附。

嚴青，會稽人，居貧常於山中作炭，忽遇仙人授書一卷，曰：「汝骨可長生，并教服石髓法。」青受之，即見左右常有數

十人侍之，嘗夜行都巡，呵青青亦呵之。都巡怒叱，從兵收青青亦叱，從神錄之。青徑去，而都巡等人馬皆不能動。明旦鄉人曰：「必嚴公也。」報其家，往謝青，乃放去。後斷穀三年仙去。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常衣破襤衫，六銜黑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着靴，一脚跣足。夏則衫內加絮，冬嘗卧雪中氣出如蒸，每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醉而踏歌。老少皆隨看之，似狂非狂，歌詞率爾而作，皆神仙意。人莫之測，得錢則用繩穿拖之而行，或散夫亦不顧，或贈貧者，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自兒童時見之者，及班白見之，顏狀如故。後於濠梁酒樓上飲酒，聞有笙簫聲。



一忽然乘雲鶴而上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其衫拍板旋亦失亡

沈建丹陽人好道能醫嘗遠行寄奴婢驟羊於主人各與藥一粒語主人曰不煩飲食也去後主人雖飲食之皆不顧三年還又各與藥則飲食如故後不知所止

耆域天竺人神奇人莫能測周流華戎晉武帝時至襄陽欲寄載過江舟人見其衣服粗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而域已度前行見兩虎以手摩其頭虎彈耳而逝一日與衆決衆送至城外域徐行追者不能及是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賈人胡濕是日又逢域於流沙計九千餘里云







王盾



列仙傳卷之四



王質晉衢州人入山伐木至石室山見石室中有數童子  
圍棋質置斧觀之童子以物如棗核與質令含咽其汁  
便不覺飢渴童子云汝來已久可還質取斧柯爛已盡  
質亟歸家已數百年親舊無復存者復入山得道人往  
往見之

蓬球字伯堅北海人晉武帝泰始中入貝丘西王女山中  
伐木覺有異香球迎風尋之忽山廓然自開宮殿盤礴  
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玉樹五株稍前見四仙女彈  
碁堂上見球俱驚起曰蓬生何事得來球曰因尋香至  
此問訖復彈碁如故內一最少者獨登樓彈碁且戲吟  
曰元暉何為獨升樓球在樹下立久飢以舌舐葉上垂

露俄一女乘鶴而來曰王華王華汝等何故來此俗人  
球惶懼疾趨出門回頭竟無所見及還家已是建興中  
矣因復訪道不返

葛玄字孝先丹陽句容人號曰葛仙公從左慈受丹液仙  
經嘗與客對食言及變化之事客曰願先生作一事為  
戲玄曰君得無促促欲有所見乎乃嗽口中飯盡成大  
蜂數百集客身亦不螫人有問玄張口蜂皆飛入嚼之  
是舊飯也能指石人使行指蝦蟆及諸昆蟲燕雀之屬  
歌舞絃節皆如人狀或宴客冬設生瓜棗夏致冰雪又  
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持一器于井上呼錢向錢一  
飛出與客飲無人傳杯杯自至前如酒不盡杯不去



也。晉武帝召問曰：百姓思雨，可致乎？玄曰：易耳。乃書符著社中。俄頃大雨。偶行遇一神廟，凡過者離百步下車。否則有警，廟傍有大樹數十株，上有禽鳥，人畏莫犯。仙公乃命車直趨，輒大風驟起，塵埃蔽天。從者驚怖，仙公怒曰：小邪敢爾！舉手指風，風即止。書一符，令從者投廟中，禽鳥皆墜死。廟屋自焚。仙公過武康，見一人家病作，請巫祀妖邪。邪附巫者，與仙公飲。仙公故不欲，而妖邪出語不遜。仙公厲聲叱曰：奸鬼敢爾！敕五伯拽妖邪頭，附柱鞭背，但聞鞭聲，出血流地。妖邪伏罪，乃止。仙公過華陰，見一士人溺于蛇精之家，迷而不悟。仙公化作一田夫，驅黃犢而耕，因說士人曰：汝墮身于非地，汝婦蛇





精也前後啖人不計其數士人不之信乃引士人看古井井中白骨盈積士人恐遂教士人密窺其跡士人乃窺之果蛇也張牙弩自在帷帳中身傍附一小蛇仙公禁而斬之即有無數小蛇來救援仙公盡為誅戮畢以一符與士人服即瀉下蚯蚓蝦蟆之類無數遂得全生仙公又嘗在荊門軍寨蓋山修煉值天寒大凍仙公跣足衣衫襤褸時有屈家二女偶見憐之夤夜促成雙履次日獻之煉丹之所仙公已去但存爐灰尚溫二女撥灰得丹一粒姊妹分而服之自後神氣沖沖不飢不渴惟慕清靜後隱去時人咸謂得仙矣仙公嘗從吳主各船行至三江口遇風船多漂沒仙公船亦不知所在吳

主嘆曰葛仙公有道何不能免此險勿見仙公水上步來既至尚有酒態謝曰昨伍子胥強邀留飲是以淹屈陛下一日遊會稽有賈人自海中還過一神廟廟吏邀賈人曰煩寄箋葛仙公言訖即以書擲舟中及還達仙公仙公閱函乃東華山童君書題曰太極左宮仙書世人愈知仙公名在天闕舊矣仙公嘗于西峯石壁上石曰之中搗藥遺墜一粟許有飛禽遇而食之遂得不死至今夜靜月白風清之時其禽猶作下當杵臼之聲名曰搗藥鳥仙人琴高聞仙公得道自東海跨雙鯉來訪仙公與之酣飲既醉高即白雲間酒醒雙鯉化為石矣仙公贈以雙鶴跨之而還石至今存嘗有客從仙公



泛舟見囊中有十數符。客曰：此符驗，可見不。仙公即取一符投水中，逐水而下。仙公曰：何如？客曰：常人投之亦然。仙公復取一符投之，逆水而上。仙公曰：何如？客曰：異矣。仙公復取一符投之，符即不上不下。須臾，上符下符會于中流，三符聚為一處。良久收之。又于水濱見鬻大魚者，謂魚主曰：欲假此魚到河伯。魚者曰：已死矣。曰：亦可以丹書紙納魚口中，投于水，躍然而去。嘗有客來謁，既坐，有繼至者，復見仙公，迎與俱入，而座上仙公自與客談笑不輟。時苦寒，謂客曰：居貧不能設爐，致煖。試作火以供諸君。於是張口吐氣，火赫然而出。須臾，屋中火滿，又盛暑中，醉臥，使人傅粉腹上。謂客曰：苦熱不能作。

他戲乃以腹徐徐上摩屋梁而粉著梁上。如此神異不能盡述。後仙去。屈氏二女附

梁諶字考成，扶風人。初事鄭法師於樓觀。晉惠帝末，與二年，老君命真人尹軌降于樓觀，授以煉氣隱形之法。及水石還丹術。諶乃隱于終南山，食无天符，廣索丹砂為餌，丹成能飛行變化。目能視地中物，耳能聽數里聲。一日謂門人曰：有友召吾于南峯，今往矣。輒冠服而出，則雲氣繚繞，不見其形。惟聞鼓吹之音，隱隱從空而去。曹仙媪不知何許人，常携幼女，引一犬，息馬闕闕柳下。一日至河間渡，舟師拒之。媪携女與犬凌波御風，須臾登岸。俄又登東岸石龕，與女及犬化龕中土人立廟祀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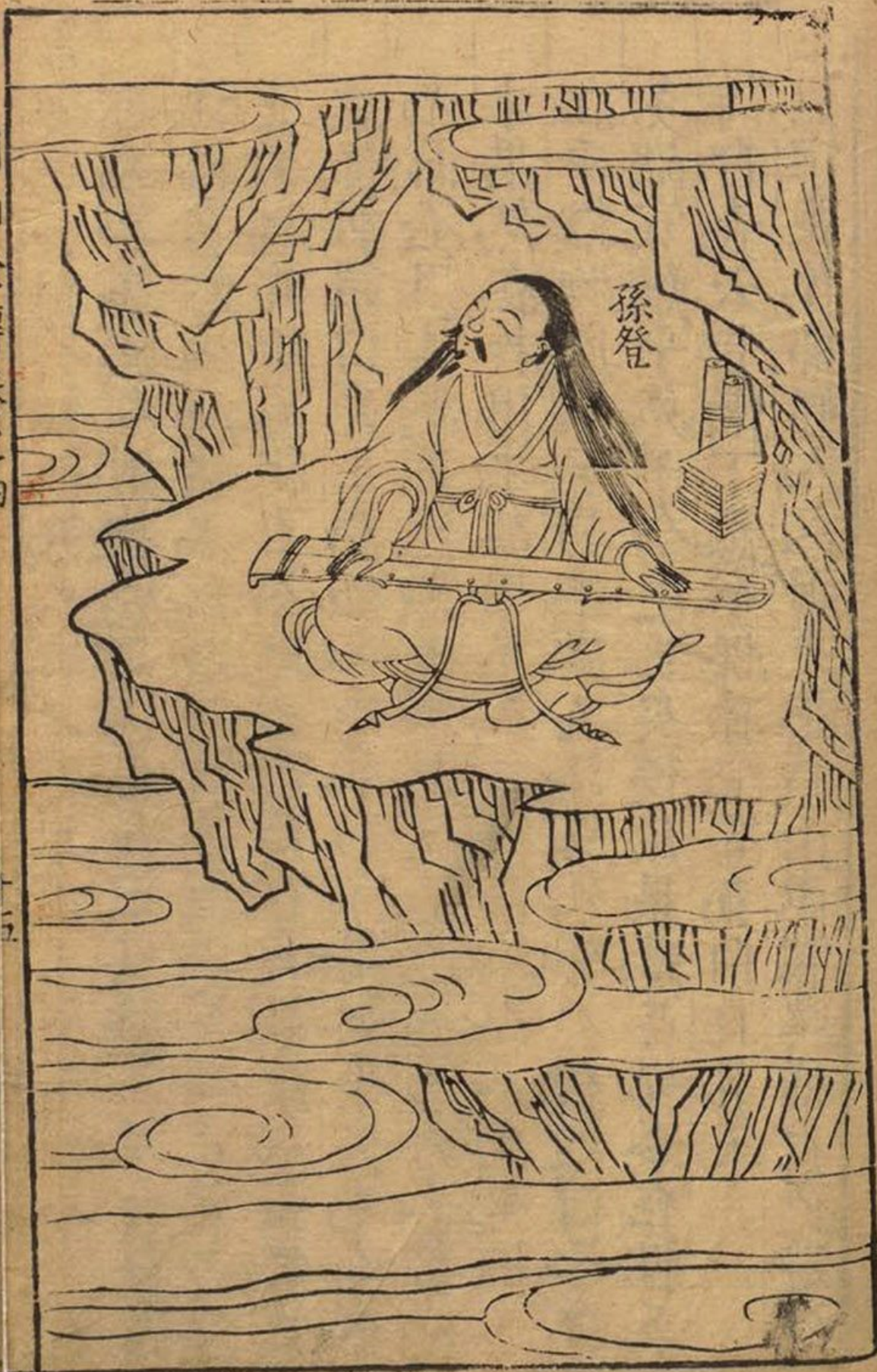




魏字太玄陳留人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嶽劾  
 召之要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晉元帝大興元年魏往  
 江東於蔣山北道見一人年可十六七許好顏色俱行  
 數里其人徐徐動足魏奔馬不及因遙問曰相君行步  
 必有道者其人曰吾仙人陰長生也君有心於道故得  
 見我魏即下馬叩拜陰君曰子慕道久矣吾當度爾仙  
 法凡非仙胎得仙者必由尸解上尸解用刀下尸解用  
 竹木以神丹染筆書太上太玄陰生符於刀其刀須臾  
 即如所度者面目奄然於牀上矣其真人遁去其家人  
 但見死人不見刀也陰君乃傳魏此道又與魏論晉室  
 脩短之期又云此地十年後當大流血後值蘇峻之亂



果皆驗羅浮圖志云靚為南海太守以道術見稱嘗行  
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與葛稚川善時稚川  
居羅浮常往來山中或語論達且乃夫人見其來門無  
車馬獨雙燕往來恠而窺之則雙履也墉城集仙錄云  
靚以女妻葛洪靚還丹陽卒葬於石子岡後蘇峻亂發  
棺無尸但有一大刀賊欲取刀聞塚近有兵馬之聲棺  
中乃訇然有聲若雷震衆賊驚走賊平後收刀別葬之  
晉書云鮑靚字太玄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  
陽李家兒九歲隋并死其父母尋訪李氏皆符驗靚學  
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後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  
卒





孫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於汲郡北山上窟中住無家夏  
則編草為裳冬則披髮自覆善長嘯好讀易鼓一絃琴  
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嵇康從之遊  
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爾然嘆  
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  
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  
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  
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康又請學琴登不教之曰子才  
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後康果遭呂安事在獄為  
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登竟白日昇天

王烈字長休邯鄲人入海東抱犢山中嘗與嵇叔夜遊烈

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半留與叔夜叔夜既至皆疑為  
石又入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不知其字未敢取  
頗記十數字形體歸示叔夜叔夜盡知之烈喜乃與叔  
夜同至其處失石所在烈因語弟子曰叔夜未應共得  
仙也

嵇康字叔夜譙國鉅人銍有嵇山家于其側因氏焉身長  
七尺八寸土木形骸不加飾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時  
王伯通造一館但有人宿必死伯通累見其凶常閉之  
至是康請寄宿館中乃取琴彈二更時有八鬼從館出  
康始懼微誦乾元亨利貞數遍徐問鬼曰王伯通造此  
館凡有人宿輒死無乃若輩殺之耶鬼曰我輩非殺人



者乃是舜時掌樂宮兄弟八人號曰伶倫舜受佞臣之  
言枉殺我兄弟葬埋於此王伯通於吾冢上築塙吾等  
苦其壓見人來宿者出擬告之彼見吾等自懼而死非  
殺之也今願先生與伯通言取吾等骸骨遷葬他處期  
半年伯通當為本郡太守今授先生以廣陵一曲聊相  
酬耳康大悅遂以琴與鬼彈一遍康即能彈遂彈至  
夜深伯通往館中視康聞琴聲殊佳因問康康具言其  
事明日伯通使人掘地果見骸骨遂別造棺就高絮處  
葬之後晉文帝時伯通果如期為太守康為中散大夫  
聞汲郡山中孫登善嘯康遂從之遊登沉默自守無所  
言說康臨去登曰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康嘗與





王烈入山。烈得石髓如飴。自服半。半留與康。俄疑而為石。又入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之。輒不復見。烈乃嘆曰。叔夜屢遇而不遇。命也。初康居貧。嘗共向秀。鍛于太樹之下。以自贍。給穎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才。辨。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會欲別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由此憾之。因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也。公無憂天下。但當以康為慮耳。復譖康黨母丘儉。帝遂害之。斬于東市。記纂淵海云。南海太守鮑靚。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靚曰。嵇叔夜爾。寧曰。叔夜斬于東市。何得復在此。靚曰。叔夜雖市終實。兵解也。



吳猛

列山... 卷之四

十八



吳猛字世雲。濮陽人。少有孝行。任吳為西安令。得至人丁義神方。遂以道術大顯於時。傳法於許遜。嘗見暴風大作。葺葺擲屋上。有青鳥銜去。風即止。或問其故。曰。南湖有舟遇此風。二道士求救。耳驗之。果然。西安令于慶死。已三日。猛曰。令數未盡。當訴之于天。遂卧戶傍。數日。與令俱起。常渡江。值風濤大作。猛以白羽扇搗水而渡。評真君上昇。猛亦於是感。乘白鹿車。與弟子四人。麗日昇天。宋政和中。封神烈真人。

衍客。晉人避亂。隱延平郡之北山。結廬煉丹。丹成。白日舉家上昇。

吳彩鸞。猛女也。瑞州有崇元觀。卽丁義女秀英煉丹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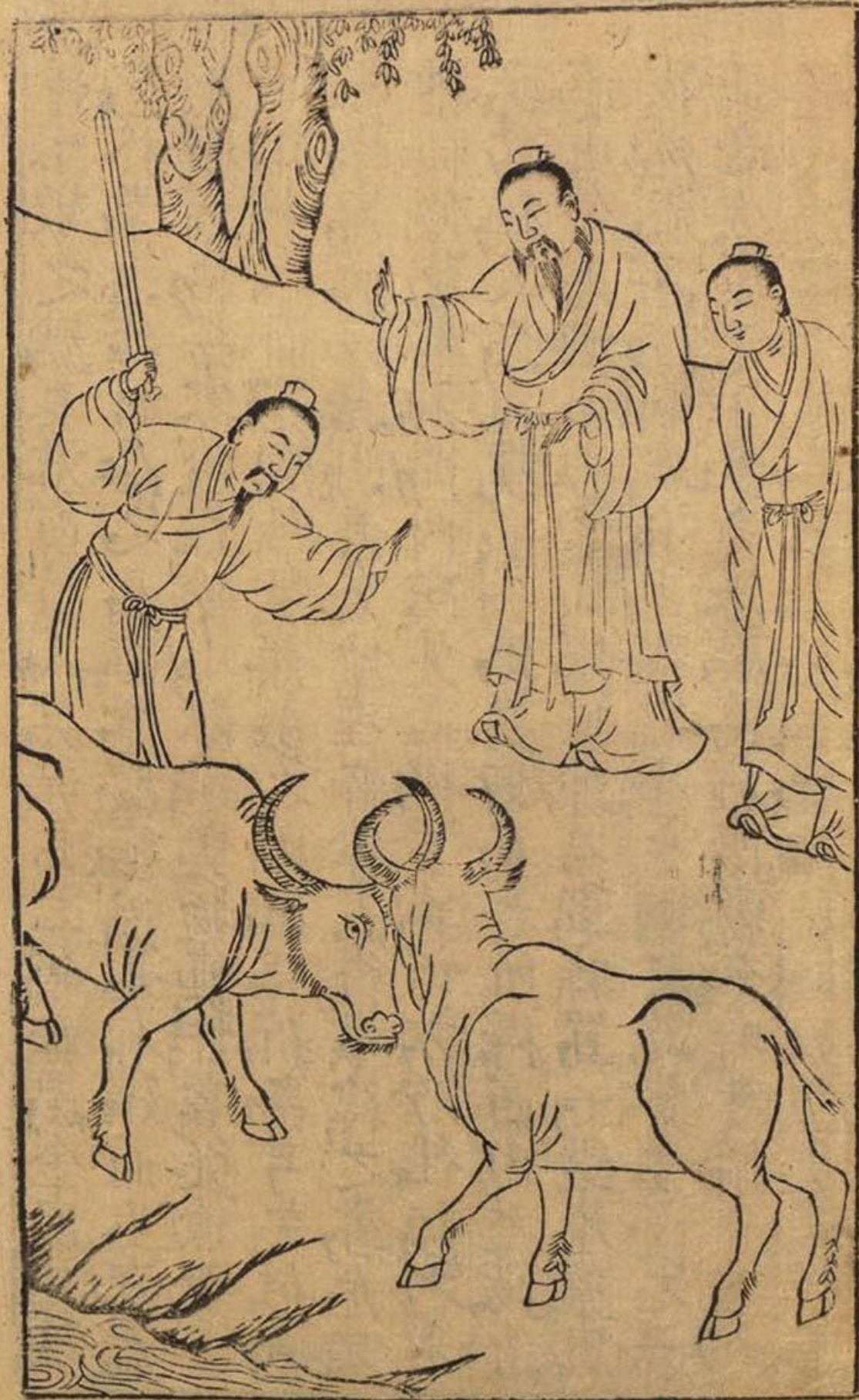
綵鸞亦就學得其道焉。唐太和末。有書生文簫者。寓鍾陵紫極宮。秋日到西山遊觀。見一妹踏歌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簫駕。綵鸞自有繡襦。渾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簫意度是仙人。植足不去。鸞亦相盼戀。歌罷穿松徑。陟山捫石而升。簫冒險躡其後。鸞回頭曰。郎君莫是文簫耶。遂引至絕頂。供設殆非人間所有。正爾綯繆。忽風雨裂帷覆几。有仙童厲聲曰。吳綵鸞以私慾。洩天機。當謫人間一紀。於是彩鸞與簫歸鍾陵。簫貧不自給。彩鸞為寫孫愜唐韻運筆如飛。日得一部。售金五緡。盡則復寫。如是僅十載。稱為人知。遂偕往新興越王山。二人各跨一虎。陟峯巒而云。文簫附。



許遜字敬之號真君南昌人吳赤烏二年母夢金鳳銜珠墜於掌上玩而吞之及寤覺腹痛因是有娠而生真君生而穎悟姿容俊偉少小踈邇與物無忤嘗從獵射一鹿鹿中之而斃鹿母皇顧舐之因感悟折棄弓矢尅意為學博通經史明天文地理音律五行讖緯之書尤嗜神仙修煉之術聞西安吳猛得下義神方乃往師之悉受其秘又從郭璞求善地為栖真之所得西山之陽道遙山金氏宅而居之日以修煉為事時買一鐵燈檠因夜燃燈見漆剝處有光視之金也明日訪售主還之晉武帝太康元年舉孝廉辟為旌陽縣令時年四十二也教民以忠孝慈仁勤儉忍慎聽訟發擿如神吏民悅服







歲飢民無以輸租真君乃以靈丹點瓦礫成金令人潛  
 瘞於縣圃一日藉民之未輸納者使服力於圃民鋤地  
 得金用以輸納遂悉安堵又歲大疫死者十七八真君  
 以所得神方拯治之符呪所及登時而愈他郡病民相  
 繼而至者累千計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水  
 於其中使就竹下飲之皆瘥久之知晉室將亂乃棄官  
 東歸蜀民感其德化所至盡立生祠家供其像啓行之  
 日送者蔽野有送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宅願服役  
 而不返者真君嘗憩於栢林有女童五人各持寶劍來  
 獻真君異而愛之既而偕至真君之家惟日擊劍自娛  
 真君知其劍仙也卒獲神劍之思既而與吳君遊於丹



陽黃堂聞誑姆多道術遂同往叩以道妙姆曰君等皆  
夙稟道骨仙名在天嘗孝悌王降曲阜蘭公家謂蘭  
公曰後晉代當有神仙許遜傳吾此道當為衆真之長  
留下金丹寶經銅符鐵券授吾掌之以俟子積有年矣  
今當授子乃擇日出孝悌王諸秘悉以傳之真君  
復顧吳君曰君昔以神方為許之師今孝悌王之道獨  
許君得傳君當返師之也况王皇玄譜君位玄都御史  
許君位高明大使總領仙籍品秩相逾且許君司玄榜  
之野於辰為子統攝一今野君領星紀之邦於辰為  
丑汝自今宜以許君為長也二君謝訖辭行真君方心  
期每歲必來謁姆姆即覺之曰子勿來吾即還帝鄉矣

因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曰子歸茅落處立吾祠歲秋  
一至是矣二君還覓訪飛茅之迹於所居之南四十餘  
里得之時茅已叢生矣遂建祠宇每歲仲秋之三日必  
朝謁焉初真君往訪飛茅偶思真靖是鄉民盛享宰  
以祀神且相戒曰祭不觸則神怒降禍真君曰恠崇敢  
爾乃宿于逆旅召風雷伐之拔其林木明日告其里人  
曰妖社已驅毋用祭也又見人蓄遠汲乃以杖刺社前  
涸澤出泉以濟之雖旱不竭渡小蜀江感江干主人朱  
氏迎接甚勤乃戲畫一松於其壁其家因之得利加倍  
後江漲潰堤市舍俱漂惟松壁不壞真君嘗煉丹艾城  
黃龍山山秋有蛟魅輒作洪水漂沒舟室真君遣神兵



擲之釘於石壁過西安縣縣社伯出謁真君問其地有  
妖物為民害者不其神魁之真君行過一小廟廟神迎  
告曰此有蛟害民知仙君來逃往鄂渚矣真君追至鄂  
渚路逢三老人指曰蛟伏前橋下真君至橋仗劍叱之  
蛟驚奔入大江匿于深淵乃勅吏兵驅之蛟從上流奔  
出遂誅之又聞新吳有蛟真君乃以巨石書符作鎮蛟  
文以禁之時海昏之上繚有巨蛇據山為穴吐氣成雲  
亘四十里人畜在其氣中者俱被吞吸無得免者江湖  
舟船多遭覆溺大為民害真君聞之乃集弟子往誅之  
初入其界遠近居民三百餘人知真君道法競來告懇  
哀求懇切真君曰吾來正為是惡當為汝曹除之遂前

至蛇所仗劍布炁蛇懼入穴乃飛符召海昏社伯驅之  
不出復召南昌社公助之蛇始出穴舉首高十餘丈目  
若火炬吐毒衝天鄉民咸鼓噪相助是時真君嘯命風  
雷呼指神兵以攝伏之使不得動真君乃飛步踏其首  
以劍劈其額弟子施岑甘戟等引兵揮之蛇腹裂有小  
蛇自腹中出長數丈甘君欲斬之真君曰彼未為害不  
可妄誅小蛇懼奔行六七里聞鼓噪聲猶返聽而顧其  
母群弟子復請追戮之真君曰此蛇一千二百五十餘  
年後為民害吾當復出誅之以吾壇前植栢為驗其枝  
拂壇掃地是其時也又預識云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  
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內當出地仙八百人其師出



於豫章大揚吾教。江心忽生沙洲掩過沙井口者。是其時也。此時小蛇若為害。彼八百人自當誅之。蛇子遂得入江。真君曰。太蛇雖滅。蛟精未誅。彼物通靈。必知吾意。恐其俟隙潰郡城。吾歸郡乎。戟峯二子從我。以往時懷帝永嘉六年也。真君道術高妙。聲聞遠邇。求為弟子數百人。却之不可。乃化炭為美婦人。夜散群弟子處。以試之。明且閱之。其不為所惑者。惟十人。爾餘皆自愧而去。真君乃與甘施二君歸郡。周覽城邑。遇一少年。美風度。衣冠甚偉。通謁自稱。姓慎。禮貌勤恪。應對敏給。遽告去。真君謂弟子曰。適來者非人。即老蛟。故來見試也。體貌雖是。而腥風襲人。吾故愚之。庶盡得其醜類。爾述其

所之。乃在郡城江許。化黃牛。出沙磧之上。真君置紙化黑牛。往鬪之。令施岑潛持劍往。俟其鬪酣。即擣之。施君一揮中其左股。牛奔入城南井中。真君遣符吏尋其蹤。乃知直至長沙。於賈誼井中。化為人。入賈王使君之家。先是蛟精嘗慕王之女。美化為一美少年。謁之。王愛其才。乃妻以女。居數載。生二子。常以春夏之交。子然而出。周遊江湖。若為商者。至秋則乘巨艦。重載而歸。皆寶貝珠玉。蓋乘春夏大水。覆舟所獲也。是秋空還。給王云。財貨為盜所劫。且傷左股。王求醫療之。真君即為醫士。謁王。王喜。召堪。出蛟精。覺懼。不敢出。王自起。召之。真君隨至其堂。厲聲叱曰。江湖蛟精。害物不淺。吾尋蹤至此。豈



容復藏速出蛟精計窮遂見本形蜿蜒堂下為東兵所  
誅直君以法水巽其二子亦皆為小蛟併誅之賈女亦  
幾變形王為哀求真君給以神符故得不變真君謂王  
曰蛟精所居其下即水今君舍下深不踰尺皆洪波也  
可速徙居王乃遷居高原其地果陷為淵潭深不可測  
真君復還豫章而蛟之餘黨甚盛慮真君誅之皆化為  
人散遊城市訪真君弟子詭言曰僕家長安積世崇善  
遠聞賢師許君有神劍願聞其功弟子語之曰吾師神  
劍指天天裂指地地折指星辰則失度指江河則逆流  
萬邪不敢當神聖之寶也蛟黨曰亦有不能傷者乎弟  
子戲之曰惟不能傷冬瓜葫蘆爾蛟黨以為誠然繼而

盡化為葫蘆冬瓜連枝帶蔓浮泛湘江潛流出境真君  
晨起覺妖氣轉盛乃顧江中知為蛟黨所化以劍授施  
岑履水斬之悉無唯類江流為之變色真君曰此地蛟  
螭所穴不有以鎮之後且復出為患人不能制也乃役  
鬼神於牙城南共鑄鐵為柱出井外數尺下施八索鉤  
鎖地脉祝之曰鐵柱若歪其蛟再興吾當復出鐵柱若  
正其妖未除由是水妖屏迹城邑無虞復慮後世奸雄  
妄作又為識記云鐵柱鎮洪州永不出奸讐縱有興謀  
者終須不到頭其後更立府靖七十餘所皆所以鎮郡  
邑辟凶災也明帝太寧二年大將軍王敦舉兵內向次  
慈湖真君與吳君同往謁敦與說止之時郭璞在幕府



因璞與俱見。敦喜延之飲。而問曰：予夢一木破天，君等以為何如？真君曰：非佳兆也。吳君曰：木上破天，未字也。公宜未可妄動。敦色變。令璞筮之。璞曰：無成。敦不悅。曰：予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可量也。敦怒曰：君壽幾何？璞曰：予壽盡今日日中。敦大怒。令武士擒璞，斬之。真君乃舉杯擲地，化為白鵝，飛繞梁棟。敦一舉目，已失二君所在。後敦敗，二君還至金陵。欲買舟至豫章，而舟人告以乏刺。舟者真君曰：爾但瞑目安坐，切勿覘視。吾自為汝駕之。默召二龍，挾舟而行。舟漸凌空，俄過廬山頂，至紫霄峯金闕洞。二君欲遊洞中，故其舟稍抹林梢，戛戛有聲。舟人不能忍，竊視之。其

即捨舟於層岫之上，桅折於深澗之下。真君謂舟人曰：汝不聽吾言，將何所歸乎？舟人拜求濟度。真君教以服餌靈草，遂得辟穀不死，隱於此山。二君各乘一龍以歸，舊隱數十年間，不復以時事關心。惟精修至道，平時出處不異常人。但所居之處，鳴鶴翔飛，景雲繚繞，自東晉亂離，江左頻擾，真君所居環百餘里，盜賊不入，閭里晏然。年穀豐登，人無災害，其福被生靈，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孝武寧康二年，真君一百三十六歲。八月朔旦，有二仙自天而下，云奉王皇命，授真人以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太使之職，紫袍寶節，王膏金丹各一合，并告以冲舉之日，遂乘雲車而去。真君乃與鄉里耆老諭以行期。日



設宴飲叙別。又與同昇十一弟子。作勸誡詩十首。以遺世。又以大功如意丹方授群弟子。之不與上昇者。是月望日。遙聞天樂之音。祥雲冉冉。蓋龍車從。官兵衛仙童。王女前後導從。見前二使。真君降階拜迎。二使宣詔封真君。三代賜所居宅。曰仙曹左府。乃揖真君昇龍車。真君命弟子陳勳時荷持冊前導。周廣曾奉驂御。黃仁覽與其父族侍從。肝烈與其母部侍從。仙眷四十二口。同時白白。拔宅昇天。雞犬亦隨。有僕許大者。與其妻市米于西嶺。聞真君飛昇。即奔馳而歸。倉忙車覆。遺米于地。米皆復生。比至。哀泣求從行。真君以其分忝。應仙授以地仙之術。仙仗既舉。有頃墜下藥臼方轂各一。又墜

一鷄籠鼠數枚。于宅之東南十里餘。百里之內。異香芬馥。經月不散。

甘戰晉豐城人有孝行。喜神仙術。往從許遜。遜異其材器。凡奧文秘訣。悉命掌之。自是周游江湖。誅蛟斬蛇。無不從焉。及遜上昇。戰歸豐城。布德行惠。鄉人感化。陳大建初。乃駕麟車。乘雲而去。宋封精行真人。

肝烈南昌人。少孤。事母孝。母許氏。遜之長姊。遜嘗築室宅西。數十步。間狎烈母子居之。故日聞至道。及遜飛昇。母子俱從。雲騰而去。宋封烈和靖真人。

黃仁覽字紫庭。南城人。父萬石。為晉御史。紫庭師許君。盡得許君之道。許君以女妻之。嘗為青州從事。單騎之官。





留妻侍父母。然每夜暗歸。與妻同宿。人莫而知。一夕家  
人聞許氏房中有笑語聲。以報父母。姑訊之。許氏曰。黃  
郎耳。姑曰。吾子從宦數千里。安得至此。許氏曰。彼已得  
仙道。千里頃刻能來。戒勿漏語。故不敢令姑知。姑曰。若  
然。當使我見之。是夕紫庭歸。許氏以告。比明。紫庭不得  
已。出謁父母。曰。仁覽雖宦遠。然夜每還家。但仙道秘密。  
不可輕泄。恐招譴累。故不敢見大人耳。言訖。取竹杖化  
為青龍。復乘之而去。萬石因是反師。許君惟二弟性好  
田獵。紫庭曾折草化鹿。以止其妄心。復屢導之。不從。後  
紫庭與父母家人三十二口。白日昇天。二弟尚在獵所。  
潘茂名。潘州人。晉末嘉中。入山逢二道士。奕棋立觀。久之。



道士顧謂子識此不答曰入猶蛇竇出似雁行道士笑  
 可其說因語之曰子頂骨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日月腦  
 血未減心景不偏若修煉則可輕舉授以服黃精不死  
 之法於東山採藥煉丹於西山白日上昇  
 彭抗字武陽蘭陵人仕晉為尚書左丞密修仙業師事許  
 真君納女為真君子婦後致政挈家居豫章再詣真君  
 門下盡傳其道宋高祖永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舉家  
 二十六口白日昇天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性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于  
 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筭曆有  
 郭公者客河東精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書九卷





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襍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竊其青囊書，未及讀，為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騷擾，璞知其將亂，乃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避地東南。投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趣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廟社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急持歸。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大稱賞，厚加資給。後至廬江，勸太守胡子孟康急南渡。康不從。璞愛其婢，乃取赤豆繞

主人宅散之。主人每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即從之。璞因令人賤買此婢，復投符于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既渡江，王導深重之，引參已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當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栢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可消。」導從其言。數日果雷震，栢樹粉碎。母喪，卜葬地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璞曰：「將當為陸。」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曾為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又嘗為人葬明帝。」



微服往觀。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二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帝嘆異之。璞以才學見重。一時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限。用之常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為患乎。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所。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容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披髮。銜刀設醜。璞見彝。撫心太息曰。吾每囑卿復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為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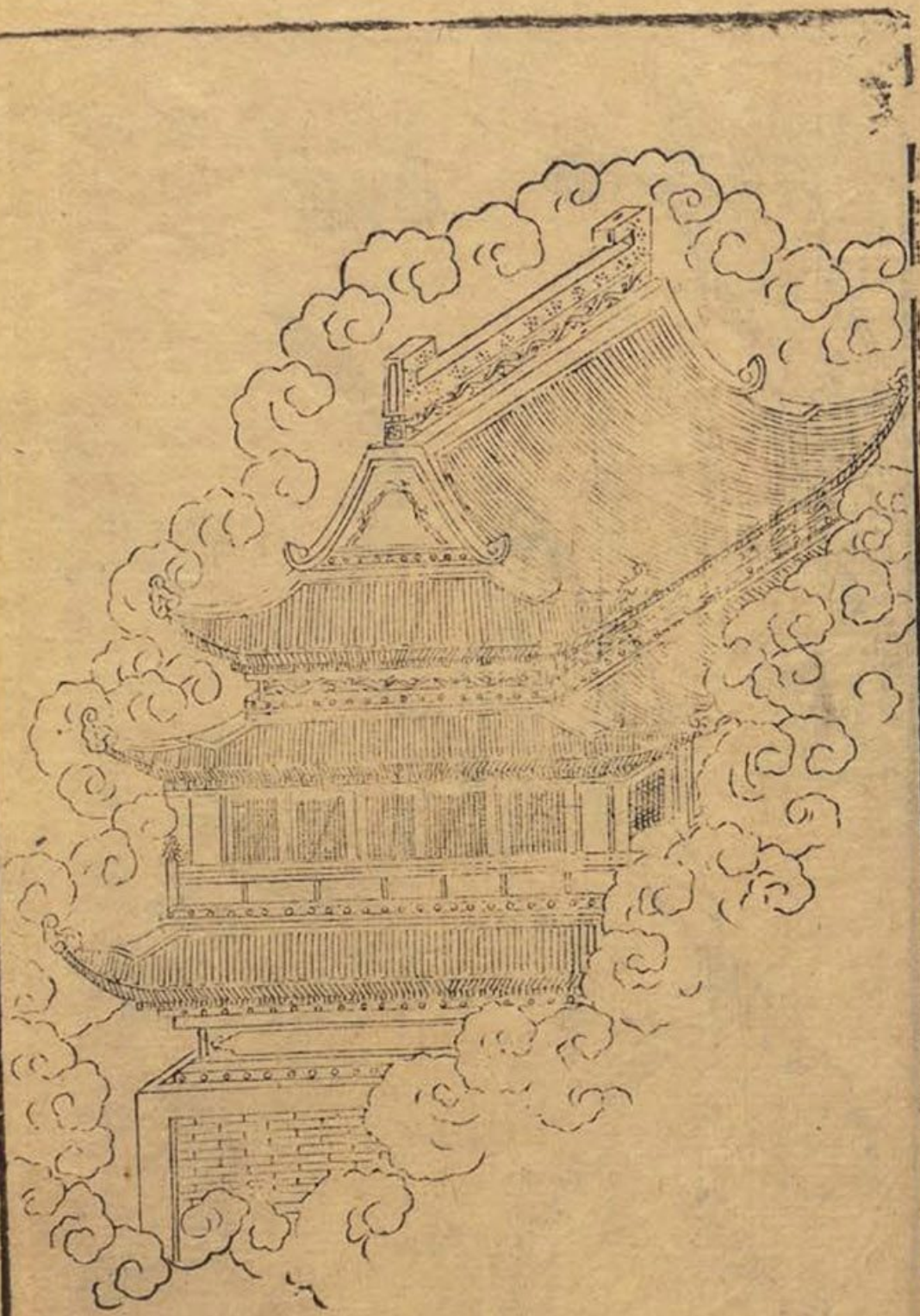
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度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巳之吉。凶。璞曰。大吉。有姓崇者。構璞于敦。敦將舉兵。乃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助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史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禍必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令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栢樹下。其樹應有木鵲巢。及至。果然。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知當其人。遂受。至是。即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璞未遇害之先。已預令家人備送終之具。



于行刑之所命即窆于江側兩松之間斬後三日南州  
市人復見璞著其平日服飾與人共語敦聞之開棺無  
尸謂兵解也後為水府仙伯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  
名為洞林文抄京費諸家要最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  
釋爾雅音義圖譜註三蒼方言葬書穆天子傳山海經  
楚辭子虛上林賦數一萬言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  
皆傳於世子驚官至謂賀太守

許毛電白縣人自幼至年七兩頰如丹風雨水旱歲時豐歉  
預以語人無一不驗且絕迹莫知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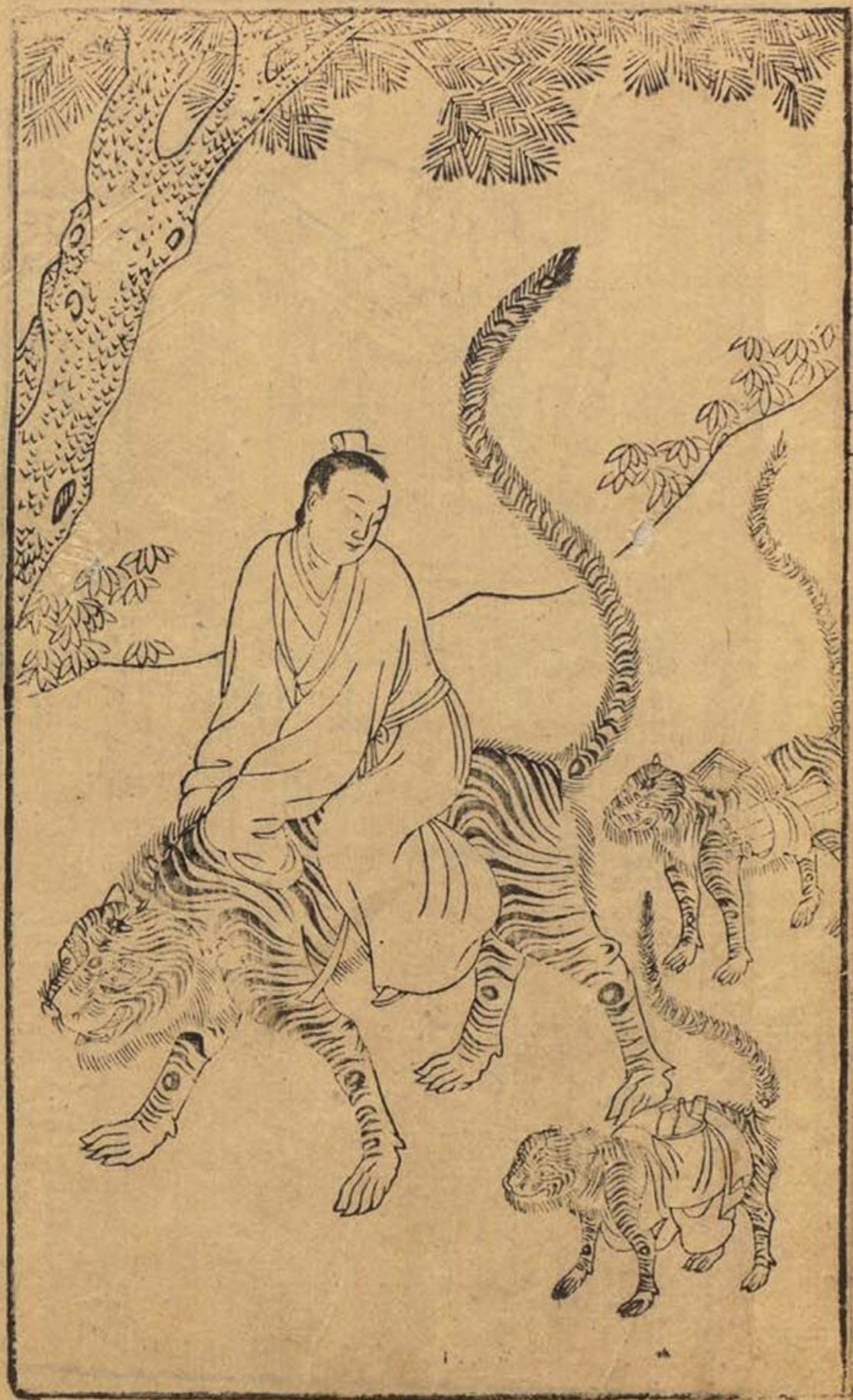
王道真居鬼谷栢臺常有白雲出臺中遠望如百尺好樓  
道真常隱此雲中遊戲山頂





鄭思遠少為書生善律曆晚師葛孝先受諸經并丹法居  
廬江馬迹山中山有虎生二子虎母為人殺虎父驚逸  
虎子飢思遠持還飼之後虎父尋至思遠家跪謝之即  
依思遠不去後思遠每出行騎虎父二虎子負其經書  
衣藥以從時于末康橫江橋逢友人許隱隱患齒痛因  
從思遠求虎鬚云及熟插齒間則愈思遠為拔之虎伏  
不動後仙去為丹陽真人。

許邁字叔玄真君之從弟也弱冠時嘗造郭璞璞為之筮  
遇泰之上六爻乃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  
南海太守鮑靚隱蹟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  
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背乃築舍餘杭懸雷山往來茅





嶺以尋仙跡。朔望時節還家。覲省父母。既終。遊婦還家。徧遊名山。採藥服氣。因改名玄。字遠遊。後入臨安西山。與王右軍父子為世外之交。時共右軍修煉服食。徧采名藥。右軍每嘆曰。我卒當以樂死。邁後作書與婦告別。遂莫知所往。

許穆。許真君之從弟也。入華陽洞得道。後王母之女華林夫人降教之。得為佐卿仙侯。幼子羽。小字王斧。為侍宸仙翁。後華林夫人與穆書云。玉醴金漿。交梨火棗。當與山中許道士。不與人間許長史。許羽附

葛洪。字稚川。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貨紙墨。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慾。無所愛玩。自居木

訥。不覩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時或尋書問義。不千里。期於必得。尤好神仙道術。從祖玄。學道得仙。以其修煉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復就隱學。悉得其法。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善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醫術。著撰精覈。而才章富贍。晉成帝咸和初。司徒王道。召補主簿。後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俱不就。辭以年老。欲煉丹。以期遐壽。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彼有丹。爾帝乃從之。洪遂携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遂止羅浮山煉丹。在山七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云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事。不



但笑之。而且謗毀真言。乃著內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  
名抱朴子。以示迷者。一日忽與鄧嶽疏云。當遠遊尋師。  
刻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  
而卒。年八十一。嶽至。遂不及見。視其顏色如生。肢體柔  
軟。舉尸入棺。惟空衣。後唐有崔煒者。遊南海開元寺。有  
聖姬謂煒曰。吾善灸贅疣。今有文少許奉于煒。受之。莫  
知為誰。後始知為洪妻鮑女云。鮑姑附。

張元化。葛玄弟子也。嘗寓汝州。有前知之明。一日召道士  
周元享。戒之曰。吾化之後。毋損吾軀壳。既化。元享遵其  
命。葬於城北。後五年。汝州卒成蜀。逢一道士于山峽間。  
謂曰。我新去汝。若能為我持書與胡司馬周尊師。不卒。

諾之。反投書。二人開緘。乃元化親札。謝二人葬意之厚  
也。遂率郡人發棺視之。惟有故履存耳。宋政和中。封冲  
妙先生。

黃君人。葛洪弟子。洪棲山煉丹。野人常隨之。洪既仙去。留  
丹于羅浮山柱石之間。野人得一粒。服之。為地行仙。今  
肉身尚在。有緣者或遇之。後有人遊羅浮。宿石岩間。中  
夜見一人。無衣而紺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  
人不顧。但長笑。數聲。聲振林木。復歌曰。雲來萬嶺動。  
雲去天一色。長笑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其人歸道。其形  
容即野人也。

麻姑石勒時人麻秋之女。秋猛悍。築城嚴酷。晝夜不止。惟



至雞鳴山少息麻姑雅勤恤民之念常假作雞鳴群雞亦  
鳴工得早止後父覺疑欲撻之姑懼而逃入仙姑洞修  
道後於城北石橋飛昇因名其橋曰望仙宋政和中亦  
有麻姑是建昌人修道於牟州東南姑餘山冊封為真  
人至元時劉氏鯉堂前有太槐忽夢一女冠自稱麻姑  
乞此樹修廟劉謾許之既寤異其事後數日風雷大作  
失槐所在即詣麻姑廟槐已卧其前矣重和初賜額曰  
顯異







列仙傳

三



有像列仙全傳卷之五

米澤藏書

吳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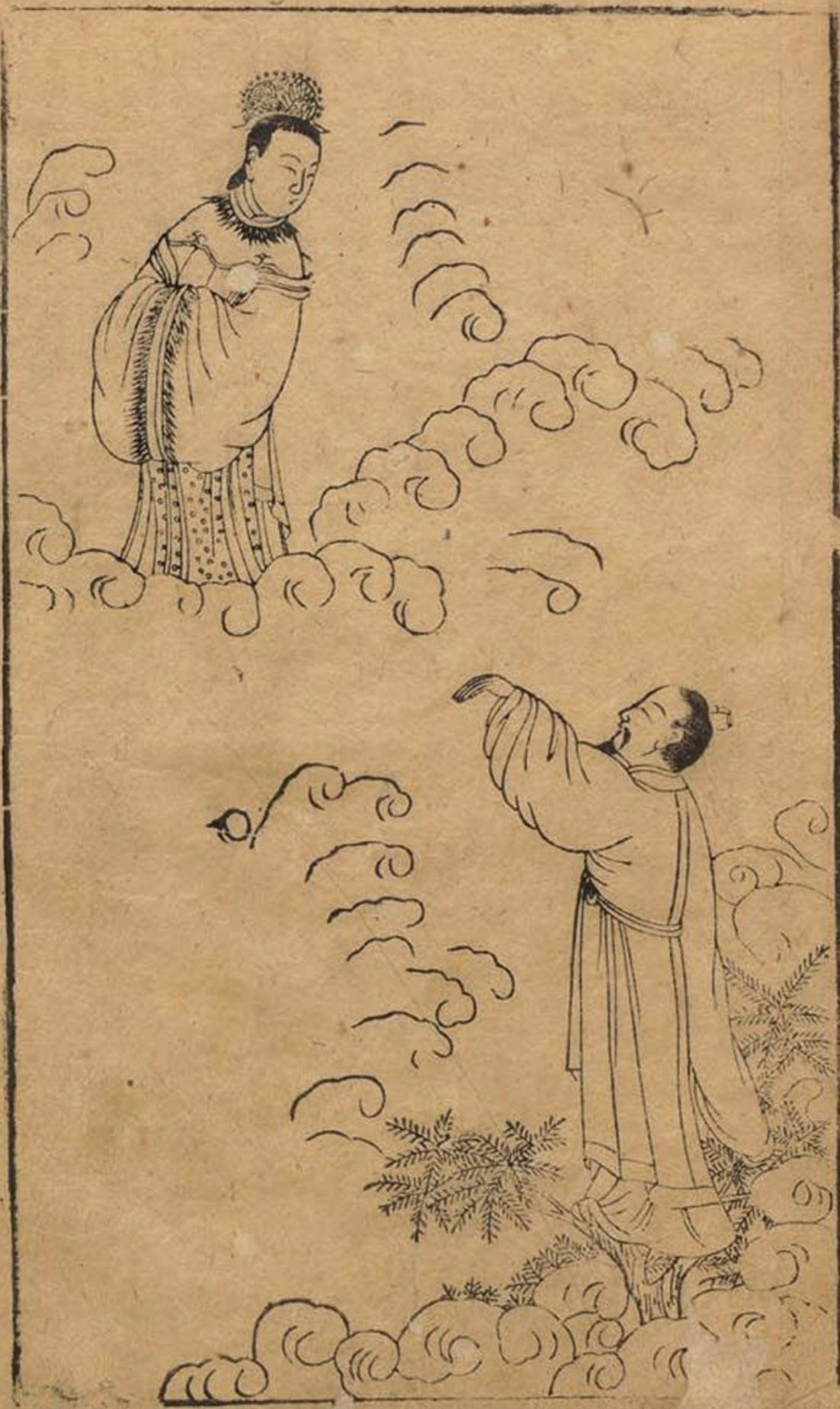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劉綱字伯鸞。晉士虞令。與妻樊夫人俱有道術。能邀召鬼神。禁制變化之道。然潛修密證。人不能知。為理尚清靜。簡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蓋邑無旱暵漂墊之害。無疫毒驚暴之傷。年歲大豐。遠近忻仰。暇日常與夫人較其術。用綱作火燒客。確舍火從東而起。夫人即作雨。從西來禁之。庭中兩枝桃。夫人呪一。株使之自落。箱篋中綱所呪者。數落籬外。綱弄盤中。即成鯽魚。夫人唾盤中。成獺。食其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值虎。綱禁之。虎伏。





不起向綱號之夫人徑往虎前虎以面向地不敢仰視  
 夫人以繩牽虎歸繫於床側綱每共試俱不能勝將昇  
 天縣廳側有太皐焚樹綱昇樹數丈始能飛舉夫人即  
 乎坐床上冉冉如雲之舉遂同昇天樊夫人附

東陵聖母海陵人師事劉綱得道能易形變化隱顯無方  
 適杜氏杜不信道常恚怒之聖母時或理疾救入而有  
 所詣杜恚愈甚遂訟官出之云聖母姦妖不理家務官  
 拔聖母付獄頃之從獄窓中飛去衆望之見轉入雲中  
 留所着履一緗在窓下遠近立廟祠之禱祈立効常有  
 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即集盜人  
 之屋因是路不拾遺歲月弥久亦不復爾至今海陵人



不敢為偷盜之事大者即風波沒溺虎狼吞噬小者即病傷也

張昭成字道融學道不解每端坐室中出神數百里外能馴虎豹晉咸康中年一百十九歲卒而尸温温如生既葬居人見白鶴穿墓而出有彩雲盛之後啓其墓惟魁履在耳

孟欽洛陽人得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慕而趨之苻堅召詣長安復惡其惑眾命苻融誅之融乃設宴酒酣且左右收欽欽化為旋風而去頃之有告在城東融遣騎追之垂及忽又遠或有兵拒之或前有溪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沒復見青州苻朗尋之復入海山後仙去



孟欽



范豹。巴西閬中人。父於支江百里洲修煉。嘯嗽有五色光。冬月惟着單衣。桓溫時頭已斑白。至宋文帝時。狀貌不變。占吉凶驗如指掌。或問曰。先生始謫仙耶。荅云。我曾見周武伐紂。初戰時前歌後舞。文帝召見豹。荅稱我或稱吾。過太子宮。指宮門曰。此中有傅勞鳥。奈何養賊。文帝惡之。勅豹自盡。下尸江中。仍使埋於新亭赤岸岡。明年豹弟子陳志夜起。忽覩光明如晝。而見豹入門。就榻坐。又一老翁後至。豹起迎之。志問是誰。豹笑而不荅。須臾俱出。文帝聞之。令發其棺。無尸。始悔異之。

交阯道士。萬州城南有道士。自言年九十九。交阯人。因渡海。船壞。結庵於此。養一鷄。大如倒挂子。日置枕中。啼即





夢覺又畜一狢孫犬如蝦蟆以線係几案間道士食已  
即登几食其餘又有龜犬如錢置合中時使出戲衣福  
問僧惠洪見之戲曰公小人國中引神道也

王玄甫沛人同異人鄧伯元學道於霍山赤城受服青精  
石飯日精丹景之法積三十四年乃內見五臟夜中能  
書晉穆帝永和元年正月十五日天帝遣羽車迎之玄  
甫與鄧伯元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云詔玄甫為中嶽真  
人鄧伯元附

謝仲初袁州萬載人修煉於閤皂山得道而歸過縣西見  
其無水投劍刺地湧泉甘潔過江無舟以竹葉渡之後  
登謝山冉冉飛去





馬儉扶風人博通經史秦甘露中從孫徹學道授以五符  
真文斷穀服水行氣導引遂役使萬靈制御群邪姚萇  
聞而異之往召不至乃給之香燭一日天神降而言曰  
法師勤修道業積有日矣必得度世後年九十八返真  
而白雲舉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貌醜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  
衣美麗不與世人交隱于東陽谷鑿穴而居言未來事  
多隱語如懺記當時人莫能曉事過皆驗苻堅南征遣  
人問嘉嘉曰金堅火強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  
數百步策馬馳反脫服棄冠履下馬踞牀而不言堅不  
解更遣人問國祚云何嘉曰未央堅欣然以為吉徵明

年癸未堅大敗于壽春遂亡秦國是殃在末年也秦居  
西為金晉居南為火火能燬金也嘉尋移嵩高山姚萇  
與苻登相持萇問嘉曰吾將殺登天下可得否嘉曰略  
得之萇大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及二弟子  
先是萇遣使隴右逢嘉將兩弟子逍遙途中正是誅嘉  
日也嘉仍作書與萇萇令發嘉及二弟子棺並無尸各  
一竹杖而已

扈謙魏郡人精于易嘗在建康筮卜一卦百錢日限錢五  
百以三百供母二百飲酒并施貧寒五百足則卦雖千  
錢不筮也晉海西公見赤蛇蟠于御牀俄爾失蛇詔謙  
筮卦謙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失之象海西曰





可消伏否。謙曰：後年應有大將北征，失利，損三萬人。此  
災乃消。後桓溫北征，敗績，還石頭，遂廢海西，立簡文。桓  
溫安產。桓玄時，至艱。謙筮曰：公第六間馬埒壞，竟便產。  
當是男兒，聲氣雄烈，後當震動四海。溫贈錢三十萬。夫  
人亦贈三十萬。謙辭無容。錢處溫不聽。後日筮三卦，養  
母。溫錢日求，醉客不問。識與不識。一日母亡，謙辭酒家  
許氏曰：因緣盡矣。安葬畢，遂去。數日許氏家人於落星  
路邊見謙，眇地始謂其醉，捉手牽引，惟空衣，無尸。  
文斤，晉南昌人，號超然子。咸安中，為邵州高平令，遇異人  
授以丹訣，遂弃官歸。康寧二年，仙去。  
麻衣子，姓李，名和，生而紺髮，美姿，稍長，厭世穢腐，遂入終



南山勿遇一道者授以道秘戒之曰南陽之間湍水之陽有山靈堂岩洞其旁神開汝鄉汝則往之可以翕神于蒼茫麻衣往求之遇樵者導其處居洞中十有九年。晉義熙間大旱居民張奭率眾請雨麻衣以無術答之請者不輟是夕有少年十二人謂麻衣曰若再請但詆之麻衣怪而諾之翌日果大雨十二人復來拜曰吾屬龍也上帝以師道業成令輔師行化耳劉宋大明初年百有一歲儼坐而尸解。

酆去奢衢州龍丘人為崇仙宮道士家住九峯山下少學道術精思忘疲年三十餘劉宋初年隱處州嵩陽縣安和觀觀即葉靜學道之所觀北五里有卯山高五十餘





丈世傳張天師及葉靜皆爲此山修道。去奢慕前事，即結庵以居。山東南一方石闊二丈餘，去奢常坐其上，拱默靜想，感神人謂之曰：張天師有新邪劍一口，并石瓶貯丹，此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謝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自惟荒謬，山棲獲安，允蒙聖祐，丹之與劍，未敢輕取。神人肯首曰：但勤修無怠，劍丹當自致也。後三年，神人以劍丹付去奢。果張天師七星劍，丹貯石瓶中，約有斗餘，如麻子，紅色光明。去奢自服，或施病人，皆愈。時麗水縣人華造，因中和荒亂之後，擁土人據縣，朝廷遂授造刺史。造素荒肆，聞去奢神異，乃劍率兵圍其山，執去奢，并劍丹到州，藏其劍丹而囚造。去奢於空室時，方炎

暑，一月不通飲食，造謂去奢已斃矣。及開室，去奢神色儼然，顏容紅白，愈佳於來時。造驚異，乃送去奢歸山，留其劍丹。當夜風雷，劍丹飛去，仍歸去奢所居山十五年。自言雷雨只在山半，常見飛龍雷公電姥神鬼，甚衆相見，咸致禮焉。又寄宿道觀，道士夜聞去奢所居室，若與人談話，竊窺之，惟聞異香環珮聲，或見有戴遠遊冠絳服，螺髻垂髮，碧絹衣，男女數人共坐，侍從皆童男女，光明照身，復有神明遠伺於側，殊為虔敬。一日去奢告觀中道士曰：恐當離此山去，不能常相見也。後數日，有綵雲鸞鳴，天樂滿空，徘徊山頂，俄有靈官駕五色龍鹿來迎，去奢白日昇天，山下居民咸得觀焉。



韓越南陵冠軍人。心慕神仙。形類狂愚。隨師長齋誦詠。口  
不輟響。常着屐行。無遠近。入山。或數百里。當日輒還家。  
人每問。未嘗實對。後鄉人斫木作弓。於大陽山絕岸  
石室中。見越與六七仙人讀經。越後自山中還。至巒村。  
暴亡。家迎喪。覺棺輕。發看。惟竹杖耳。宋孝武大明中。越  
鄉人為臺將。北使於青州南門。遇越。容貌更少。訪問親  
。故存亡。共語移時。又云。吾婦患嗽。未差。今寄散藥一囊。  
令温酒頓服之。臺將還。具傳越言。越婦服散。嗽即愈。  
孫博。河東人。好讀書。善屬文。晚學道。能使草木皆為火光。  
行水中。衣不沾濡。人有疾。指之言。愈即愈。出入山間石  
壁。如有穴者。後入林慮山。合神丹。仙去。



孫博



孫遊岳東陽人潛神希微宋太初中遇簡寂先生授以三  
洞經法後茹芝却粒顏色精爽久而愈少齊永明初詔  
主興世館由是奇逸之士爭相趨赴後安坐羽化門弟  
子數百人惟陶弘景為入室。

陶弘景字道明秣陵人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兩天人皆  
傍執香爐已而有娠生而幼有異操十歲見葛洪神仙  
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  
覺為遠矣父為妾所害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  
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各有七十餘毛  
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卷一  
事不知以為深耻善琴棋工草隸弱冠齊高帝作相引





為諸王侍讀。雖在朱門。閱影不交。外物惟以披閱為務。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助服餌。公卿祖之。供帳甚盛。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乃止于句容之茅山。立館號曰華陽隱居。書札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遊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謂門人曰。向來明中求祿。得輒差外。若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不惟身有仙分。抑亦緣勢使然。沈約為東陽守。高其志節。累書邀之。竟不至。弘景為人。貞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瑣。人亦隨覽。永元初。架三

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惟一家。僅得至其所。元善騎射。晚皆不為。雅听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咸以為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陰。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輿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深慕張良為人。每云。古賢無比。齊未有。謚曰木丑。木為梁字。及梁武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游。即位後。恩禮愈篤。及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物。乃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帝服亦有驗。益敬重之。屢加禮聘。並不就。



惟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欲數曳尾之龜豈可復致國家每有大事無不咨之時謂山中宰相年逾八十無異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為勝力菩薩乃詣鄆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帝臨南徐州欽其風素退居後堂乃以之弘景葛巾進見與談數日而去帝甚為敬異其弟子桓闡得道後昇天弘景問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尚淹延在世乎乃托闡探之闡昇天後還謂弘景曰師之陰功極著但所修本草多用蚩臣水蛭之類功雖及人亦傷物命以此一紀後方得解

形拂世為蓬萊都水監耳弘景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其過一日無疾自知應逝逆尅亡日仍作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烈曰氤氳澗山所著有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註帝代年曆本草集註効驗方肘後百一方今古州郡記圖像集要王臣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諸書行于世

桓闡者不知何許人役事陶隱君居茅山十餘年立性端謹執役之外寂然無為一日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集于庭隱君欣然而接謂必已當之青童曰太上所召者桓先生耳隱君默許門人皆無姓桓者頃之云是





執役桓闔詰其所致曰常脩默朝之道親朝大帝已九年矣闔乃服天衣駕白鶴昇虛而去如前云云。

寇謙之昌平人少遇仙人成功興與之遊嵩華拾仙藥遂隱嵩陽元魏始光中召至闕崔浩師事之一日謂弟子曰昨夢功興召我于中嶽仙宮遂坐化有青氣如煙從口出至半天乃消其體漸縮識者謂其尸解後東郡沈猷是謙之在高山身作銀色光明如日始知其為仙矣一云功興嘗出遊謂謙之曰吾去後當有人持藥相遺但食之果如所言視其藥皆臭虫惡物謙之難之其人還以對功興嘆曰謙之未易得仙耶一日功興謂謙之曰吾明日午時當去子奉為沐浴自當有人懸迎功興



即入石室而卒。謙之親為沐浴，浴畢，果有扃石室者。謙  
 之出視，見二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鉢杖。謙之引入，至功  
 興尸所，功興倏然而起，着衣持鉢執杖而去。魏明帝神  
 瑞二年，一日老君乘白馬車，九龍馱駕降嵩陽山頂，命  
 仙伯王方平引謙之至前，曰：汝向適殊處，今授汝天師  
 之任。汝其勉之。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  
 以圖籙真經六十餘卷，身是道益精，羽化而去。成功興  
 韋節，京兆杜陵人。後魏時，棄官謁趙法師入華山，因號華  
 陽子。餌黃精，撰玉洞儀序。老子易論，周武帝賜號精思  
 法師。有白鶴臨壇，天和四年，忽彩雲如蓋，覆其廬。節曰  
 吾當乘此而去，遂化昇。



韋節



鹿皮翁淄川人少精木工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翁  
於泉上作轉輪閣又於山顛作祠舍留止其傍七十年  
一日下山呼宗族六十餘人上山半俄淄水盡漂一郡  
後百餘年復賣藥于市。

王知遠系本琅琊父曇選陳揚州刺史母晝夢鳳集其身  
有娠浮屠朱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世外士後知遠  
警敏通書得待陶弘景傳其術為道士後主聞其名召  
入甚見咨挹隋煬帝亦執弟子禮又嘗識唐太宗於微  
時貞觀初詔即茅山為觀居之忽謂弟子曰吾今署少  
室仙伯矣將行沐浴衣冠若竊而卒時年一百二十六  
歲云。

張出字巴王齊封川縣人官至司空慕長生久視之方全  
家齋戒誦太洞真經持三百大戒二十年有神人持藜  
杖至出家謂出曰吾葛洪也奉上帝命授子金丹火鼎  
之訣汝可秘而行之以濟貧苦他時功滿再相見也後  
點石為金日濟孤老貧困梁武天監二年秋夜半聞空  
中喚出云清晨可挈家入山出遵神言全家而往惟留  
使女盧瓊在家至辰巳間有一道流身生疥癩問盧女  
曰司空在否曰司空入山未歸問酒庫何在盧女指示  
之道者脫衣入酒缸中浴疥癩良久而去且謂盧女曰  
傳語司空葛道士特來相訪司空歸聞之喜甚開庫酒  
有異香遂令合家飲之惟盧女是其浴疥疾不飲司空



飲罷乃沐浴更衣集諸弟子曰上帝召予今將與汝辭  
矣言訖祥雲擁鸞鶴下迎舉家八十餘口白日昇天惟  
盧女至半空從雲而墜繼上帝命女為土地以守仙壇  
萬振字長生南昌人得長生久視之道顯晦齊梁間人莫  
知其年或云是旌陽藥巴之徒唐高宗時漁者得青石  
長七尺扣之有音樂聲郡守獻于朝高宗命碎之得二  
劍鐔上刻天師姓名帝異之召見曜日殿後尸解于京  
師數日啓棺惟有一杖一劍詔以銅函盛劍杖葬于西  
山天寶洞之側

鄧郁隱居衡山三十餘載魏夫人乘雲而至謂郁曰君有  
仙分故來相訪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如鶴大張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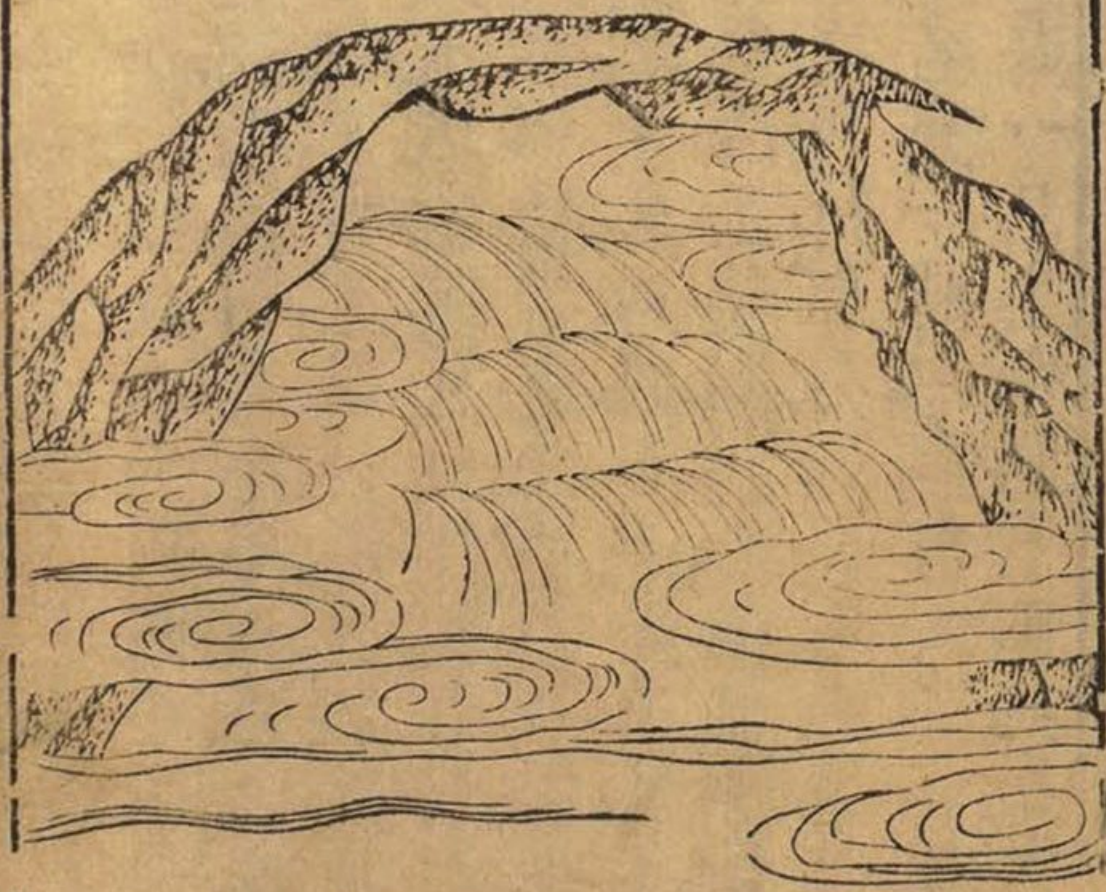




鳴舞移畧方歇郁謂弟子曰青鳥既來期會至矣乃乘青鳥而去

羅郁號萼綠華九疑山得道女也梁簡文帝時降黃門郎羊權家贈權詩及火浣布金玉縹脫各一時已九百歲韋昉蜀人夜泊涪陵江忽遇龍女遣騎迎入宮後昉登第十年知蘭州龍女復遺書相迎云敕命昉充北海水仙曾文廸雩都人天文識緯黃庭內景之書靡所不究而地理尤精梁貞明間遊至袁州府萬載縣愛其縣北西山謂其徒曰死葬我于此卒葬其地後其徒於豫章復見之如初

徐則東海剡人沉靜寡慾少懷栖隱之志入緇雲修道日





久太極徐真人降謂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  
得道因廬天台山絕粒所資惟松木而已隋煬帝為晉  
王鎮揚州時以書召之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而王  
召我徐真人之言驗矣既至晉王請授道法辭以時日  
不利其夕忽返真王使人送櫬還天台江都道中人有  
見其徒步歸者則至天台以經書道法遺弟子仍掃一  
室曰當有客使至宜延之于此乃跨石梁而去時年八  
十二也明日果使者至後晉王使圖其形僉柳哲為贊  
蕭子雲字景慕南齊高帝之孫封郡公好仙術事杜曇  
求頗得其秘兼善草隸名重一時忽有神人降言郁木  
坑可以久居乃移家寓焉一旦上帝賜王冊封為玄州

長史後人入其居址往往有見之者

楊義句容人學道于茅山後師魏夫人太和十三年乘雲  
上昇為東華上佐

白鶴道人梁武帝時方士愛舒州潛山奇絕特有浮屠寶  
誌者亦欲之武帝命二人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  
人以鶴止處為記寶誌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  
忽聞空中飛錫聲遂卓於山麓而鶴復止他處遂各以  
所識築室焉

王延字子元扶風人九歲即好道師焦曠真人授二洞秘  
訣惟松養水飲周武帝召至都久之得請還山嘗寓西  
岳之油乃置一器經夕自滿凡賓客將至先有一青鳥



報之居處常有虎豹馴遊若相保衛隋文帝禪位置仙  
都觀詔延主之仁壽四年春謂門人曰吾欲歸西岳但  
恐上未許乃委化于仙都觀帝遣使護葬于西岳及就  
壙但空棺而已

季順興桂陵人年十五乍愚乍知言未來事多中常冠道  
士冠好飲酒蕭寶寅反召問曰朕王可幾多年對曰天  
子有百年者有百日者及寶寅敗殺百日也其黨棒殺  
順興置城隍中頃復起如初又嘗卧太傅梁覽家以衣  
倒覆身上及覽通使東魏事覺被誅其衣倒覆果如順  
興之為又嘗乞驪山下廢地十周文周文曰何用曰有  
用未幾周文至温湯遇患卒于其地





孫思邈華原人。七歲日誦千言。獨孤信是之曰。聖童也。顧  
器大難為用耳。及長好談老莊。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  
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神。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  
步。精究醫藥。務行陰德。偶見牧童傷小蛇。血出。思邈脫  
衣贖而救之。以藥封裹。放於草內。旬餘出遊。見一白衣  
少年下馬拜謝曰。吾弟蒙道者所救。思邈未即省。少年  
復邀思邈至家。勸以已馬偕行。如飛至一城郭。花木盛  
開。金碧炳耀。儼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邈入。見一人袒  
帽絳衣。侍從甚衆。忻喜趨接。謝思邈曰。深蒙道者厚恩。  
故遣兒子相迎。因指一青衣小兒云。前者此兒獨出為  
牧豎所傷。賴道者脫衣贖救。得有今日。乃令青衣小兒





拜謝思邈始省昔日脫衣救青蛇之事。潛問左右此為何所對曰此涇陽水府也。絳衣王者命設酒饌妓樂宴思邈。思邈辭以辟穀服氣惟飲酒耳。留連三日乃以輕綃金珠相贈。思邈堅辭不受。乃命其子取龍宮奇方三十首與思邈曰此可以助道者。濟世救人。復以僕馬送思邈。歸思邈以是方歷試皆効。乃編入千金方中。隋文帝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嘗密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民。至唐太宗召始詣京師。上訝其容少。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虛言哉。求徵三年。年已百餘歲。一日沐浴衣冠端坐。謂子孫曰。吾今將逝。無何有之鄉矣。俄而氣絕。月餘顏色不變。

及入棺。唯空衣。焉。後明皇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黃。即命。中使齎十斤送於峨眉頂上。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幅巾被褐。鬚眉皓白。二青衣童。左髻夾持。指大盤石曰。可置藥於此。石上有表錄謝皇帝使視石上大書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寫畢石上無復字矣。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成都有僧誦法華經甚專。雖兵亂卒不能害。忽一日有僕人至云。先生請師誦經。經過煙嵐中。入一山居。僕云。先生老疾起遲。請誦經至寶塔品。欲一聽之。僧誦至此。先生出野服杖藜。兩耳垂肩。焚香聽經。罷。遂供僧以藤盤竹箸。林飯一盂。杞菊數甌。僧食之絕無垢。酪味美若甘露。復贈錢一緡。僕送出路口。僧因問。



曰先生何姓曰姓孫曰何名僕於掌中手書思邈二字  
僧大駭視僕遽失不見視錢皆金錢也僧自此身輕無  
疾宋真宗時僧已二百餘歲後莫知所之  
黃子陽後魏人知長生之訣住博落山中九十餘年但食  
桃皮飲石中黃水後司馬季主以導仙八方傳之遂能  
度世。

趙真人名昱得仙教隱於青城山隋文帝聞詔使聘之以  
為蜀郡太守郡有冷源大河河藏毒蛟蛟動則河決傷  
人端陽日真人命千兵鳴金鼓于河上遂下水斬蛟頃  
之見太守右手執劍左手執蛟頭而出時同入水者六  
人人因號為七聖及隋亂復隱去

搜神記云卽淮  
二郎神也

趙真人





潛翁隋開皇中鍊形於漳州石壁山養白蠟蟆以自隨後  
不知所終

岑道願江陵人隋末避難至三峽隱萬州岩常食黃精罕  
見喜怒百餘歲膚若冰雪積二十年蛻迹而去

崔之道舒城人為真源宮道士嘗見二仙人對奕與一棋  
子令吞之自此言禍福輒應後尸解去

瞿夫人豫章人隋末兄為辰州刺史有真元仙者自豫章  
來刺史素高其行以夫人妻之復薦其才德以自代隋

亡乃弃官與夫人隱干州西之羅山貧甚為人傭織以  
養其姑如此者十年一日忽謂元仙曰昨有帝命當與

君別矣俄化為青氣數丈騰空而去







張果隱於恒州中條山。往來汾晉間。得長生秘術。耆老云  
為兒童時見之。已言數百歲。常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  
休息時折疊之。其石如紙。置于巾箱中。乘則以水嚙之。  
復成驢。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武后召之出山。佯死於  
妬女廟前。時方炎暑。須臾臭爛。生靈於是。則天信其死  
矣。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明皇詔  
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果對晤氣絕而死。晤  
乃焚香宣天子求迎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  
之。復命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齋醮書迎果。  
果到東京。於集賢院安置。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帝  
問神仙不答。善息氣。累日不食。數飲酒。上賜之酒。辭曰。



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明皇聞之喜。令召之。俄頃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五六。美姿容。步趨閑雅。謁見上。言辭清爽。禮數臻備。明皇命坐。果曰：弟子嘗侍立。明皇俞喜。賜酒飲。及一小斗。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耳。明皇因逼賜之。醉。酒從頂上湧出。冠衝落地。忽化為金盃。上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失道士矣。但金盃在地。驗之。乃集賢院中盃也。盃僅貯一斗酒。累試仙術。不可窮。紀果嘗言：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若六七十許。時邢和璞善知人夭壽。師夜光善視鬼。帝令和璞推果壽。則懵然莫知。密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堊而無苦。

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如意擊墮之。藏帶中。出藥傳之。良久齒復出。粲然如玉。上狩咸陽。獲一大鹿。將令太官烹之。果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帝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于上林。獲此鹿。乃放之。上曰：鹿多矣。時遷代變。豈常存乎。果曰：武帝放之時。以銅牌誌於左角。下遂命驗之。果有銅牌。二十許。但文字凋落耳。上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年。凡幾。果曰：是歲癸亥。始開昆明池。今甲戌。八百五十二年矣。上命太史校其曆畧。無差焉。上問葉法善曰：果何人也。荅曰：臣知之。然臣言之。即死。故不敢言。若陛下能免冠跣足。救臣。臣方敢言。上許之。



法善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未絕七竅流血僵仆於  
 地上遽詣果所免冠跣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  
 過不罰之恐泄天地之機耳上復哀懇久之果以永隸  
 其面法善即時復生帝益重之詔圖形集賢院號通玄  
 先生果屢陳老病乞歸恒州賜絹三百疋隨從弟子二  
 人給驛肩舁到恒州弟子一人放回一人相隨入山天  
 寶初明皇遣使徵果果聞輒卒弟子葬之後發棺但空  
 棺而已帝立棲霞觀祀之

葉法善括蒼人世為道士嘗游白馬山石室遇二仙人授  
 以正一三五之法能厭劾怪鬼唐高宗召詣京師欲寵  
 以官不拜睿宗時拜鴻臚卿封越國公開元八年尸解



崔子玉



崔子王名珽，蘄州彭城人。人稱為崔府君。以其晝理陽間，夜斷陰府也。初，父讓讓於嗣與母禱於衡岳。是夜，母夢仙童擊一合，曰：帝賜合中物，令汝夫婦吞之。啓合，見美玉二枚。夫婦各吞其一。覺而有娠，誕于隋大業三年六月六日。子王兒時，神采煥發，日誦千言。不窺群兒之戲，迥然自異。唐貞觀七年，應賢良科，除潞州長子縣令。發擯人鬼，無異神明。一日示諭居民，自五月望日及望後一日，無得私宰，獵射。時有潛出郭外，弋得兔一隻，為城吏搜執庭下。子王訊之曰：若故犯禁，吾不能釋。若雖然，願即縣庭受罰。陰府受罰。弋人自揆陰理幽遠，願於陰府言訖，輒令放還。是夜，弋人方就棺，鬼一黃衣吏拘至。

一殿庭。見子王王者冠服，檢諸犯罪狀，或促其年。或墮其後，或減損其祿位。弋人亦加決罰。令還，遂驚夢覺，悔恨無及矣。一日，門吏白曰：雕黃嶺有虎，甚傷人。子王即遣吏孟完齎符牒至山廟，勾虎。虎即出，叩牒。隨吏至縣，子王責之曰：汝乃異類，而啖人命，罪無赦。虎自觸階而死。太宗嘗呼為仙吏，無何復遷。令滏陽縣。縣西南五里有河，時忽汎漂民田。子王於河上設壇，奏詞上帝。頃間，見一巨蛇浮於水面而死。水輒消去。一日子王與楊叟奕，忽有黃衣數輩執符而前，曰：奉帝命召崔子王為磁州都土地。次有百餘人捧玉珪，王帶紫服碧冠。五岳位旗簫韶盈耳。復有一神控白馬至，曰：帝命即行。於是



子王囑二子曰吾將去世無得過慟乃書百字銘以訓  
 二子若寢而逝年六十四安祿山反玄宗夜夢神人告  
 之曰賊當自滅陛下無恐帝問姓名對曰臣滏陽令崔  
 珣也帝還闕建廟封為靈聖護國侯宋高宗走鉅鹿時  
 馬斃員用獨行路遇三歧不知所適忽見一白馬前行  
 帝欲及乘之逐其後晚至一神祠見廡下有土白馬  
 就視之汗出如雨因宿廡下夢紫袍人以杖擊地曰  
 行帝驚起飢甚正躊躇聞殿內有聲乃登殿觀像即夢  
 中見者祝板題云磁州都土地崔府君板後有一合內  
 有酒肉帝輒食之欲出向白馬復別導至斜橋谷始不  
 見遂遇耿南仲將民兵數千來迎及南渡首為立廟





苗龍唐初人失其名能畫龍人以苗龍呼之後得道仙去  
今紹興龍瑞宮東南一峯上平如砥相傳苗龍上昇處  
羅通微臨晉人少採薪山中遇閻使君案謂曰子骨法可  
學長生遂冠褐五老山學步虛絕粒唐貞觀中一日謂  
人曰我當歸明日大會士庶俄雷震地下青龍躍出遂  
跨龍飛去

匡智長安人唐貞觀間棄妻子與姪大郎適廬山修道居  
七日有老人曰廬山陰地也仙不可得南有名山可往  
居之乃至吉州望見義山山神化為樵夫引入山中曰  
此處安穩遂立壇修行數年忽降一仙衣智服之但見  
足下雲生上昇而去大郎亦為地仙

匡大郎附

匡大郎







明崇儼洛州人少隨父令安喜更有能召鬼神者崇儼盡  
 得其術以奇技自名唐高宗召見甚悅盛夏帝思雲崇  
 儼坐頃取以進云往陰山取之冬月帝憶瓜崇儼穿百  
 錢須臾以瓜獻云得之緱氏老人圃中帝召老人問其  
 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

王曼居洛陽青羅山已數百歲唐開元中召至京待以優  
 禮復遣從李元靖求補仙書還請歸舊山不復入城市  
 嘗與達奚侍郎往還死後猶杖履詣達奚人始知其乃

解即王殷又作王叟  
 同異見后六卷

闌冲虚涪州人居於精思觀唐神龍乙巳秋一夕乘雲仙  
 去





韋善俊京兆人母王氏姪時每嗽血食則腹痛蔬食即無  
恙既生至十三歲遂長齋遇道士韓元最授以秘要常  
有二青童侍左右嗣聖中寓昇仙觀有神人厲聲曰子  
何人輒來此宜速去善俊曰神人試我耳何相逼太甚  
神人遂謝而去又嘗過壇墟店遇黑犬遶旋不去因畜  
之呼為烏龍一日謂弟子曰吾百年學道今太上召我  
我當去矣其犬忽長數丈化為黑龍善俊乘之而去  
僕僕先生居黃土山中嘗餌杏丹乘雲往來唐刺史李休  
光見以為妖令左右執之龍虎即見於其側先生乘之  
而去天寶初因以仙居多縣

應夷節唐汝南人不喜茹葷性敏慧常游天台龍虎山師



馮惟良得上清大法栖真天台之道元院日誦黃庭大  
洞二經為人致福數至感應忽一日沐浴入靜凝神翌  
日解化是日清香馥郁猿鶴悲鳴及就窆但空棺而已  
王帽仙出入闐闐為人修弊冠因號王帽子暮則卧于涪  
州天慶觀一夕尸解道士為葬之月餘自果州遺書致

謝

王遙江西鄱陽人得仙術治病不用符水針藥但以八尺  
布屨敷之須臾病愈若有邪魅即畫地作獄呌石呼之  
皆入獄中有一弟子負竹篋隨行嘗習風雨衣皆不濕  
一日兩炬道入石室中有二人曰卿何為久住俗間答  
曰當來乃還家自負竹篋而仙去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温人。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之術。遍遊名山。唐武后嘗召至之。未幾去。與陳子昂王維李白孟浩然賀知章盧藏用宋之問王適畢構為仙宗十友。睿宗復迎至京師。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身猶國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則天下治。帝嘆詠曰：廣成子之言。何以加此！辭歸。天台盧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對曰：以僕觀之。是仕宦之捷徑。爾盧初隱終南。後登庸。聞言殊有慚色。時女貞有焦靜貞者。泛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者。指言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爾良師。



也靜真既還詣承禎求度未幾先昇天復降謂薛季昌曰司馬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水之任當為東華上清真人開元中文靖天師與承禎赴千秋節齋直長生殿中夜行道畢隔雲屏各就枕微聞若小兒誦經聲玲玲如金玉天師乃褰裳躡步聽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而視之乃承禎腦中之聲也天師還謂其徒曰黃庭經云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又云左神公子發神語其先生之謂乎一日謂弟子曰吾于玉霄峯東望蓬萊有靈真降駕今為東海小清童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往俄頃化去如蟬脫弟子葬其衣冠焉時年八十有九玄宗親為撰碑後人因名其所居曰

馬仙村有修真秘旨天地官府圖坐忘論登真系等書行於世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謚貞一先生

焦靜真附

饒廷直唐南城人第進士嘗過武昌游黃鶴樓忽遇異人授以秘訣自是不適妻妾脩然端居後為鄧州通判卒其柩還鄉昇者甚輕蓋尸解去矣

孟不知何許人亦云女子也服酒餌丹年四百歲色如少女能飛行能坐空虛之中與人談語又能入地中初沒足漸至腰及髻髻頓良久而盡沒不見又以指刻地即成井可汲指人屋瓦瓦即飛嘗取人桑果數千株聚之如山十餘日吹之各還其本處如故又能含墨水噴紙成文字皆有意義後入大治山中仙去



師通微不知何許人為道士神清氣爽游止無定常醉吟于道多在豫章之間人見其容益壯於前一日登市樓醉飲飛昇而去

黃華姑撫州臨川人姓黃名令微修道於井山年八十餘顏如處子時人號曰黃華姑唐開元中戶部解刺史顏直卿撰仙壇碑載其事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六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許宣平新安歙縣人唐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庵以居不修服餌時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輕健行及奔馬時負薪賣于市擔上常掛一花瓢携曲竹杖每醉吟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往來三十餘年或施人危急或救人疾苦士人多訪之不得見但見庵壁題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岩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仙詩甚多常於驛





路傳舍所到處輒題之天寶中李白東遊經傳舍聞詩  
 莫曰此仙人詩也詰之知為宣平於是遊新安屢訪之  
 亦不得見因題詩於庵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  
 烟嶺迷高迹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  
 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宣平歸北壁詩乃自題曰一池  
 荷葉衣無盡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着移庵  
 不免更深居其庵輒為野火所燒莫知宣平踪跡後百  
 餘歲至懿宗咸通十二年許明恕婢嘗逐伴入山採稚  
 一日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食桃甚大問婢曰汝  
 許明恕家婢耶婢曰是曰我即明恕之祖宣平也婢曰  
 嘗聞家內說祖翁得仙無由尋訪宣平因謂婢曰汝歸



為我向明恕道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即食之不得將  
出山山神惜此桃且虎狼甚多也婢食之甚美須臾而  
盡乃遣婢隨樵人歸婢覺樵擔甚輕到家具言入山逢  
祖翁宣平明恕怒婢呼祖諱取杖擊之其婢隨杖身起  
不知所逝後有人入山見婢復童顏遍身衣樹皮行疾  
如飛入深林不見

畢師道歙縣人少學道得服松脂法乃登績溪百丈山採  
芝後詣南嶽招仙觀聞蔡真人舊隱去洞靈源不遠乃  
辟穀七日獨往遇老父問所從來因折草與之師道咀  
之味甘自是精健每入山虎豹見之皆馴伏號問政先  
生一日謂其徒曰我為仙官所召語訖而逝及歛棺有





聲視之若蟬蛻然後有自豫章來者見之於道

傳先生學道焦山精思七年遇老君與一木鑽使穿一石

盤石盤厚五尺許戒云石盤穿可得仙鑽四十七年石

穿仙人來曰志亦堅矣授以金液還丹服之仙去

王可交華亭人業耕釣一日擢舟入江忽見中流有彩舫

舫中七道士遙聞有呼可交名者舟漸近舫呼可交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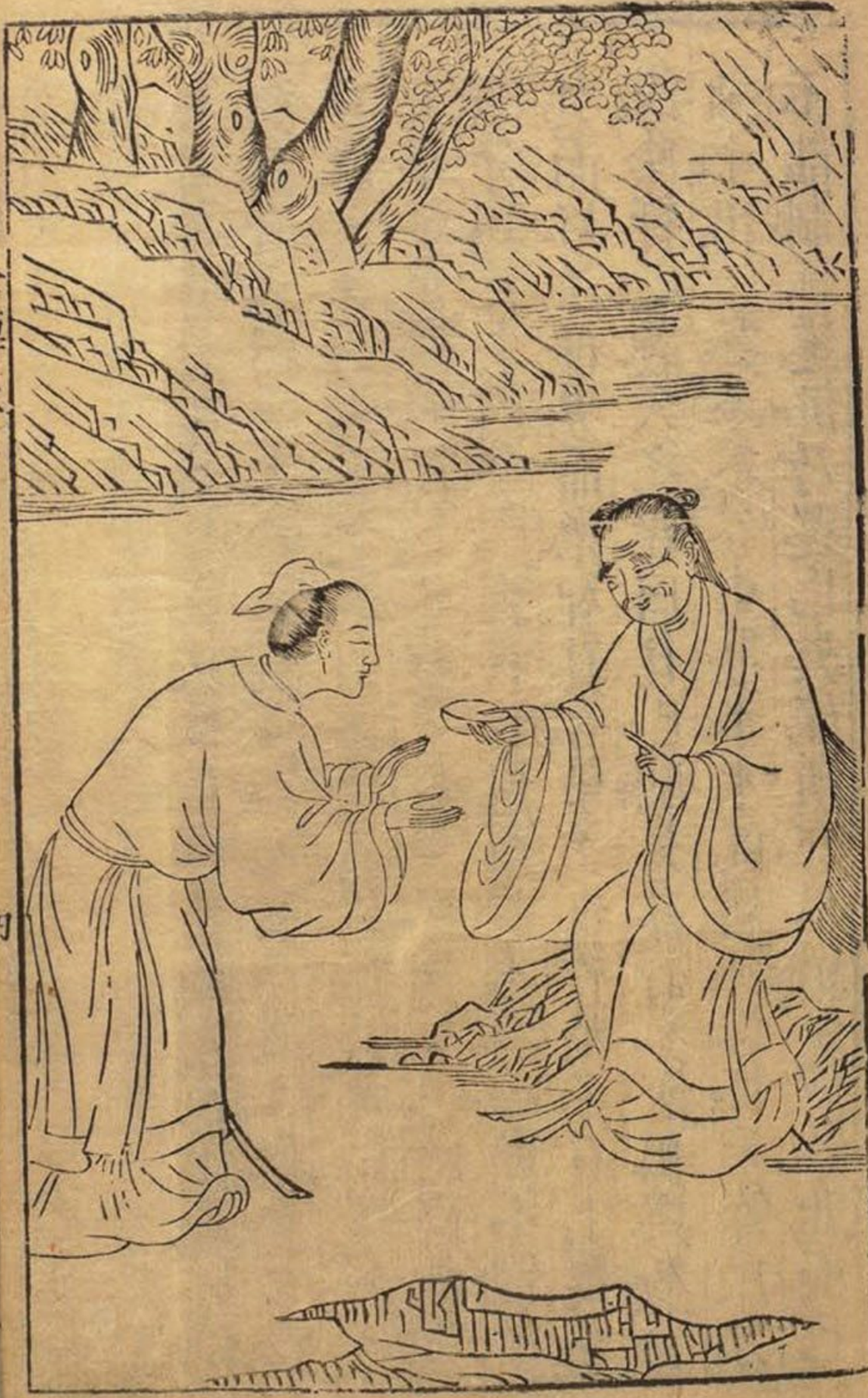
一道曰好骨相合為仙一道與之二粟食之甘如飴命

黃衣送上岸覓所乘舟不得却在天台山瀑布寺前有

僧迎問之可交曰今早離家是三月三日僧曰今已九

月九半年餘矣後絕穀挈妻子往四明山不復返

卒筮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得黃帝陰符經於





嵩山虎口巖王匡中乃寇謙之所藏者本已糜爛筌抄  
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後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姥髮  
髻當頂餘髮半垂弊衣扶杖狀貌甚異偶路傍遺火燒  
耨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筌驚問曰此黃帝陰  
符經文姥何得言之姥曰吾受此經已三元六周甲子  
矣少年更從何得之筌稽首再拜以告所得姥曰少年  
顴骨貫於生門命門齊於日角血腦未減心影不偏德  
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真吾弟子也於是坐石上與筌  
說陰符之義久之姥曰日已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為食  
袖中出一瓢令筌谷中取水水既滿瓢忽重千餘斤力  
不能制瓢遂沉乃還已失姥所在但留麥飯數升而已

筌食之自此絕粒唐開元中為江陵節度使副御史中  
丞筌有將畧作太白陰符經十卷又著中台志十卷時  
為李林甫所排位不顯竟入名山訪道後不知其所之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於隋末徙西域神龍  
初遁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入懷因以名之十  
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長  
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不減相如後  
至長安謁賀知章知章見其詩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  
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  
羹有詔供奉翰林帝嘗坐沉香亭時牡丹盛開欲白為  
樂章速召適白已醉左右用水頰其面醉稍解帝親使



貴妃為之捧硯即成清平調三章筆無留意帝愛其才  
數宴見白嘗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耻之因搥其  
詩以激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之白自知不為親近所  
容益驕放不自修與張旭等日醉時稱為酒中八仙懇  
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安祿山反時求王璘璠白為寮佐  
璘起兵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犯法  
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并上所賜銀印以贖之詔  
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愚將吳兵三千  
赴河南過潯陽釋囚辟為參謀未幾辭職訪當塗令李  
陽冰後代宗召咸謂白醉墮江死元和初有人海上見  
白與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語久之與道士於碧霧中共





跨赤虬而去白龜年白樂天之後也嘗至高山遙望東  
巖古木簾幕穿地信步往觀忽一人至前曰李翰林相  
招龜年乃隨入其人褒衣博帶風姿秀發曰吾李白也  
向木解為仙上帝令吾掌牋奏于此已將百年汝祖樂  
天見在五臺掌功德所出書一卷遺龜年云讀之可以  
識禽言後白海瓊亦云李白今為東華上清監清逸真  
人白樂天為蓬萊長仙主白居易附

李長者自滄州來孟縣日惟食十棗一栢葉小餅掩室著  
論無虛時後至冠縣村逢一虎馴伏長者語虎曰吾欲  
釋華嚴經可與吾擇一棲止處虎遂起引至神福山得  
一龕居之乃著論年九十六化於龕中

南樓震歷陽人唐太極中居于白石山下彭仙洞善吐納  
之術絕粒三十年後不知所往

懶殘唐天寶初居衡岳寺為僧執役食退即收其餘性懶  
而食殘因名之李泌寓衡嘗夜往見之懶殘方撥牛糞  
火煨芋出半芋食之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後果  
然

湘中老人岳陽舊志唐呂雲卿嘗寓于君山側遇一老人  
索酒數行老人歌曰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纒坐碧  
草春至不知潮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蘇東坡云此詩  
句殆是李謫仙輩蓋真遁世者也今考唐詩乃高駢所  
作未知孰是



刑和璞



刑和璞不知何許人。隱居瀛海濱。善算人心術。凡人心之所謀。度臧能算而知之。後以居嵩穎。問著穎陽書算心。旋空之訣。復能以法活暴死者。唐明皇開元十二年至都。朝貴侯之門如市。有友人居白馬坡下。和璞適至。死已踰日。其母哭之哀。和璞令置尸于牀。引衾同卧。閉戶良久。起具湯沐。復與寢。遂活。崔司馬者。與和璞善。因疾篤。呼曰。邢先生。何棄我耶。已而聞寢壁有穿穴聲。窺之。有微隙。漸大。見導從數百人。和璞紫衣太冠。坐車中。謂霍曰。邢某已請太乙相救。言訖。與隙俱不見。其疾即愈。房瑄為桐廬宰。待和璞甚殷。一日笑謂瑄曰。君當為宰。輔善自愛。然其終必食鱸。棺龜茲不在私第。不在公館。



不在寺宇。不在外家。瑄後果踐台輔。謫居閩州。臥疾。紮  
極宮。稍愈。太守招會郡齋。進鱸食。畢疾復作。夢神人曰。  
邢真人之言信矣。翌日果終。時有賈者施龜。茲板為老  
君座。因假以為棺。和璞廬終南學道者多依之。時崔曙  
與其為友。恭事左右。一日謂弟子曰。旦夕有異客來。予  
等為予設具。且戒曰。謹毋窺伺。翌日果一人至。身長五  
尺。闊三尺。首居其半。衣緋執笏。鼓鑼。笑。忽用侵耳。作  
劇談多非人間語。崔曙趨而過。庭客熟視。謂和璞曰。此  
非泰山老師乎。曰。然。食畢而去。和璞謂曙曰。此上帝戲  
臣也。言泰山老師。子復能省乎。曙曰。向聞先生言。某泰  
山老師。後身然。前身不得記也。和璞後不知所之。





吳道元字道子。初名道子。後作字陽翟人。少學書於賀知章。張顛不成。因學畫。未冠即深造微妙。蓋得之於性。非積習所能致也。初為兗州以丘尉。明皇召入供奉。由此名振天下。大率師法張僧繇。人咸謂其為後身焉。世稱顧愷之畫。隣女以棘刺其心。而使之呻吟。道子畫驢於僧房。夕夕有踏藉破逆之聲。以惱僧。僧繇畫龍點睛。聞雷則破壁飛去。道子畫龍鱗甲若飛動。每天雨則煙霧生。殆兼張顧而有之。其神妙如此。宮中有粉牆數尋。明皇使畫山水于上。道子乃調墨一盆。盡潑牆上。以幕覆之。頃間去幕。請上觀畫。山水林木。人烟鳥獸。無不備具。上縱觀久之。歎羨無已。道子復徐步指點曰。此山岩之

下有一小洞。其中有仙扣之。必應。于是以指擊之。忽然門開。有童子伺側。道子奏曰。洞中甚佳。臣請先入。願陛下繼來。道子遂入洞中。以手招上。上不能入。須臾門閉。莫知道子所之。其所畫牆仍皚白如舊。無有餘墨矣。

王皎先生善他術。於曆數未嘗言。天寶中。偶與客夜中露坐。指星月曰。時將亂矣。為鄰人所訟。時上春秋高。頗拘忌其語。於是密詔殺之。刑者鑿其頭數十方。死因破其腦。視之。腦骨厚一寸八分。皎先與達奚侍郎還。往及安史平。皎杖屨至達奚家。人方知其異。後訪杜甫於浣花溪。曰。君今雖偃蹇。他日當大名垂之。萬世同少微垣中宿也。即前王



羅公遠鄂人唐玄宗好仙術開元中中秋宮中翫月公遠請玄宗遊月宮後玄宗學隱形之術於公遠不盡傳之或衣帶或巾角不能全隱玄宗詰之公遠曰陛下不能脫履天下而以道為戲若盡臣術必懷璽人家將困於垂腹也玄宗怒慢罵之公遠遂走入殿柱中且踰上失上愈怒令易柱破之復大言於石鵝中乃易鵝觀之鵝明瑩見公遠形在其中長寸餘因碎為十數段悉有公遠形上懼謝不復見後有使者入蜀見公遠黑水道中笑曰為我謝陛下我姓羅名公遠以蜀當歸寄獻之後玄宗幸蜀始悟當歸之意

羅子房號冲虚子玄宗開元中父子修行於王筍元貞觀





其父乃解。葬空棺於觀側。冲虛子繼亦成仙。駕空舟於門外高杉表。飄飄騰雲而去。

申泰芝字元之。唐洛陽人。母楊氏。夢吞芝而孕。故名。與玄宗同誕日。歷覽勝地。後往邵陵。余湖山修煉。玄宗夢湖南有白雲居士物色。覓召至京。賜號大國師。住玄真觀。與張果。邢和璞。羅公遠。葉法善。尹愔。何思遠。史崇。秘。常從帝遊。善清談。上每延問。動輒移晷。惟貴妃與內人張雲容嘗侍上。亦數侍元之。茶藥雲容乘間乞。長生藥元之曰。吾不惜。但汝在世不久耳。雲容復懇求不已。元之憐其恭勤。乃與絳雪丹一粒。曰。汝服之。死必不壞。但其棺廣其穴。含以珠玉。使魂不飄蕩。魄不淪汨。百年外。

遇生人之氣。可以復活。此太陰煉形之道。當為地仙。復百年遷洞天矣。後雲容從幸東洛。病于蘭昌宮。以元之之言哀請于帝。帝命中人陳玄造。如其所請而葬之。至憲宗元和末。已百年。雲容果遇薛昭。得再生。元之還山。未幾昇仙。宋封妙寂靈修真人。

薛昌。幽薊人。為唐進士。天寶間。棲止于蜀之青城洞天。觀偶得商陸酒。飲之。耳鼻流血。死。經三日。斃然而蘇。肌膚潔白。容狀頓少。身輕。目明。勢欲飛舉。洞見遠近。雖山林崖巘。不隔視聽。時玄宗崇尚至道。節度使延至賓館。欲乘以驛騎送京。忽失所在。後有見其在大面山者。薛季昌。河東人。遇司馬承禎於南岳。授以玉洞經籙。研真。



窮妙勤修不懈高真屢降異香妙藥於其室唐明皇召  
入禁掖延問道德談論極精微上喜恩寵優異即懇還  
山上賦詩贈之曰洞府修真客衝陽念舊居將成金闕  
要願奉玉清書雲路三天近松壑萬籟虛猶宜傳秘訣  
來往候仙輿丹成一日忽曰祝融峯今夕有天真會予  
被召當往遂凌虛而去

徐佐卿蜀人唐天寶中道士常化為鶴玄宗獵西苑見孤  
鶴射之卿帶矢而歸謂弟子曰吾遊出山為飛矢所中  
乃掛箭于壁曰待箭生來付之後玄宗果幸蜀遊觀中  
識其箭



佐卿



武攸緒則天皇庶從子。年十四潛於長安市中賣卜。一處  
不過五六日。因徙升中。遂隱居。服赤箭茯苓。貴人王  
公所遺鹿裘藤器。上積塵羅。弃而不用。晚年肌肉殆盡。  
目有紫光。晝見星月。又能詳辨數里外語。安樂公主出  
降。上遣璽書召令勉受國命。雙屈高標。至京親貴候謁。  
寒溫之外。不交一言。封國公不受。及還山。勅學士賦詩  
送之。

裴玄靜。李言妻也。無考。何許人。嘗獨居。夜中常有笑語聲。  
言疑潛於壁隙窺之。見二女子。年可十六七。鳳髻霓裳。  
端妙絕世。侍女數人。皆雲鬟絳服。綽約于側。言驚呼。忽  
侍女奏樂。白鳳戴玄靜升天而去。

帛和。字仲禮。師董先生。行氣斷穀。又詣西城山師王君君  
謂曰。大道之訣。非可卒得。吾暫往瀛洲。汝居此石壁中。  
可熟視石壁。久當見文字。見則讀之。得道矣。和視一年。  
了無所見。二年似有文理。三年始見太清經神丹方。三  
皇文五嶽圖。和朝莫誦之。王君回曰。子得之矣。乃作神  
丹。服半劑。延年無極。以半劑作黃金五十斤。救人貧病。  
後仙去。

張盪。晉州人。號洪崖子。隱姑射洞中。仙書秘典。無所不通。  
唐玄宗召問曰。先生善長嘯。可得聞乎。即應聲而發。拜  
官不受。還山。絕粒服氣。洪州太疫。有狂道士市藥服者。  
立愈。玄宗聞之。意必盪也。果然。三召不至。天寶末。忽大



霧尺解乾元中詔立應聖宮奉肅宗以氈醜焉。

邊洞玄。棗強人。自幼於紫雲觀修行得道。白日上昇。唐玄

宗御製詩詞褒揚之。牌刻尚存于觀。

趙惠宗。峽州宜都道士。得九天仙錄三洞秘法。漸皆通曉。

後居郭道山。唐明皇天寶末還峽於郡之東北。積薪自

焚。僚庶悉往觀之。惠宗怡然坐火中。誦度人經。斯須化

為瑞雲仙鶴而去。火既燼。其下草猶綠。遺一簡有詩二

首。

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孫。博學工詞章。開元間舉進士。

擢制科。遷監察御史。德業詳載唐書。建中四年。德宗命

真卿問罪李希烈。內外知公不還。親族餞于長樂坡。公





醉跳躑前楹曰吾早遇道士云陶八八授以刀圭碧霞  
丹至今不衰老又云七十有厄吉他日待我于羅浮山  
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大梁希烈縊殺之葬于城南希  
烈敗家人啓柩見狀貌如生徧身金色爪甲穿出手背  
鬚髮長數尺歸葬偃師北山後有商人至羅浮山見二  
道士奕棋樹下一道士曰何人至此荅曰小客洛陽人  
道士顧笑曰願寄一家書商還至北山顏家子孫得書  
驚曰先太師筆也發塚開棺無一物徑往羅浮求之竟  
無踪跡後白玉蟾云顏真卿今為北極驅邪院左判官  
鳳網漁陽人常採百草花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始至九  
月末止埋之百日煎而丸之暴死者以藥納口中皆立

活網長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去  
黃升長汀人自幼得道錢沉水中呼之即出又能內汞於  
日中運氣煉之即成白金有蔡道死升為棺殯後道人  
遺書與升云在崆峒相候升往見之曰吾向時有文字  
在墻隙間汝歸誦之忽不見升得其文字自是能役使  
鬼後尸解

王昌遇為梓州獄吏遇落魄仙張姓者賣鼠藥於梓州昌  
遇念及囚徒嘗為鼠所齧師藥以歸伺鼠食之皆翼而  
飛昌遇至瀘又遇仙乃市其藥即餌之仙遂為易名為  
易玄子取一馬令乘以歸既至乃龍也後以九月九日  
飛昇即其地為藥市



何仙姑



何仙姑廣州增城縣何泰女也生而頂有六毫唐武后時  
住雲母溪年十四五夢神人教曰食雲母粉當輕身不  
死夢明甚因餌之遂誓不嫁常往來山谷其行如飛每  
朝去暮則持山菓歸遺其母後漸辟穀語言異常武后  
遣使召赴闕中路復失去景龍中白日昇仙天寶九載  
見于麻姑壇立五色雲中大曆中又現身于廣州小石  
樓刺史高翬上其事于朝

呂巖字洞賓唐蒲州永樂縣人祖渭禮部侍郎父讓海州  
刺史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生因號純陽子初  
母就蓐時異香滿室天樂浮空一白鶴自天而下飛入  
帳中不見生而金形木質道骨仙手鶴頂龜背虎體龍





肥鳳眼朝天雙眉入鬢頸脩額露額闊身圓鼻梁聳直  
面色白黃左眉角一黑子足下紋起如龜少聰明日記  
萬言矢口成文身長八尺二寸喜頂華陽巾衣黃襪衫  
繫大皂絲狀類張子房二十不娶始在襁褓馬祖見之  
曰此兒骨相不凡洎是風塵外物他時遇廬則居是鍾  
則扣留心記取後遊廬山遇火龍真人傳天遁劍法唐  
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時年六十四歲遊長安酒肆見  
一羽士青巾白袍偶書三絕句於壁其一曰坐卧常携  
酒一壺不教雙眼識皇都乾坤許大無名姓踈散人間  
一丈夫其二曰得道真仙不負逢幾時歸去願相從白  
言住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峯其三曰莫厭追歡笑



語類尋思離亂可傷神。閒來屈指從頭數。得到清平有  
幾人。洞賓訝其狀貌奇古。詩意飄逸。因揖問姓氏。再拜  
延坐。羽士曰。可吟一絕。予欲觀子之志。洞賓援筆書曰。  
生在儒家遇太平。懸纓重滯布衣輕。誰能世上爭名利。  
欲事天皇上玉清。羽士見詩曰。吾雲房先生也。居在終  
南鶴嶺。子能從遊乎。洞賓未應。雲房因與同憇肆中。雲  
房自為執炊。洞賓忽就枕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  
第。始自郎署擢臺諫。翰苑秘閣。及諸清要。無不備歷。兩  
娶富貴家女。生子婚嫁。蚤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  
幾四十年。又獨相十年。權勢薰炙。偶被重罪。籍沒家資。  
分散妻孥。流于嶺表。一身子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

方興浩嘆。恍然夢覺。炊尚未熟。雲房笑吟曰。黃梁猶未  
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先生知我夢耶。雲房曰。子適  
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千端。五十年間。一瞬耳。得不足  
喜喪何足悲。世有大覺而後知。人世一大夢也。洞賓感  
悟。遂拜雲房。求度世術。雲房試之曰。子骨節尚未完。欲  
求度世。須更數世可也。翩然別去。洞賓即棄儒歸隱。雲  
房自是十試洞賓。皆過第一試。洞賓自外遠歸。忽見家  
人皆病死。洞賓心無悔恨。但厚備葬具而已。須臾死者  
皆起。無恙。第二試洞賓。發貨於市。議定其值。市者翻然  
止。酬其直之半。洞賓無所爭。委貨而去。第三試洞賓。元  
日出門。遇丐者倚門求施。洞賓即與錢物。而丐者索取



不厭且加譁詈。洞賓惟再三笑謝。第四試洞賓牧羊山中。遇一餓虎奔逐羣羊。洞賓蔽羊下阪。獨以身當之。虎迺釋去。第五試洞賓居山中草舍讀書。一女年可十七。入容華絕世。光艷照人。自言歸寧母家。迷路日暮。足窮。借此少憇。既而調弄百端。夜逼同寢。洞賓竟不為動。如是三日。始去。第六試洞賓一日郊出。及歸。則家貲為盜劫盡。殆無以供朝夕。洞賓了無愠色。躬耕自給。忽鋤下見金數十片。速掩之。一無所取。第七試洞賓遇賣銅器者。市之以歸。皆金也。即訪賣主。還之。第八試有風狂道。士陌上市藥。自言服者立死。再世得道。旬日不售。洞賓買之。道士曰。子速備飯事可也。輒服無恙。第九試春潦

泛溢。洞賓與衆共洗。至中流。風濤掀湧。衆皆危懼。洞賓端坐不動。第十試洞賓獨坐一室。忽見奇形怪狀鬼魅無數。有欲擊者。有欲殺者。洞賓納無所懼。復有夜叉數十。撼一死囚。血肉淋漓。號泣言汝宿世殺我。今當償我命。洞賓曰。殺命償命。宜也。起索刀欲自盡。償之。忽聞空中一叱聲。鬼神皆不復見。一人撫掌大笑而下。即雲房也。曰。吾十試于子。子皆心無所動。得道必矣。但功行尚未完。吾今授子黃白之術。濟世利物。使三千功滿。八百行圓。方來度子。洞賓曰。所作庶辛。有變異乎。曰。三千年後還本質耳。洞賓慨然曰。誤三千年後人。不願為也。雲房笑曰。子推心如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乃携洞賓至鶴



嶺。悉傳以上真秘訣。俄清溪鄭思遠太華施真人由東  
南凌虛而來。相揖共坐。施真人曰。侍者何人。雲房曰。呂  
海州讓之子。因命洞賓拜二仙。思遠曰。形清神在。自秀  
精藏。可與學道者也。去後。雲房謂曰。吾朝元有期。當奏  
汝功行於仙籍。汝亦不久居此。後十年。洞庭湖相見。父  
以靈寶畢法及靈丹數粒。示洞賓。授受間。有二仙捧金  
簡寶符。語雲房曰。上帝詔汝為九天金闕選仙。當即行。  
雲房謂洞賓曰。吾赴帝召。汝好住人間。修功立德。他時  
亦當如我。洞賓再拜曰。巖之志異於先生。必須度盡天  
下衆生。方願上昇也。於是雲房乘雲冉冉而去。洞賓既  
得雲房之道。兼火龍真人天遁劍法。始遊江淮。試靈劍。

遂除蛟宮。隱顯變化。四百餘年。常遊湘潭岳鄂及兩浙。  
汴譙間人莫之識。自稱回道人。宋政和中。宮中有崇白  
晝見形。盜金寶妃嬪林靈素王文卿諸人治之。息而復  
作。上精齋虔禱。奏詞凡六十日。晝寢。見東華門外有一  
道士。碧蓮冠紫鶴髦。手持水晶如意。揖上曰。臣奉上帝  
命來治此祟。即召一金甲丈夫。捉祟。劈而噬之。且盡。上  
問丈夫何人。道士曰。此乃陛下所封崇寧真君關羽也。  
上勉勞再四。因問張飛何在。羽曰。張飛為臣累劫。世世  
作男子身。今已為陛下生於相州岳家矣。上問道士姓  
名。道士曰。臣姓陽。四月十四日生。夢覺錄之。知其為洞  
賓也。自是官禁帖。遂詔天下有洞賓香火處。皆正妙。



通真人之號其神通妙用不能盡述仍有詩詞歌訣碑  
文存行于世後岳武穆父果夢張飛託世故以飛命名  
云

張志和字不同唐金華人母夢楓生腹上而生肅宗擢明  
經賜名志和命待詔翰林始名龜齡兄名松齡後親喪  
不復仕遨遊江湖自號烟霞釣徒又號玄真子垂釣不  
設餌志不在魚也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此室  
不寒入水不濡與陸羽顏真卿友善真卿為湖州刺史  
時日相唱和真卿遊平望驛志利酒酣鋪席水上獨坐  
而酌席來去如舟俄有雲鶴旋後其上真卿僚佐觀者  
莫不驚異遂揮手謝真卿漸昇而去







季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唐之宗子也纖瘦通眉指爪長  
 尺許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賦  
 詩賀援筆輒就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後為協律郎  
 卒年二十七賀將終忽見一緋衣天使駕赤虬持一版  
 書若太古篆霹靂石文者云奉帝命召李長吉賀不能  
 讀歔歔下榻扣頭言母老且病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  
 白玉樓成立召君為記天上殊樂不苦也賀泣下沾襟  
 人盡見之少頃氣絕而去

韓湘子字清夫韓文公之猶子也落魄不羈遇純陽先生  
 因從游登桃樹墮死而尸解來見文公文公勉之學湘  
 曰湘之所學與公異公不悅令作詩以觀其志詩曰青



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子夜冷瓊液。寅晨咀絳霞。琴彈  
碧玉調。爐煉白珠砂。寶鼎存金虎。芝田養白鴉。一瓢藏  
造化。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  
我。同共看仙葩。公覽曰。子豈能奪造化耶。公即為開樽  
果成佳醞。復聚土無何。開碧花一朵。似牡丹。差大顏色  
更麗。花間擁出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  
關馬不前。公讀之。不解其意。湘曰。他日自驗。未幾。公以  
極諫。佛骨事。謫官潮州。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  
乃湘也。曰。公能憶花間之句乎。公詢其地。即藍關。嗟嘆  
久之。曰。吾為汝足此詩。即韓集中一封朝奏九重天。云  
云。遂與湘宿。監關傳舍。公方信湘之不誣也。湘辭去。出





藥一瓢與公曰服一粒可以禦瘴毒公愴然相曰公不  
及即西不惟無恙且當復用於朝公曰此後復有相見  
之期乎相曰前期未可知也

瑕丘仲甯人也賣藥百餘年因地動宅壞仲與里中數十  
家皆死或取仲尸弃水中收其藥賣之忽見仲披裘詣  
之取藥其人大懼叩頭求哀仲曰非恨汝也使人知我  
耳我去矣後為夫餘王驛使自北乘傳至甯北方人謂  
之謫仙

江叟善吹笛槐上有神教往荆山求鮑仙叟如言得遇鮑  
仙贈以玉笛吹之龍來迎去成水仙

許栖岩家岐山下唐貞元中下第寓長安見一蕃馬欲捕





乏未決請道士筮之得乾之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道士曰此馬龍種也公市之當是天栖岩喜遂市之時  
魏念公鎮蜀栖岩乘馬往謁道經劍閣馬忽失足墮于  
萬丈之壑積葉席之人馬無損栖岩嗟嘆久之復乘信  
馬行數十里至一洞口見萬花林中有青石池池傍石  
屋中有道士白髮丹臉偃卧于石榻之上傍侍二女栖  
岩叩首再拜二女駭曰汝何人遽至太乙元君之室栖  
岩語以故二女為白元君元君問曰汝在人間何好曰  
好道常誦老莊黃庭經元君曰汝於三書各得何句栖  
岩曰莊子則真人息之以踵老子則其精甚真黃庭則  
但思一部壽無窮元君曰子頗知道乃命坐王女酌石

髓而飲之元君曰嵇康不能得而汝得之數也栖岩乃  
跪謝王女前曰穎道士至矣元君命設榻而坐栖岩熟  
視道士正昔卜馬者正驚異之道士曰昔卦合今日矣  
俄頃有仙童馭鹿龍而至曰東皇君迎元君詠月曲龍  
山元君謂栖岩曰可與同遊各跨鹿龍而去頃刻抵曲  
龍山是危橋千步聳柱萬尋元君命栖岩拜東皇東皇  
曰汝許長史孫也我昨與汝祖同飲亦知汝當來宴間  
東皇命王女歌青城丈人詞歌曰玉砌瑤階泉滴孔玉  
簫催鳳和煙舞青城丈人何處遊玄鶴唳天雲一縷歌  
畢元君與栖岩復乘龍鹿而返下視一太城郭栖岩問  
曰此何處元君曰新羅國也至海畔小城又問此何處



曰此唐國登州也俄到洞府栖岩再拜懇歸元君曰汝  
得餌石髓已得人間千歲願無漏泄無荒淫能守此猶  
更得一見吾也栖岩將上馬元君曰此馬乃吾洞之龍  
因傷稼謫人間汝到人間無用此馬但于渭溪解之當  
化龍去王女情謂栖岩曰龍馬回日號縣田婆針幸寄  
少許栖岩遂跨馬頃刻至號縣舊庄已六十年矣時唐  
宣宗大中五年也栖岩為訪田婆覓針田婆曰太乙家  
紫霄姊妹書來云托人求針其子耶栖岩遂索針繫于  
馬鬣放之渭水果化為龍而去栖岩後棲匡廬間每隱  
見不常焉

俞靈瓚河間人入衡山九真觀修道南岳赤君授以回風

術行之二十年能坐見天下事如在掌中然自晦不為  
異以驚俗唐憲宗元和中彬州官吏見其談說始異之  
即曰我偶然爾非有知也遂閉門不出後入九疑山絕  
粒仙去

伊和玄解鬢髮童顏氣自香潔常乘一黃牝馬不啖芻粟  
不施韉勒惟以青氈籍其背常遊青兗間與人話千年  
事皆如目擊唐憲宗聞其異召入宮處以九華之室設  
紫芝日飲龍膏酒躬親訪問頗加敬仰而玄解魯朴未  
嘗習人臣禮上因問先生年高顏色不老何也玄解曰  
海上種靈草餌之因種于殿前一曰雙麟芝二曰六合  
葵三曰萬根藤上餌之殊覺神驗玄解欲辭還東海上





赤之許乃於宮中刻木作蓬萊三山綵繪華嚴節以  
王。上因元日與玄解視之上指蓬萊曰若非上仙何由  
得入此境玄解笑曰三島只尺何為難及臣雖無能試  
躡辭陛下一遊即湧身空中覺漸微小而入於金銀闕  
內左右連聲呼之竟不復見上追思嘆恨幾成羸疾因  
號其山為藏真島後旬日青州奏玄解乘牝馬過海矣  
王四郎唐洛陽尉王琚之姪好道久遊元和中琚赴調自  
鄭入京過東都天津橋四郎迎于馬前以金五兩餽琚  
色如雞冠曰不可售與常人到京訪張蓬子付之價得  
二百千琚異之詰四郎向在何地今何適曰向居王小  
屋洞天今欲挈家往峨眉山琚曰今暫寓何地曰中橋



雜 徒的切入米也買  
 雜 穀也 再篇  
 雜 他第切出穀米  
 雜 再篇

逆旅席家。琚投宿，即覓席家。云四郎已行矣。因詢其行。李席氏曰：四郎妻妾四五人，車馬華侈，非常。琚訝異之。至京，即訪張蓬子，出金示之，索值二千。蓬子驚喜曰：從何得此化金？即如數與易之。琚後屢訪蓬子，不復得見。李珣，唐廣陵人，以販糴為業，每斗惟求子錢二文，資奉父母。凡糴糶授人，升斗俾自量。丞相李珣節制淮南時，夢入洞府，見石壁金書，姓名中有李珣，字方自喜，有二童云：此是江陽部民李珣，爾後百餘歲果仙去。

柳實，元微，衡岳人。唐元和中，結伴往驩慶二州，各省其父。至登州渡海，將抵交趾，夜半颶風忽起，舟纜斷，飄入大海孤島中。天明登島，見一廟中有白王天尊像，案上金





香爐一枚。悵望夕之。忽東角有紫雲。自海邊山直指。島上俄有雙環侍女捧王命。至天尊所。炷以異香。二子以實告。女曰。少頃至。虛尊師來。此與南溟夫人會。子堅請之。當有所遂。言訖。二仙果乘白鹿。馭彩霞而來。二子泣拜求救。王虛語之曰。子隨南溟夫人而行。當有歸路。無憂也。夫人視二子。久之曰。二子殊有道骨。他日當得仙。但二子宿分自有師耳。雖然既相遇。不可無贈。遂命侍女曰。送二客去。然所往何橋。侍女曰。百花橋。二子拜謝。乃贈以玉壺一枚。來尺餘。復若以詩云。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右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俄見橋長數百丈。欄傍皆開異花。二子於花隙細窺。

是群龍相接為橋。將至岸。侍女解襟帶。開一盒。中有物如蜘蛛狀。謂二子曰。吾輩水仙也。純陰無陽。昔遇番禺少年。有情因而生子。垂二歲。合棄之。夫人命與南岳之神。為子數年前。南岳回鴈峯。有使者至水府。曾以吾子所弄玉環寄之。而使者隱之。不付二君。歸願訪回鴈峯。使者廟。以此合投之。當得玉環。為送南岳。與吾子。吾子亦當有報。慎勿啓之。二子因問侍女曰。夫人詩若何。人問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何也。侍女曰。君有事。但扣玉壺。內當應之。凡事皆可如意。又問夫人云。吾輩自有師。師當是誰。曰。南岳大極先生。爾遂別去。二子抵家。時已十年。童稚已冠。二妻皆死。未及三日。二子急扣玉



壺中應云可往使者廟投合當得妙藥二子乃共抵  
回鴈峯訪使者廟以合投之須臾有黑龍飛騰空中果  
下一玉環亟取之以送於南岳廟忽現黃衣少年出二  
金合謂二子曰此藥名返魂膏二君家有斃者雖一甲  
子猶可塗頂而活言訖不見二子遂持歸以塗其妻頂  
二妻復活乃共往南岳山中訪太極先生經年不遇一  
日雪中見老叟負薪一子哀其年老飲之以酒忽睹薪  
擔上刻太極二字乃拜求之因出玉壺以告其故叟曰  
吾平生貯玉液者此壺也遂拉二子同上祝融峯不復  
出

村懋人

同休友人元和中落第旅遊蘇湖間遇疾貧窘走使者  
本村懋人僱已一年矣思甘豆湯令其往市僱者但  
具火水同意其怠於祇承也少然折枝盈握再二搓之  
微近火上忽成甘草同始異之良久取餅沙數掬按  
已成豆矣及湯成與甘豆無異疾亦漸差同乃謂曰余  
貧進若此無以寸步因禪衣授之可以此辦少酒肉余  
將會村老丐少道路資也僱者微笑曰此固不足辦某  
當饗之乃斫一枯桑成數筐札聚於盤上喫之悉成生  
肉復汲水數瓶頃之皆旨酒也村老無不醉飽獲束縑  
三千同慚謝曰余騎稚道者久今返請為僕僱者曰某  
固仙人有少失謫于下賤合役于秀才若限未足復須



力於它人矣。願秀才勿變常庶卒其事也。周雖諱之，每呼指色上面，感七不安。僱者乃辭曰：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說同脩短窮達之數，且言萬物無不可化，唯於泥中朱漆筋及髮藥力不能化，遂去不知所之。

廬山人質曆中，常於荆中販槁朴石灰，往來於白汝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頓市其貨，設菓茗，詐訪其息利之術。盧即覺曰：觀予意不在市，何為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河過著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且驗君主人翁。午時有非常之禍，若是吾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當有匠餅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錢二千餘，而必非意想也。可聞戶戒妻

拏勿輕應對，彼必極黑。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爾抵費二千四百錢也。時趙信居張家，即盧語歸告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向欲午果有人如盧所言，叩門求釋，怒其不應。因足其戶，張重實，推之，頃觀者數十百人。張乃自後門率妻拏如盧避，差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為，妻痛切，乃號適張所，誣其夫死有自官，不能評。鄰衆具言張閉戶避讓之狀。官曰：張固無罪，但當辦其死耳。張欣然從，斷妻亦甘心。及市，糖就饗，正當二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不辭，竟潛逝。至復州界，緝舟於陸奇秀才莊門，或語陸。廬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陸，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



盧曰君今未可動君居堂後有錢一鯁覆以板非君有也錢王今始三歲君慎勿取一錢取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嬰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曰盧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乃命家童斂其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有巨鯁散錢滿焉其妻以裙運紐草貫之將及萬見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且謝違戒盧生怒曰骨肉與利孰重君自揆也掉舟去不顧陸馳歸醮而瘞焉兒女豁愈矣盧生到復州與數人閑行遇六七人成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若等所為不悛性合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再其侶訝之盧曰此輩盡劫江賊也趙元和言盧生狀

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嘗語元和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易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藉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屍能不見所論多奇異蓋神仙之流也

威道遙蘓尋妻也向得仙教獨處一室絕穀靜想一日晨起屋裂如雲但見所御衣履在室內而道遙與衆仙在雲中半晌方去

唐居士郴州人亡其名字士人咸謂已百歲上人有楊隱之者頗好道常尋訪道者因謁之乃留隱之止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下弦月子來其女遂帖於壁如片紙唐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一室明若張



煙

仙







列仙傳

四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七

宋澤藏書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裴航唐長慶中書生因下第遊于鄂渚謁故舊崔相國相  
 國贈錢二十萬遂擊歸于京因僦巨舟載於襄漢聞同  
 載有樊夫人國色也航無由覩面因侍婢裊烟而達詩  
 一章曰向為胡越猶懷想况遇天仙隔錦屏倘若玉京  
 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數日後夫人使裊烟召航相  
 識曰妾有夫在漢南將欲棄官而幽棲巖谷召某一决  
 耳深哀草樹慮不及期豈更有情留盼耶但幸與郎君  
 同舟無以諧諧為意爾夫人亦使裊烟答詩一章云一



飲瓊漿有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  
必崎嶇上玉京航覽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達詩  
之旨意及抵襄漢夫人使婢挈妝奩不辭而去航遍求  
訪滅跡世影竟無蹤兆後經藍橋驛因濕甚下道求飲  
見茅屋三四間有老嫗緝麻其下航揖嫗求漿嫗咄曰  
雲英携一甌漿來郎君欲航憶夫人詩有雲英之句正  
訝之俄葉簿之下雙手如玉捧出瓷甌航接飲之不啻  
玉液也因還甌遽揭簿見一女子光彩照人航愛慕不  
已因白嫗曰某僕馬甚乏願少憩於此幸無見阻嫗曰  
任郎君自便耳良久告嫗曰向睹小娘子豔麗驚人姿  
容耀世所以躊躇而不能去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





曰老病只有此孫女。昨有神仙與靈藥一丸。主但須玉杵臼搗之百日。方可就吞。當得後天而老若欲娶此女者。須得玉杵臼其餘金帛。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為期。必携杵臼至。幸無復許人。姬曰。如約。航至京。殊不以他事為意。唯遍訪玉杵臼。或遇舊友。若不相識。眾皆以為狂。忽遇一貨王翁曰。近得魏州卞老書云。有玉杵臼售人。今見郎君懇求如此。吾當為書道達航。即求書往。卞老曰。非二百緡不可得。航乃傾囊兼賣僕馬。方及其值。輒步驟獨携而抵藍橋。姬見大笑曰。世間有如此信士乎。遂許以為婚。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為搗藥百日。方議姻好。姬於襟帶間解藥付航。航即搗之夜則

姬收藥白于內室。每猶聞搗藥聲。航窺之。見玉兔持杵而舂雪光可鑑。百日足。姬持藥而吞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姻戚為裴郎。具幃帳。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遂巡車馬。隸人迎航。見一太第。連雲朱扉。是日內有帳。帷帷屏珠玉珍玩。莫不臻至。仙童侍女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姬。不任感荷。姬曰。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孫業當出世。不足深愧也。及引見諸姻戚。皆神仙中人。一女仙鬢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航拜訖。女仙曰。裴郎不相識耶。航曰。昔非姻好。不省拜侍。女仙曰。不意鄂渚同舟而抵襄漢乎。航愧謝。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雲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已列高真。為玉皇之女史。姬遂將航



夫妻入王峯洞中。瓊樓珠室而居之。餌以絳雪瓊英之  
 丹。體漸清虛。毛髮紺綠。神化自在。超為上仙。至太和中。  
 友人盧顥遇之於藍橋驛之西。備說得道之事。乃贈藍  
 田美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叙話未日。復附書於親舊。  
 顥稽顙請曰。兄既得道。乞一言惠教。航曰。老子云。虛其  
 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得道。未由矣。顥猶惜然。復語  
 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液。虛實可知也。凡人自有不死  
 之術。還丹之方。但予未可教。異日言之。忽不見。雲英附  
 軒轅集不知何許人。居羅浮山。人相傳數百歲。顏色不老。  
 髮長垂地。坐暗室。目光長數丈。每採藥於岩谷。則毒龍  
 猛獸隨之。若為其護。居常人家請齋者。郵百處。皆分身





而至與入飲酒則袖出一壺絕容二升賓客滿座傾之  
彌日不竭自飲百升不醉夜則垂髮盆中其酒仍漉漉  
而出飛朱符可致千里遇病者以布巾拂之應手而愈  
宣宗召入問長生可致不谷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  
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  
之道可致况長生久視乎帝問先生與張果孰愈曰臣  
不知其他但年少於果耳及退上以金盆覆白鵲令中  
使試之集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使不諭其  
意上復召令速至集總登陞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放之  
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命坐御榻前令宮人侍茶湯集貌  
古而布素宮人有笑之者元鬚髮朱唐年方二十八頃更

變為老嫗雞皮鮑背髮髮幡然因涕泣不巳上令謝之  
即復故步京師素無豔荔枝花上因語及頃刻一花  
並至各數百朵枝葉方茂如新剪者時坐有相子集曰  
臣山中亦有味更佳上曰無緣得矣集乃取御前碧玉  
甌以寶盤覆之俄頃徹盤相子幾滿上食之嘆曰美無  
比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集取筆書四十年但十字一  
起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久之辭還山命使送  
之每見其於一布囊內探錢施人比至江陵已施  
萬取之不竭未及至山忽亡其所在不日南海  
已歸羅浮矣及宴駕只十四年也十字一起當  
耳



劉元靖武昌人為道士師王道宗道宗仙去遂感悟遊名山入南嶽峻峯鑿石穴以居絕粒煉氣唐敬宗召入思政殿問長生術尋放歸武宗復召入禁受法籙賜號廣成先生還山宣宗時忽天樂浮空而去惟存杖履焉  
錢朗南昌人字內光蚤以五經登科仕唐累官至光祿卿文宗朝歸隱廬山得補腦還元之術錢鏐延至于抗禮之如師玄孫數人皆以明經為縣宰皆皓首矣而朗猶如童子一日語家人曰我適為上清所召今去矣俄氣絕顏色如生奉棺已尺解去時年一百七十餘歲  
鄭全福江西浮梁人唐文宗時入新安諸靈洞修煉後居蓮華洞遊桃花溪有老人乘鐵船全福曰願借船還老





人曰後三年復來時已百歲餘語弟子曰死必葬我浮  
梁白水鄉及舉棺輕發之唯杖履而已  
羊惜以明經尉夾江後隱括蒼止與青蓮觀道士飲于阮  
客洞忽仆地七日乃悟云初見一女自云雲英邀入洞  
中石間有物迸出口此青靈芝也惜已取食之自是惟  
飲水覺身輕日行數百里後入委羽山仙去  
侯道華萍城人或云自峨眉山來誦中條道靖觀師周悟  
仙恒如風狂人登危立險如履平地性好子史手不釋  
卷因殿宇壞登梁葺之得小金合中有丹遂吞之後上  
松樹頂與雲鶴盤旋漸凌空而去時唐宣宗大中五年  
也後復降曰王帝命我為仙其基耶矣





廖師郴州人唐懿宗召入行道術有驗後歸山韓愈為  
文送之云郴之為州當清淑之氣意必有魁奇者生其  
間廖師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游豈吾所謂魁奇而溺  
於老氏者耶後于靜福山白日昇天

劉德本鄂州人好古多能往來大江商販唐乾符中大飢  
遂散米數萬石活飢民後避黃巢亂居五老峯下一日  
有鹿裘道者來訪因把臂入深澗忽見一老人出曰可  
同到後院丹碧煥耀老人指曰此誠真洞天也以汝行  
善故許到此遂不見道者曰尔已藉名仙錄矣相別而  
去德本後遍遊名山一日彩雲環繞白日騰昇時呼劉  
仙翁云



劉瞻



劉瞻小字宜哥。唐人家貧，好道無巾。但總角其兄瞻曰：神  
仙遐遠，難求廊廟。只尺易致，瞻不聽。忽一道士至其門，  
曰：能相師乎？瞻曰：幸甚。隨入羅浮山，四十年。兄登第，拜  
相。後被謫至潮臺，泊舟。瞻冒雨來見，瞻驚喜不勝。瞻顏  
色如童，瞻已皤然衰朽。始謂瞻曰：尚可修不？瞻曰：仙凡  
殊途，今無及矣。叙闊終夕，忽失所在。瞻竟死，貶所。  
黃洞源，武陵人。唐大曆中，學道于桃源宮。瞿栢廷至武陵，  
師之，尋遇一老僧，遂辭洞源曰：歸仙洞去。洞源留之，不  
可期。十八年，再見後洞源之茅山栢廷，忽至。計之，正十  
八年。洞源曰：吾亦將踏滄海，次日果羽化。  
瞿栢廷，辰溪人。自幼聰慧，靈異，稱為瞿童。唐大順間，奉母

避寇入武陵，師事黃洞源，已而得道。又云：幼時因戲  
入井中，後自穴西華妙洞中出，依善卷祠修道，功成越  
桃川宮昇仙。時刺史溫造刻石紀其事。

閻丘方遠，宿松人。幼聰慧，學道于廬山。道士陳玄悟又得  
法錄于天台，葉藏質尤好儒學，詮太平經為十三篇。唐  
昭宗累詔不出，賜號妙有大師。景福中居餘杭，大滌洞  
吳越王錢鏐奏請賜紫，又奏請號玄同先生。重建天柱  
宮以居之。一日入齋中，作控鶴坐，怡然而逝，異香滿室。  
後有見之於仙都山者。

譚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敏，文史涉目無  
遺，洙訓以進士業，峭獨好黃老諸子仙傳，靡不精究。



日告父母出遊終南山父母以其堅心向道亦不以世  
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峭師高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  
養氣之術常醉遊夏則服烏裘冬則衣綠布衫或則風  
雪中人謂已斃視之氣休休然頗似風狂每行吟曰線  
作長江扇作天鞞鞋拋在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  
在譚生拄杖前後居南嶽煉丹丹成服之入水不濡入  
火不灼多能隱化後入青城山仙去峭嘗作化書南唐  
宋齊丘竊其名為已作行于世

何令通南唐時為國師言牛頭山不利謫居休寧後至芙  
蓉峯一坐四十年豁然大悟更名慕真宋天禧中一日  
正席趺坐忽心火自灼頃刻而化

馬大仙唐末處州馬氏女既嫁家貧養姑尤謹遇異人授  
以仙術往來備織去家百里有美食即以箬笠浮還家  
薦於姑頃刻就回人呼為大仙有廟在青田縣

何九仙世傳兄弟九人居于山修道又居湖側煉丹丹成  
各乘鯉仙去後因名其縣曰仙游山曰九仙湖曰九鯉  
甘大將名仙五代象州人天性通明家富有有以箬笠告  
者必皆滿其所欲有以禍福問者無不奇驗一日聚鄰  
里告曰吾已厭世矣因諭眾人脩身事親大節語畢即  
瞑目而逝鄉人因建廟設像祈之從欲如生

赤肚子自言晚唐時人年已六百餘歲我

大明嘉靖年間猶隱於北京西山中



汪台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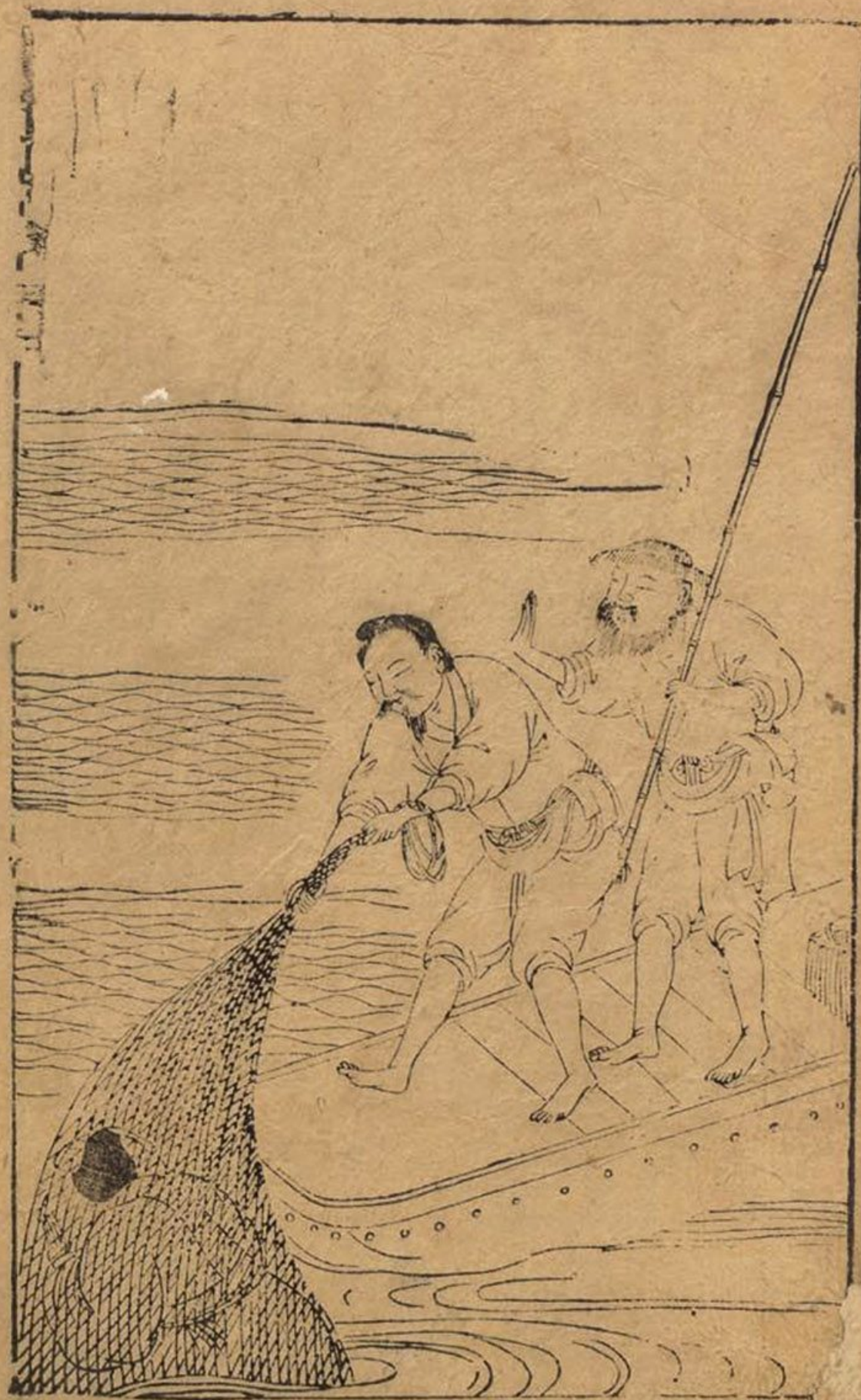
汪台符徽州人生而靈異逆知吉凶能文章博今古性獨嗜酒徐知誥鎮金陵台符詣陳氏間利病知誥甚尊重之宋齊丘疾其高明使親信誘台符飲符即知故浮白痛飲卧地因推沉石頭蚶蜆下後人每於黃山白嶽見之齊丘聞覓其乃惟衣冠存耳

麻衣仙姑汾州人姓任隱于石室山家人求之不得適有犬見之遂跳入石壁中有聲殷殷如雷壁即合足蹟尚存

爾朱洞字通微其先出於元魏爾朱族少遇異人傳還元抱之道因自號歸元子初隱蓬山後賣藥蜀漢間行動如飛好飲猪血酒吟哦詩逆旅主人每夕怪其屋有



聲因窺之見其身自繯而升觸棟而止或於枯骸中得  
物如雀卵持以問洞洞曰繇服神丹而不能修煉故純  
陰剥消無陽與俱獨就丹田成此耳若女子吞之當生  
異兒唐末王建圍成都洞亦在城中城久不下建約城  
陷日誅夷無唯類主人翁甚懼洞曰無憂也乃施席作  
法籠攝建與三軍皆見神人乘黑雲叱建曰敢有禍  
民者禍即及汝建等怖伏曰不敢後建入成都戒兵勿  
殺民不改肆洞賣丹藥每一粒要錢十二萬時有某太  
守欲買之曰太守金多非一百二十萬不可太守以為  
移言惑眾命納之竹籠沉於江中至涪陵上流一漁人  
乘舟而漁舉網怪其重出之乃洞也漁曰此必異人入





定乎。扣銅缶寤之。少頃洞開。自問漁人曰。此去銅梁幾  
何有三都乎。漁人曰。我白石江人。此去銅梁四百里。自  
是而東。即豐都縣。平都山。仙都觀也。洞曰。吾師謂吾遇  
三都白石浮水。乃仙去。殆此地耶。先是洞每至江濱。輒  
投白石。驗其浮沉。人不解也。洞既登岸。語二漁人曰。視  
子類有道者。亦有所傳乎。二漁曰。我昔從海上仙人得  
三一之音。煉陽修陰。亦有年矣。洞於是索酒與劇飲。取  
丹分餌之。至荔枝園中。三人昇雲而去。二漁人附。

陳搏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真源人。初生不能言。至四五  
歲。戲渦水。水濱有青衣媪。引置懷中。乳之。即能言。敏悟  
過人。及長。經史一覽無遺。十五誦禮書數。以至方藥之





書莫不通究親喪先生曰向所學但足以記姓名而已  
吾將遊泰山與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  
與世脂韋汨沒出入生死輪迴間哉乃盡散家業惟携  
一石鐫而去梁唐士大夫挹其清風得識其面如覩景  
星慶雲然先生皆莫與交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為手詔  
召之先生至長揖不拜明宗待之愈謹以宮女三人賜  
先生先生賦一詩謝之曰雪為肌體玉為腮多謝君王  
送得來處士不與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以詩及書  
奏付宮使遞去隱武當山九室巖服氣辟穀凡二十餘  
年復移居華山時年已七十餘矣常閉門卧絮月不起  
周世宗顯德中有樵於山麓見遺骸生塵進而視之乃

先生也良久起曰醜奚為擾我後世宗召見賜號曰  
雲先生一日乘驢遊華陰聞宋太祖登極拍掌大笑曰  
天下自此定矣太祖召不至再召辭曰九重仙詔休教  
丹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太宗初年始赴召  
惟求一靜室乃賜居於建隆觀扃戶熟寐月餘方起辭  
去賜號希夷先生端拱元年一日語門人曰吾來歲中  
元後當遊峨嵋明年遣門人益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先  
生往造之曰吾其歸於此乎先生初欲示化使盡夜燃  
燭至期以左手支頤而終逮七日容色不變肢體尚溫  
有五色雲封谷口彌月不散年一日一十八歲先生大  
精易學鑒人察物辨別聖凡初兵紛時太祖之母挑太



祖太宋於盤以避亂先生過之即吟曰莫道當今無天子却將天子上擔挑又遇太祖太宗與趙普遊長安市先生因同入酒肆普坐太祖太宗之右先生曰汝紫微垣一小星爾輒處上次可乎周世宗宋太祖同行先生則云城外有二天子氣種放初從先生先生曰汝當逢明主名馳海內但名者美器造物所忌惜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可戒也放晚年竟喪清節皆如其言陳堯咨既登第過謁先生坐中有道人望髻目堯咨連曰南菴南菴語已徑去陳異之問曰向來何人先生曰鍾離子也陳爲惘然欲追之先生笑曰已在數千里外矣陳曰南菴何謂也先生曰他日自知後陳轉

潛閨中過墟里間聞田婦呼其子曰汝去南菴從汝父歸陳驚問南菴所在往視則廢伽藍也有碣云某年月日南菴主人滅祠其真身於此乃即堯咨生辰也又能逆知人意芥中有太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得之而不敢言先生即曰子欲吾瓢爾呼侍者取與之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嘗宿觀下中夜先生呼令速歸且與之俱往一二里許有人號呼報其母卒先生因遺以藥使急去可救既至灌其藥遂甦華陰令王睦謂先生曰先生居溪炭寢止何室出使何人守之也先生且笑且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榭不將開來時自有白雲封一日有一客過訪先生適在



見傍有一異人聽其息聲以黑筆記之滿紙糊塗  
 客怪而問之其人曰此先生華胥調混沌譜也先  
 過毛女毛女贈之詩詩云藥苗不滿筭又更上危巔  
 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烟太宗聞先生善相入遺詔南衙  
 見真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廝役皆將相也何以見王  
 於是建儲之議遂定先生為种放上上世葬地於豹林  
 谷下未為定穴既葬先生言地固佳但安穴稍後世世  
 止出名將种放不娶無子嗣其姪世衡世為將帥有  
 先生以易數授穆伯長穆授李挺之李授邵康節以象  
 學授种放放授廬江許堅堅授范諤至今糟粕猶存也  
 針玄英燕地廣陵人號海蟾子初名操後得道改稱焉明





經事燕主劉守光為相雅喜性命之說欽崇黃老之教  
一日忽有道人自稱正陽子來謁海蟾邀坐堂上待以  
賓禮道人為演清靜無為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竟乃  
索雞卵十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於錢  
若浮圖之狀海蟾驚異之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祿之  
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殆甚於此復盡以其錢劈破擲之  
遂碎去海蟾繇此大悟是夜命家人設宴棄擲金玉明  
早解印辭朝易服從道遁迹終南山下後又入代州鳳  
凰山于壽寧觀書龜鶴齊壽四字西蜀至代數千里皆  
同日時而書以示分形散景神變無方之妙丹成尸解  
有白氣自頂門出化為鶴飛冲天元至元六年贈明悟

弘道真君

譚紫霄泉州人閩王景封為正一先生閩亡寓廬山棲隱  
洞徒百餘廣有道術黜星宿禹步魁罡禁咒鬼神禳祈  
災福知人壽夭南唐主召至建康賜之道號階以金紫  
皆不受金陵既下無疾而卒人知其尸解莫知其壽筭  
歸葬日有祥雲白鶴盤遶送之

景知常鄧州人少從趙瓊襖學道顏如渥丹宋太宗召至  
俄辭去嘗遇呂真人時或語唐昭宗以來事殆數百歲  
或祁寒浴溪或太暑曝日有書生病備噓酒飲之却能  
行所居夜神光滿室卒舉其棺甚輕開視惟衣食有異  
香焉



蘇澄隱真定人為道士住龍興觀年八十餘貌不衰老五代唐晉之君相繼聘召皆辭疾不至宋太祖征太原還駐鎮陽召見因求其養生之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煉氣耳帝王養生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昔皇帝唐堯享國末年得此道也上大悅後百歲尸解

劉女汀州劉安上女育於宋雍熙初九齡與羽人談道得度及笄許妻何氏劉母送之忽有一白鸞身空而墮劉女乘之而去陳軒詩曰白鸞乘去人何在青鳥飛來信已遙若使何郎有仙骨也須同引鳳凰簾





劉希岳漳州人宋端拱中為道士居西都老子觀遇某人  
得道號朗然子嘗自言辛勤未踰十年人驚不老歲月  
俄經一紀自覺如新又詩有云夾脊雙關至頂門修行  
徑路此為根一日沐浴更衣陳席而卧須臾飛出一金  
蟬遂失其所

馬湘字自然其先鹽官人世為小吏自然獨好經史工文  
學嘗與道侶徧游方外至湖州醉墮霅溪經日而出衣  
不沾濕言為項羽相召飲時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  
指溪水令逆流指柳樹令隨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  
一切小術無所不為人或存疾告者自然無藥但以竹  
拄杖打患處或以杖指之口吹杖頭作雷鳴使愈有以

財帛謝者固讓不取強與之輒散與貧人所游行之處  
宮觀巖洞多題詩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詩曰太山初分  
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夫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  
自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徼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  
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省兄兄適出謂嫂曰特  
歸與兄分此宅我惟愛東園耳嫂與食不食但飲酒待  
兄三日不歸遽率明日兄歸嫂告以故兄感慟曰弟學  
道多年是歸託化以絕望耳乃棺斂棺中忽然有聲遂  
窆之東園時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梓潼縣道士馬  
自然白日上昇詔杭州發其棺只一竹杖而已  
張九哥宋慶曆中居京師雖凍雪亦單衣燕王奇之嘗召



興飲後見王曰將遠遊故來別有小技欲以悅王乃取  
羅重叠剪為蝶狀隨剪飛去遮蔽天日少頃呼之皆來  
復為羅王曰吾壽幾何曰與開寶寺浮圖齊後浮圖災  
王亦薨

甘始太原人善行氣不飲食間服天門冬行房中之事依  
容成玄素之法更演益之成一卷後入王屋山仙去  
王鼎襄陽人初寄籍醫士以養妻子後遇鍾離先生遂得  
仙術自號王風子人罕見其飲食也一日行江干人見  
其水中有二影怪問其故曰若欲更見之乎即現十影  
衆皆驚異宋真宗召至禁中長揖不拜後辭去莫知所  
之所著有修真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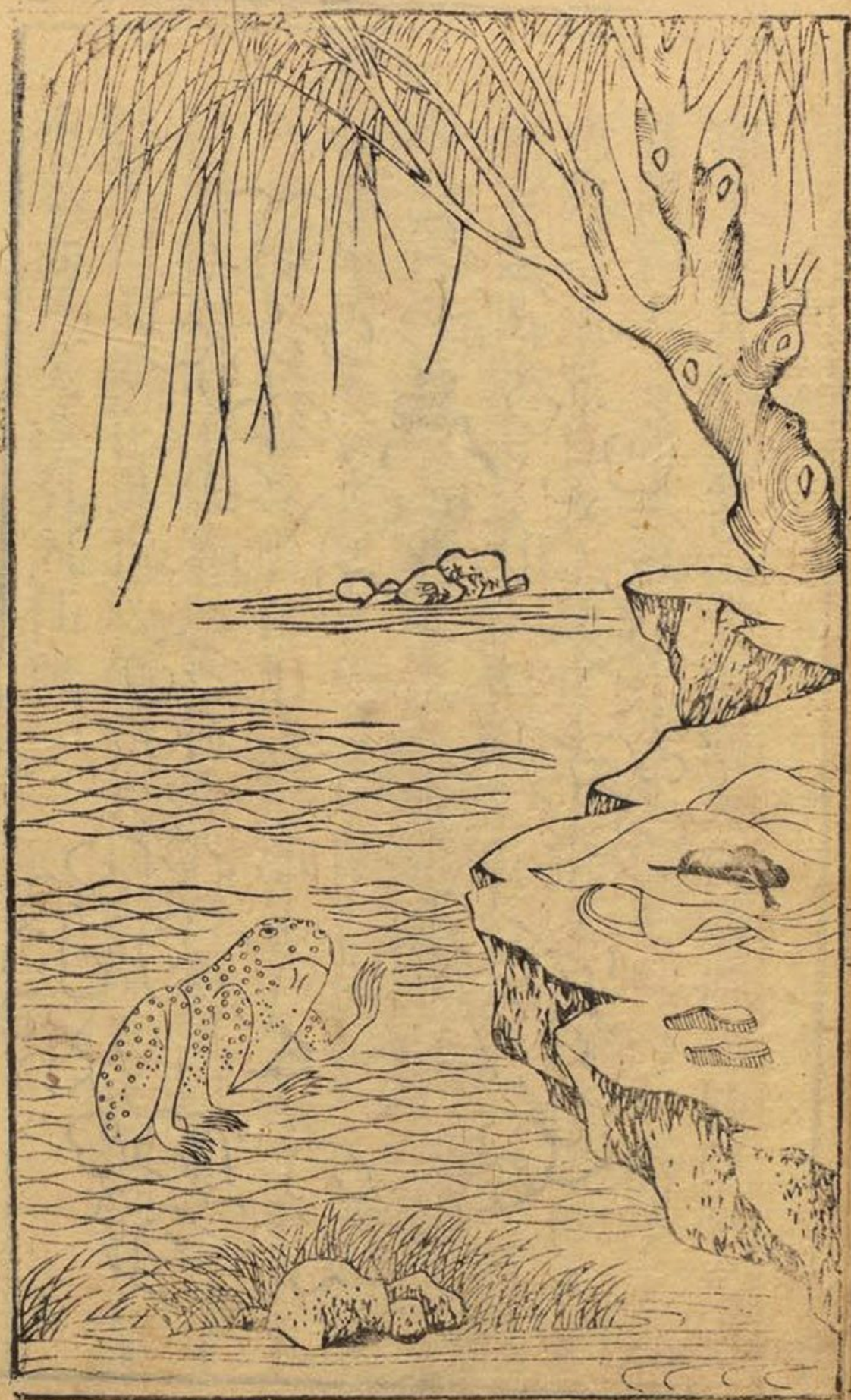
賀蘭號棲真自言百歲善服氣往往不食或時縱酒能啖  
肉至數斤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登仙觀宋真宗  
召問曰人言先生能點化黃金信乎對曰臣願陛下以  
堯舜之道點化天下碩方士小術不足為陛下道真宗  
奇其言賜號宗玄大師齎以紫服白金仍蠲觀之田賦  
未幾求還舊居卒時大雪三日頂猶熱

曹國舅宋曹太后之弟也因其弟每不法殺人後罔逃國  
憲舅深以為耻遂隱跡山巖精思慕道得遇鍾離純陽  
純陽問曰聞子修養所養何物對曰養道曰道安在舅  
指天曰天安在舅指心鍾離笑曰心即天天即道却識  
本來面目矣遂引入仙班





侯先生不知何許人宋大中間貨藥京師年四十餘無髮  
眉而癯贅隱隱遍肌體嘗醉遇夜即與乞丐同處有馬  
元者夏月隨之出閭闔門侯浴池中元因就視乃一大  
蝦蟆元遽退引侯浴出着衣元前揖之侯笑曰子適見  
我乎乃召元飲酒肆中藥一粒曰服之壽百歲自此  
不復見有自蜀中來者見其貨藥于市  
曾志靜廬陵人自少不御酒肉端毅寡言去為道士益玄  
默遇異人授以道術自是杜門辟穀十餘年異人來視  
之曰未也去又數年復至曰可也宋至和三年春忽語  
其徒曰吾九月為衡山之游至期正坐而化既葬有自  
衡山來者持致志靜書勉其徒學道云





陳易興化縣人。好學工詩。王安石邀至相府。易一見不辭而歸。嘗不葷不娶。野服葛巾。日一飯。或經旬不食。居蔡溪之左巖中。五十年。猶一日。宣和中。踟蹰而逝。

陳太初。眉山人。初與蘇東坡學道於張易簡。後東坡謫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來云。太初已得道。又數年見東坡于惠州云。太初已尸解仙去矣。

張栢端。天台人。少好學。晚傳混元之道。而未備。孜孜訪問。遍歷四方。宋神宗熙寧二年。遊蜀。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訣。乃改名用成。字平叔。號紫陽。嘗有一僧修戒定慧。自以為得最上乘禪。入定出神。數百里間。頃刻即到。與紫陽雅志契合。一日紫陽曰。禪師今日能





與遠遊乎。僧曰可。紫陽曰將何之。僧曰願同往揚州觀  
瓊花。紫陽於是與僧處一靜室。相對瞑目。跌坐。出神。紫  
陽至時。僧已先至。遶花三匝。紫陽曰可。折一花為記。僧  
與紫陽各折一花。歸少頃。紫陽與禪師欠伸。而覺紫陽  
曰。禪師瓊花何在。禪師袖手。皆空。紫陽乃拈出瓊花。與  
僧把翫。弟子因問紫陽曰。禪師與吾師同一神遊。何以  
有有無之異。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是故聚則  
成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真神見形。謂之陽神。彼之所  
修。欲速見功。不復修命。直修性宗。故所至之地。人見無  
復形影。謂之陰神。陰神不能動物也。英宗治平中。隨龍  
圖陸公寓桂林。後轉徙秦隴。久之。訪扶風馬默。處厚。於  
河東。乃以所著悟真篇授處厚。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  
願公流布此書。當有因書而會意者。元豐五年夏。跌坐  
而化。住世九十九歲。弟子用火燒化。得舍利千百大者。  
如茱實。色皆紺碧。識者謂曰。此道書所謂舍利耀金姿  
也。後七年。劉奉真遇紫陽於玉屋山。留詩一張而去。紫  
陽嘗自謂已與黃勉仲。維揚于先生。二人皆紫微星號。  
九皇真人。因誤校勘劫運之籍。遂謫人間。今垣中光耀  
可見者。只六星已。

劉斗子。名奉真。或名劉斗子。建康人。張紫陽弟子。初修煉  
白龍洞中。後白日昇天。

石泰。常州人。字得之。號杏林。又號翠玄子。遇張紫陽。得金



丹之道初紫陽得道於劉海蟾海蟾曰異日有為汝脫  
 韁解鎖者當以此道授之餘不可輕傳也後紫陽三傳  
 非人三遭禍患誓不敢長傳乃作悟真篇行于世曰使  
 宿有仙風道骨之人讀之自悟復懼鳳州太守怒誣以  
 事坐黥竄經由邠境酒肆中遇杏林告以故杏林曰邠  
 太守秦故人也乃為之先容一見獲免紫陽感之曰此  
 恩不報非人哉盡以丹法傳於杏林杏林道成亦作還  
 元篇行于世壽一百三十七於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  
 中秋日尸解後二年易介復見杏林於羅浮山  
 趙吉瑞州高安人任而落魄兩目皆翳自言生一百二十  
 七年矣宋元豐中蘇轍謫高安吉往見之曰吾知君好



列山全傳卷之七

十五



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癯教  
輒呪水以漑百體經旬諸疾皆愈吉後尸解於興國軍  
徐問真東萊濰州人有道術與歐陽脩善一日求去甚力  
脩留之不可曰我友罪我與公卿游脩使童子送之果  
有鉄冠丈夫長八尺餘俟于道以瓢覆酒于掌中少飲  
童子因遣回遂不見童子後亦發狂莫知所之嘗教脩  
引氣愈足疾蘇軾試之亦驗

黃希且昭武長樂里人號支離子居九龍觀條然有出塵  
之志宋熙寧五年作五福宮成希且以戒行清潔召至  
京師後二年化形於太一宮後復見下蜀寄友人詩曰  
昔游西太一今日返成都若問去來事雲藏月影孤

徐熙春邵武人宋熙寧初夢一鉄冠道人儀容脩偉既寤  
至城南五峯院後遇道人如所夢者自云姓蔡住武夷  
遺以五華草食之甘美自此不復粒食惟飲清泉約以  
某日會武夷至期而往蔡已先至徐以水深不能渡止  
於金身院修煉頃尸解

申屠有涯宋人居宜興嘗携一瓷餅一日與衆渡舟中出  
瓶中酒飲大吐衆惡逐之乃挈餅登岸倚杖吟曰仲尼  
非不賢為世所不容蚩蚩同舟子不識人中龍吟畢躍  
身入餅中衆駭舉餅碎之寂無所見

朱有涇州人少穰成五符宋元豐初瀘賊犯塞詔起秦卒  
征之軍次資中郡有醮壇山李阿試仙臺有往來臺上



俄二鳥飛鳴爭食墜地若松肪者有取食之即腹脹且渴求池飲水遇一道士指松曰食此葉可療也忽不見有如其言渴遂止自覺心爽神清有初不知書不飲酒至是高吟劇飲脫五符而仙去

陳仁嬌南海陳玘女也嘗夢為逍遙遊及寤每專思舊游不釋忽八月望丙夜有仙女數百從空招之仁嬌超然隨衆往朝于帝遂命掌蓬萊紫虛洞宋元祐中降于廣州進士黃洞家者再

邵琥宋湘陰縣人少與兄玘弟珪同游太學遇至人後歸都嶠山結庵修煉元符初蘇軾自嶺表歸訪琥留庵旬餘後琥又於西蜀峨眉山結庵無何遁去但留詩壁間





云徃往來來三十年更無踪跡在西川功成行滿昇天  
去回首山頭月正圓。

雷隱翁名本少磊落不群既長業進士再試即棄去默坐  
終日或謂其癡隱翁笑曰終不以吾癡易汝黠一日以  
術授其子因出遊不返宋元祐間有朝士遊羅浮山見  
其坐于松下自道姓名云雷隱翁。

林靈素字通叟永嘉人母夜歸室見紅雲覆身因有孕懷  
二十四月一夕夢神人綠袍玉帶眼出日光執筆告曰  
來日借此居也次日靈素誕金光滿室五歲不語忽有  
道士不告而入見靈素曰父別特來相謁相顧撫掌大  
笑自此能言七歲能作詩凡記萬言蘇東坡以曆日





與讀一覽能誦東坡驚曰子聰明過我富貴可立待靈  
素笑而答曰生封侯死立廟不離下鬼非予志也年三  
十遊西洛遇道士姓趙授以神霄天壇王書書中有神  
仙變化法并興雲致雨符呪驅遣百鬼役使萬靈等法  
自後無施不靈次年岳陽酒肆復遇趙道士云吾漢天  
師弟子趙昇也向授王書宜謹行之行當為神霄教主  
兼雷霆大判官以輔東華帝君也崇寧五年八月十五  
夜徽宗夢遊神霄府赴王帝召騰空而上遙見天門一  
人星冠法服執手引帝入門上有朱牒字曰神霄王闕  
之門次過一小院曰玉樞院一朱衣吏迎帝入曰此帝  
君舊居也及朝見王帝傳旨云宜任忠賢去奸邪保社

稷帝自天門而下百餘步見一道人青衣青巾跨青牛  
而上導從甚肅至帝前呼萬歲言訖駕青牛而上天門  
帝夢覺記之天觀二年詔求天下有道之士茅山宗師  
以靈素薦人見帝曰卿有何法術靈素云臣上知天上  
中識人間下知地府先年中秋上朝王帝臣曾瞻見天  
顏帝曰朕方省之向乘青牛何在曰寄養外國不又當  
進上也帝甚奇之不時宣召入內刪定道史經錄靈壇  
等事帝以師事之特建神霄宮宮成帝引百官遊行吟  
曰宣德五門來萬國蔡京等沉思無答靈素輒應曰神  
霄一府惣諸天帝大喜帝欲修雷書金經全足收入道  
藏未訪不得靈素靜夜飛神奏告上帝乞賜觀雷書并



霆司等印。上帝遣王女以二印授之。併雷書五卷。靈素遂錄雷書進上。至是始全。政和七年。高麗國果進青牛。帝大喜。即以賜靈素。重和元年。華山因開三清殿。基石匣中。有雷文法書一冊。金地繭紙。進至御前。與靈素所錄雷書一字不差。帝於禁中封自書青詞密奏。次日問靈素曰。昨朕所奏青詞。達否。對曰。未達。緣誤寫一字。靈官未敢以聞。乃讀帝青詞。朗朗。帝撫靈素背曰。先生真神仙也。因賜號金門羽客。一日靈素侍膳。帝嘆曰。日思皇后英魂。先生可能致一見不。靈素曰。諾。至夜設醮。飛符召之。奏云。皇后見在王華宮。與王母宴集。頃刻即當至矣。俄異香襲人。天花亂墜。仙樂滿空。皇后駕青鸞而

至。謂帝曰。臣妾昔為仙官主者。因神霄相會。思凡謫下人間。今還復居舊職。願陛下防丙午之亂。任忠去奸。誅童蔡以謝天下。其禍可免。帝問卿昔在仙班。是何職位。后曰。即紫虛元君陰神。陛下即東華帝君也。帝曰。禁中諸人有自天降者不。后曰。明節乃紫虛玄靈夫人。王皇。后乃獻花菩薩。太子乃龜山羅漢尊者。蔡京乃比都六洞魔王。大頭鬼童貫是飛天大鬼母。林先生是神霄教主。兼雷霆大判官。徐知常是東海巨蟾精。帝又問國祚如何。默默不答。漸隱身而去。靈素嘗侍宴太清樓下。見元祐黨碑。即稽首。上恠問之。對曰。碑上皆天上星宿。臣敢不稽首。因為詩曰。蘓黃不作文。章伯童蔡翻為社稷。



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如黨是何人帝他日又謂靈素曰安得見真武聖像靈素曰容臣同虛靜天師奉請焚符畢黑雲蔽日大雷霹靂火光中現出龜蛇須臾降一巨足塞於殿前帝拜云願聖祖見身俾得瞻仰遂現身長丈餘端嚴妙相皂袍金甲王帶脫劍披髮跣足頂有圓光立一時久帝自為寫真與昔太宗皇帝時寫者無異帝愈敬之又請見王母靈素但燒一小符王母即領諸王女乘雲而降帝捻香再拜王母曰東華帝君父不見矣帝請訓教王母乃授以神丹補益之法臨去曰察姦臣遷都長安法太祖太宗行事不然後悔無及矣靈素居一室外常封鎖雖駕到亦不引入蔡京譖于帝

曰室中有黃羅帳銷金龍牀椅卓皆朱故不欲帝見耳願陛下親往觀之帝即幸神霄宮與京徑入其室但見粉壁明窓椅卓二隻他無一物京惶恐請罪靈素請問帝語其故靈素笑指壁上見一金樓王殿龍床黃羅帳如錢大帝亦笑曰先生游戲自佳也後太子奏林靈素興妖術陛下如不信乞宣諸法師破其邪法正罪誅之時有十二人俱善法術帝命十二人會於凝神殿闢法宣太子諸王暨群臣觀之靈素嚥水一口化成五色雲雲中有金龍獅子仙鶴鳴躍殿前十二人奏曰皆紙獅龍鶴耳臣等誦大神咒當令返形衆念咒龍鶴愈加多帝曰負矣更有何術十二人奏能咒水使沸靈素取氣



一口吹盂中水即成冰。靈素乃云：乞聚炭為火洞。臣先入。令十二人隨之。靈素入火洞。火不着衣。諸人伏地哀告乞赦。帝怒發。開封府刺面配遣。靈素見朝政日非。密上疏云：蔡京鬼之首。任之以重權。童貫國之賊。付之以兵柄。彗星示變。陛下不能修德以禳之。太乙離宮。陛下不能遷善以避之。若云數不可逃。然古昔却有過期之曆。臣今暫辭龍顏。願陛下自愛。帝降詔不允。靈素呼諸弟子。將前後給賜之物。約可三百擔。編號封鎖室中。竟私出國門而去。帝乃賜觀温州。一日謂弟子張如晦曰：塵世不可必戀。况大禍將及。吾將去矣。他日神霄再會。言訖端坐而化。先自指墳於郭外。遺命曰：可於正穴中。

更深五尺。見龜蛇即下。棺見五色氣出。不可蓋土。宜急走百步。弟子依其言。下棺後忽山崩石裂。不知所在。大子即位。遣人伐靈素塚。三日不知去處。見亂石縱橫。黑風雷雨。火光繞地。對面不能相覩。使臣還奏。淵聖始悔異之。勅封通真達靈真人。立祠天慶觀。至今有焉。趙鼎嘗作記。口先生青趺淵深。非博學士夫莫能曉識。僕未任時。先生曾許僕當中興。作相若遇春頭木會之賊。可以致仕。不然則相遇於潮陽古驛中。初不以為然。後作相時。因奏事果遭秦檜之害。被罪海島。道經潮陽驛中。方抵驛庭。見一少年繡衣朱鞋。徑入驛中視之。即先生也。笑問曰：前言繆乎。始知先生是真仙也。





李臯涕宋紹聖初劉延仲寓秀州嘗有道人過門或從求藥則以臯涕和垢膩為丸與之病立效因目為李臯涕延仲延之坐曰今日適無酒為禮道人笑曰床頭珍珠泉一尊何不出以待客劉大慚呼童取尊道人曰不必取但將空尊來尊至索紙覆之少焉香溢於外成美酒矣坐者皆醉明日劉有他客出所謂珍珠泉者而尊中無涓滴矣一日詣劉別云後二十年某月某日當於真州相見至期劉卒於真州

吹角老兵高州人忘其姓名宋紹聖初一日題詩樵樓上曰畫角吹來歲月深誰樓無古亦無今不如歸我龍山去松竹青青何處尋遂遁形莫知所終



張俞字叔才明縣人為道士自稱白雲片鶴宋紹聖初游  
汴見趙鼎大呼曰中興名相人驚異之他日又遇禹曰  
吉陽相逢後禹紹興五年為相晚竄吉陽忽與白雲相  
遇白雲曰憶曠昔之言乎公將歸矣未幾禹果卒

莎衣道人淮陽軍朐山人姓河祖執禮仕至朝議大夫道  
人避亂渡江嘗舉進士不第紹聖末來平江身衣白襴  
久之衣敝緝之以莎嘗臨池照影朗然大悟人問休咎  
罔不奇中會有瘵者求治持一草與之即愈求而不得  
者病遂不起孝宗連召不至賜號通神先生賜衣數襲  
皆不受後莫知所之



莎衣道人



王文卿撫州臨川人。解呼雷致雨。役使鬼神之術。宋政和初。召見。時將有事明堂。雨不止。上命禱晴。天即開霽。禮成。復雨。賜號冲虛通妙先生。凝神殿侍宸時。揚州大旱。詔求雨。侍宸為仗劍嚙水。曰。借黃河水三尺。後數日。揚州奏得雨。水皆黃濁。後歸紹興。一日謂其徒曰。西北有黑雲起。當速報我。移時果然。即入室解化。乾道初。人有見之於成都者。

陶道人。黎州卒也。宋政和間入獅子山採薪。遇異人得道。與王畫龍同時。王每畫龍必有所缺。不然則隨雷雨變化。陶每見于帳。以杖擊之。曰。此龍妖也。後似不知所往。  
王畫龍附

李思廣。吉水人。自幼志操特異。放情山水。間得錢。即易酒。或獨飲于市。年七十餘。容貌愈少。宋政和四年。游螺川。常住習溪橋酒家。酒姬以其異來。則飲之。不問其值。一日謝別。老姬晨起視。已死矣。報所親殯葬之。月餘。有客見思廣于千里之外。衣冠如故。乃開棺。不見其尸。

羅晏。閬州人。兒時牧山下。見二道人。奕晏釋牧。觀之。道人出囊中餅與食。食已歸家。覺腹中如燎。因發狂。累日。自是惟飲水。稍稍預言禍福。無不神驗。宋宣和中。賜靜慈妙應處士。張浚延至軍中。晏曰。相公勿恐。明日虜退。果然。加號太和冲夷先生。年一百七十八。始逝。

張虛白。鄧州南陽人。通太乙六壬術。留心丹竈。遇真人得



秘訣。宋徽宗聞其名。召管太乙宮。恩賚無虛日。宮太虛  
大夫金門羽客。出入禁中。終日論道。無一言及時政。曰  
朝廷事有宰相。非予所知也。金人尤重之。呼為神仙。一  
日曰。某年月日。吾當化去。至期果然。

魏二翁。濮州雷澤人。遇異人得道。手持蒲筴。時時語人禍  
福。里閭重之。每製纊奉以禦寒。倫兒夜至。欲竊之。二翁  
輒呼其名曰。爾欲我纊乎。盜驚謝而去。宋徽宗聞其名。  
遣使召之。至其廬。但聞鼻息。齶如雷。不見形影。惟得  
頌一章以歸。宣和初。尸解仙去。

羅昇。宋宜春人。少貧。以屠狗為業。晚乃貨樂市中。遇異人。  
授以方術。年幾百。忽一日辭親故。奄然而逝。時政和二





年也。後有客見其在海陽市，負藥有書寄鄉人，驗其山  
廼其解去之明日也。

劉益，藍田人，隱直庵廬六十年，肌膚如玉，雨泥徒步，騎不  
能及。徽宗雖禮之甚厚，然非所樂也。力求還山，宣和未  
常曰：山川草木，何腥羶之甚耶？遂尸解去。已而戎難果  
作矣。

武元照，紹興蕭山人。方在女孩，母或茹葷，輒終日不乳，及  
菜食，乃乳。母異之，後長，議適人，女不樂，忽夢神人告曰：  
汝本玉女，坐累暫謫塵世，今可絕食，及覺，欲不食，母強  
食之，又夢神怒曰：違吾戒也。乃剖腹滌之，因授靈寶法。  
自是能以符水療人疾，一日詣數十家，聚話諸人，往其

家訪之，云已死矣。詣數十家之日，即尸解之日。

孫賣魚，不知其名，嘗賣魚楚州市者，中遇一道士，謂曰：汝  
魚餒矣，能飲，我可使魚活。遂飲以斗酒，因與談論而去。  
魚果活，自是言人禍福，輒應。宋宣和中，召至京師，賜號  
塵隱處士，復還楚州。靖康初，忽於亳州太清宮號跳大  
哭，人莫之喻，有記其時日者，乃汴京陷之日也。

梅志仙，檀州人，戒行嚴峻，修道黑山二十餘年，遂能出神  
分身，遠遊郡國，人莫能測。有無根柏一株，使其徒栽之，  
立見茂盛，卧於石，晷浹辰不食。虎馴遶其側，年九十餘。

尸解

范子珉，處州道士，嗜酒落魄，談人意外事，多奇中。善畫牛。



忽訪郡守錢等曰負公畫田軸故來相償畫成儼然就  
逝將歛得片紙於席間書曰庚申日天帝召范子珉即  
其解日也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八

吳郡

王世貞編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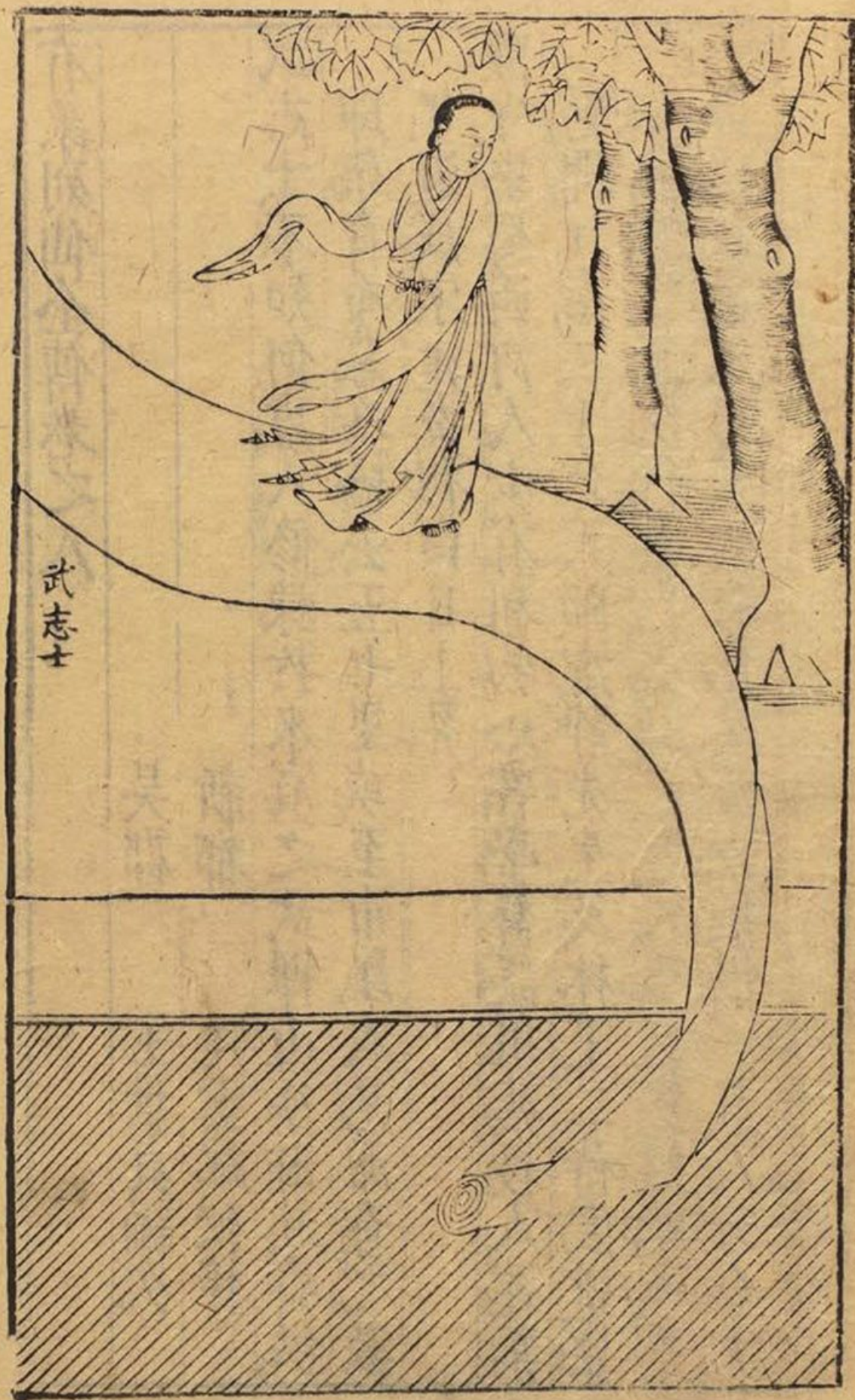
武志士不知何處人修煉於來賓之武禪山每出赴齋供  
即架青布幕為橋去五七里或至市廛人見而奇之數  
年道成宋建炎初白日上昇

薩守堅蜀西河人少有利物心嘗學醫誤用藥殺人遂棄  
醫聞江南三十代天師虛靜先生及林王二侍宸道法  
步往師之至陝行囊已盡見三道人來問堅何所往堅  
告以故道人曰天師羽化矣薩方悵恨一道人云今天  
師道法亦高吾與之有舊當為作字可往訪之遂授以





陸守堅



武志士



咒棗之術曰咒一棗可取七文。一日但咒十棗得七十  
文則有一日資矣。一道人云吾亦有一法相授與之機  
扇一把曰有病者扇之即愈。一道人云吾亦有一法相  
授乃雷法也。及達信州見天師投書聞舉家慟哭云虛  
靜天師手筆吾與林侍宸王侍宸遇薩某各以一法授  
之矣。可授以未盡之文。薩由是道法大顯嘗經潭州居  
人間神言曰提刑來日至。次日伺之。但見真人携筥笠  
至。身懸提點刑獄之牌。馬繼至。相陰寓城隍廟數日。太  
守夢城隍告之曰薩先生寓此。今我起處不安。幸為我  
善遺之。太守至廟逐薩使去。薩恨之。行數十里遇人昇  
豕往廟酬愿。薩以少許香附之。曰酬愿畢願為置爐中。

焚之其人如約。忽迅雷火焚其廟。越三年薩至。無操  
舟者。舉篙自刺。置三文錢於舟中。以償舟金。因擲水洗  
手。見一神。鐵冠紅袍。手執王斧。立於水中央。薩呼之曰汝  
何物。速見形。答曰我王善。即湘陰城隍也。向君無故焚  
我廟。我無依。因訴之上帝。帝賜王斧。令我相隨。遇真官  
有犯天律。便宜行罰。今實真官已三年。並無犯律事。且  
置錢舟中。以此徵暗。且不欺。無可報君之時矣。今願為  
部將。奉行法旨。薩曰更隨三年。亦只如是。乃詞奏王帝。  
擢為部將。每有行持。報應若響。後遊閩中。一日諸將現  
形。環侍云天詔召君。天樞領位真人。起身立化。  
馮觀國邵武人。游方之外。遇異人。得內丹法。自稱無町畦。



道人寓宜春言人吉凶盡應或有謂其醉狂者觀國以  
詩謝曰踏遍紅塵四百州幾多風月是良儔朝來應笑  
酡顏叟道不相侔風馬牛紹興中端坐而逝郡守李觀  
民塑仙像于治平觀

王嘉號重陽子咸陽人母感異夢而妊二十有四月始生  
身脩長貌雄偉弱冠業進士善屬文才思敏捷偽齊劉  
豫敗元阜昌初大飢人相食嘉家富厚為鄰里劫取家  
財一空有司率兵捕得嘉曰吾不忍實之死地有司賢  
之一日遇呂純陽於醴泉授以修仙口訣并秘語五篇  
且曰速去東海投譚提馬已而亡失所在嘉乃捐妻子  
送次女於姻家竟委家去嘉性不檢束人呼為王害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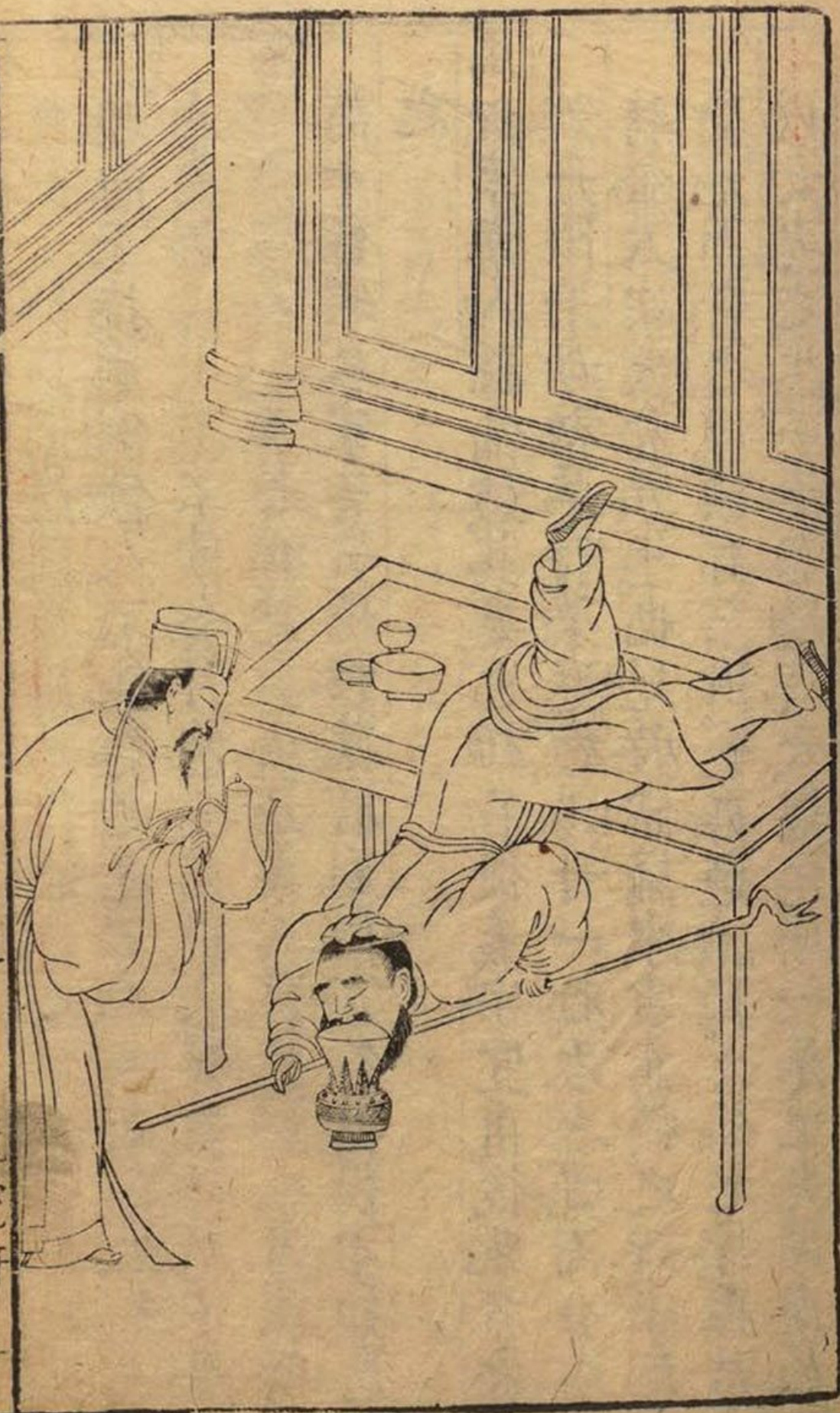




常推鐵錐之食經行藍田登州崑崙之間其隨行馬  
譚王劉處玄丘處機皆其傳道弟子也一日作詩別衆  
親友奄然而逝年五十八歲馬鈺嗣其教與譚劉並繼  
為宗盟元至元六年贈為重陽全真開元真君有前後  
韜光集行于世

宋耕號雪溪先生世家雙流遷崇慶宋紹興中為閬中令  
得道仙去後其孫德之聞其在四明親往訪焉至雪竇  
山有蜀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有爛平山有二居士焉  
其一宋宣教也德之躋攀至爛平果見有丹坐而仙踪  
不可復尋矣乃置祠其上而歸

孔元不知何許人嘗服松脂松實茯苓容更少壯年已





百七十餘歲酒筵間或請元作酒令元乃以杖拄地倒  
頭向下持酒倒飲人不能為之也常于水邊鑿地作一  
方丈住其中絕不飲食月餘復出後入華嶽得道不返  
石坦渤海人遍游趙魏諸名山遇異人得道能分身同時  
詣十餘家各家皆云坦於某時到所言各異後不知所

之  
馬銚寧海人孫仙姑其妻也初名從義字宜甫後改名銚  
號丹陽子母初孕時夢麻姑賜丹一粒吞之覺而分瑞  
時金太宋天會五年也兒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詩李無  
夢見而奇之曰額有三山手垂過膝真太仙之材孫君  
以女妻之生三子嘗題詩云抱元守一是工夫懶漢如

今一也無終日銜杯暢神思醉中却有那人扶衆皆不  
曉其意一日王重陽祖師自終南來訪之云宿有仙契  
既食瓜從帝食麴銚問其故曰甘向苦中來又問從何  
方來曰不遠千里特來扶醉人銚默念與前所作詩合  
異之遂師事焉始銚夢一鶴從地湧出至是起菴南園  
供事重陽名其菴曰全真重陽欲挽西游銚未能輒棄  
家業重陽多方點化乃命鎖其菴日饋一食時風雪四  
然重陽神形冲暢如在春風中且日與銚夫妻梨芋  
與粟銚念始決遂以貲產付三子從居崑崙之煙霞洞  
孫仙姑在家結菴各行其所傳修煉二十餘年一日銚  
謂門人曰今日當有非常之喜輒歌舞自娛俄聞空中





樂聲仰見仙姑乘雲而過仙童王女旌節儀仗擁導前  
後備而告宜甫曰先歸蓬島待君也於是夜坐談將二  
鼓風雨大雷震動遂東首枕肱而逝是夜鉦扣酒監郭  
復中門索筆書頌云長年六十一在世無人識烈雷乳  
一聲浩浩隨風逸又書劉錫屋壁一頌少頃人云師已  
逝矣方悟所見者皆其陽神也後進士徐紹祖等見重  
陽雲冠絳服丹陽三髻素衣現於雲際移時方去  
孫仙姑名不二號清靜散人馬宜甫妻也俱寧海人母夢  
鶴入懷覺而有孕姑生而聰慧好濟人重陽祖師自終  
南來化宜甫淮仙姑入道夫婦雖敬奉若神未能輒弃  
家從之一日仙姑見重陽大醉徑卧於仙姑寢室姑怒





鎖門使僕人呼宜甫歸而告之宜甫曰師與我談道未  
 離几席寧有此事及開鎖其室已空復窺所鎖之菴祖  
 師睡正濃也姑愈敬信乃始作菴修煉時年五十矣後  
 復從鳳仙姑遊至洛陽六年道成一曰忽謂弟子曰師  
 真有命當赴瑤池遂沐浴更衣書頌云三千功滿超三  
 界跳出陰陽包裹外隱顯縱橫得自由醉魂不復歸寧  
 海書畢跏趺而化香風散漫瑞氣氤氳竟日不散  
 上官道人劍浦人辟穀煉氣一日作辭世偈云處世紅塵  
 五十八混沌獨存今始沒時人若問吾歸處掃盡雲霞  
 一輪月後成兵于廣西有復見之者  
 呂道章垣曲人金大定間為縣吏夜夢神人教以修道寤



即避役馬洪慶觀功成治人疾疫皆驗比修觀宇買本  
管州山放棧遠近不一每木上皆有道章身董之工訖  
乃解衲置黃河水面道章坐其上順風而去

譚處端字通正初名玉號長真子寧海人生而骨相不凡  
六歲墮井則安坐水上又所居失火棟折於榻前處端  
方熟寢呼而起之神情自若十歲誅木架葡萄有云一  
朝行上青龍架見者人人仰面看居家以孝義稱博學  
尤工草隸因醉卧雪中感風痺疾乃暗誦北斗經以求  
愈忽夢大席橫空欲取之見諸星坐其上處端拜禱之  
恍然而覺自是歸道之心遂決金世宗大定七年聞王  
重陽祖師在馬丹陽家往師之重陽留同宿菴中特大

寒重陽展足令抱之少頃汗出如置身籠中明日以洗  
手餘水令滌其面宿疾頓愈後隨重陽之崑崙一日寓  
新鄉府君廟尋復往衛州新鄉廟廟宮濕六忽夜見菴  
中燈火熒然竊視之見處端向火獨坐溫拜於前處端  
微啜不言而出溫待師久不至乃述之不知所在急呼  
道衆白其事衆令朱四者詣衛質之主人曰先生自來  
衛未嘗少出朱四告其衆始知處端陽神也後乞食磁  
州一狂徒遽以拳擊其口血流齒折而容色不變但云  
過他慈悲教誨時重陽在關中聞而讚之曰一奉消盡  
平生業云過高唐縣書龜蛇二字贈茶肆人吳六吳懸  
之於肆時隣舍失火多所延及而吳肆獨存人以二字



比呂純陽辟火符東遊至陽武夜見北斗交換星如車  
輪語石孔目今年此地當有大水災是年果河決後寓  
華陰夢遇重陽丹陽報以飛仙之期乃作長短句一首  
書畢曲肱而逝有水雲前後集行世

劉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子母夢白衣翁指取王樹金葉葉  
忽墮于手視之乃金蟬飛入口中處玄乃生是夜紫氣  
二道從大基山橫貫其家處玄弱冠即不欲娶一日於  
隣居壁間得二頌其墨尚濡末句云武官養性真仙地  
須作長生不死人是年重陽與其徒丹陽長真自東而  
來玄與母參謁重陽問之曰汝解壁間語否因令從遊  
梁註道德黃庭清靜等經有駙馬都尉出鎮萊州見其





歸向者甚衆而不見有異于人乃捕處玄于獄俄市人  
見玄於城南押獄鄭姓者亦見之意為逃出急往視獄  
中處玄方熟睡乃驚駭具白駙馬亟令出之泰和二年  
主濱州醮正月中旬小雪初霽古城濠冰上現瓊葩王  
樹干數若珊瑚之狀尤多桃杏花衆皆以為通明所感  
也次月羽化春秋五十有六有太虛安閑仙集至真語

錄等集行世

徐寧海鹽人少有道術貫收捕邪精錢塘有杜氏女被邪  
鸞為符召之見白衣人入門寧一叱即成白龜後登  
石嶠山不返兄弟往尋之見寧在山上倚樹不動抱下  
惟空殼耳





丘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人幼穎悟夙有道緣年甫  
十九近居崑崙山後聞王重陽住寧海全真菴即往師  
焉相隨遊梁未幾重陽羽化與馬丹陽譚長真劉長生  
四人護喪葬之終南廬墓三年餘金世宗召見待之甚  
優辭還終南賜錢十萬不受元太祖遣侍臣劉仲祿萬  
里迎之設二帳於御幄之東以居訪以至道對曰人生  
四十以上血氣漸衰宜修德保身以介眉壽又諭以服  
藥節欲之理藥為草精為髓去髓添草譬如囊中貯金  
以金易鐵久之金盡囊之所存者全鐵耳夫何益哉服  
藥者何以異此又言兵火相繼流散未集宜量免稅賦  
以蘇黔黎亦祈福之一端耳又言為治在敬天勤民長





生在清心寡欲太祖悅命左右書於策當禱雨及退榮  
 惑皆驗大寵眷之後辭歸乃賜以虎符凡道家事一委  
 處機處置一日持梨花贈張公去華公養之瓶中至秋  
 結實二十四枚延祥觀枯槐一株處機以杖連而擊之  
 云此槐生矣及今榮茂他槐莫及至元六年六月東湖  
 水涸北口山摧處機曰其為我乎九日登寶玄堂留頌  
 書畢而逝春秋八十有礮溪鳴道集行世

唐廣真嚴州人既嫁得血疾夢道人與藥服而愈自是與  
 天相離從師修道得謁何仙姑宋淳熙中在郭家食飯  
 若有人喚者出門逢三仙人引至海邊跨大蝦蟇渡海  
 因隨游名山仙人問曰汝欲超凡入聖耶留形住世耶





龍說文檻七以養歎  
不白會

柳 言孤以萬東物  
海等

棄骨成仙耶對曰有母在願奉終養曰如是且留形住  
世遂與丹一粒吞之自是不米食後召入德壽宮封寂  
靜凝神真人。

陳楠字南木號翠虛博羅人以盤纏籬桶為生後得太乙  
乃圭金丹法於昆陵禪師得景霄大雷琅書於黎姥山  
神人能以符水捻土愈病時人呼之為陳泥丸時披髮  
日行四五百里鶉衣百結塵垢滿身善食犬肉終日爛  
醉嘗之蒼梧遇郡禱旱翠虛執鉄鞭下潭驅龍須臾雷  
雨交作過三山大義渡洪流舟不敢行翠虛浮笠而濟  
行欽管道中遇群盜拉殺之瘞三日盜散復甦遊長沙  
衝節節執拘送邕州獄數夕又回長沙矣中夜坐或會





水銀。越宿成白金。常自言閱世四十五。然人傳有四世  
是之者。以丹法授白王蟾。寧宗嘉定間。長漳入水而解。  
去。當日有葛縣尉在潭州寧鄉見之。翠虛與尉父相能。  
因寄書潮州達其父。計之。即水解日。已復與其父相見。  
有翠虛妙悟全集行于世。

嘗言陳留人師丹陽馬鈺。長春丘處機。自號寧真子。人稱  
嘗仙翁。游歷濟南。抵鄭之釣臺。金泰和間。大雪丈餘。且  
不出已十餘日。人以為死矣。除雪視之。端坐儼然。殊無  
寒餒色。貞祐間。太兵破關隘。軍民震恐。且曰無妨。已而  
果然。哀宗奔蔡。問曰。天下城池。攻陷始盡。此城獨堅。何  
也。僉以此嘗仙翁對。直遂溘然羽化。未及死。豈曰城陷矣。

高長庚。宋瓊州人。母以白王蟾名之。應夢也。年十二。應童  
子科。後隱居于武夷山。號海瓊子。事師翠虛。九年始得  
其道。蓬頭跣足。一衲弊甚。喜飲酒。未見其醉。博洽儒書。  
出言成章。文不加點。大字草書。若龍蛇飛動。兼善篆隸。  
尤妙梅竹。嘗自讚云。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餐霞。笑  
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雷印。常佩肘間。祈禳則有。  
異應。時言休咎。警省龔俗。嘗在京都遊西湖。至暮墮水。  
舟人驚尋。不見。達旦則王蟾在水上。猶醺然也。一日有  
持刀追脅者。王蟾叱之。其人乃自墮而走。王蟾招之曰。  
汝來。勿驚。以刀還之。時稱王蟾入水不濡。逢兵不害。宋  
嘉定中。詔徵赴闕。對御稱旨。命館太一宮。一日不知所。



往後每往來名山神異莫測詔封紫清明道真人所著  
有上清武夷二集行于世。

彭耜字季益三山人早有文聲事白玉蟾得太一乃圭火  
符之傳九鼎金鉛砂汞之書紫霄嘯命風霆之文隱居  
鶴林以符治疾與世絕交遊其內子潘榮珠厥志惟一  
後尹解福州為鶴林真人。

朱橘號翠陽淮西人母夢吞一星光大如斗有娠懷十五  
月母常憂焉一日遇道人於門手持一橘曰食此子生  
矣母喜而食之請問姓氏道人曰鞠君子吾姓氏也言  
訖不見移時橘生父因命名橘焉兩領鄉薦不遂因臨  
池顧影倏然警悟遂厭名利慕修煉一日復遇道人手

握一橘狀若風狂行歌曰橘橘橘無人識惟有姓朱人  
方知這端的衆皆莫曉其意獨橘有所感尾至郊外拜  
而問曰真人非鞠君子乎道人曰子何人斯橘以姓名  
告道人曰子今何所欲或富或貴惟汝擇之橘曰人生  
富貴如海上漚空中雲何足慕惟神仙不死之旨所願  
聞也道人因點化之且戒令往皖公山築室依法修煉  
橘拜謝訖道人乘雲冉冉而去道人即鞠君子號九霞  
陳翠虛之弟子也橘遵教入皖公山後有人見一小兒  
潔白如玉洗手菴前池上行如流星隨其所之入菴不  
見惟橘端坐人皆謂小兒是橘之分身也一日謂鄉人  
陳六曰吾今當立化於縣衙前願將淨土護之陳從其



言化後用泥塑之。傅羅吏醉怒曰：此假化也。乃執發鞭之。但堆泥墮地而已。衆方知。橘示化而尸解。云宋理宗淳佑二年也。

翰君子附

郝大通字太古。號恬然子。寧海人。少孤。事母甚孝。嘗夢神人示以周易秘義。由是動曉陰陽律曆卜筮之術。重陽至寧海。因點化入道。後至岐山。復遇神人授以易義。凡言休咎。無有不驗。嘗坐趙州橋下。而不語。時為小兒輩戲。累磚石為塔於頂。囑以勿壞。頭竟不側。河水泛濫。累石不為動。而亦不傷。如是者有六年。寶慶元年。仙蛻于寧海。先天觀年七十有三。前此三年。已預修葬事。



郝大通



賣薑翁未詳姓字在衡州市荷擔賣薑三十餘年顏貌不  
改偶遇一道人於茶肆謂曰吾有黃白之術徧求有常  
德者授之翁不應但就擔頭取薑一塊納口中吐出即  
成黃金道士遂相頤而笑自是皆不復見

季志方初名益安陽人金宣宗時為戶部令史後棄官隱  
隆慮山修煉謁丘處機錫號重玄子嘗主天慶宮有萬  
鶴遊壇之異生平不作詩惟羽化時留頌曰四大既還  
本一靈方到家白雲歸洞府明月落棲霞投筆而逝

王處一寧海東牟人號玉陽母周氏孕時夜夢紅霞繞身  
驚寤而生兒時游戲山中遇一老人坐太石上謂之曰  
子異日揚名帝闕為道教宗主大定八年遇重陽祖師





於全真菴請為弟子。後從重陽至烟霞，授以正法。其母亦拜重陽，願俱學道。號玄靜散人。處一獨在鐵查山重陽與丹陽革行龍泉道中。時日方熾，重陽執傘忽騰空而去。自辰至哺，其傘墮於處一之菴前。傘上有祖師手字。龍泉距查山幾二百里處，一隱於雲光洞，常臨危崖翹足，駐立不移者數日。人以鐵脚仙人目之。二十七年，世宗徵赴闕。凡所應對無不時中。章宗二年，復徵見於便殿，問曰：「凡有所問而輒知之，何也？」對曰：「鏡明猶能鑒物，况天地之鑒無幽不燭，何物可逃？所謂天地之鑒，即自己靈明之妙也。」章宗嘆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先生之謂也。」明年，元妃施道經一藏，驛送詔旨，王虛觀觀之。

水洞前有大石斜出數丈，俯其下。過者懼怯，衆欲鑿去。攻之數日，僅去百分之一。處一笑曰：「汝等安能辦此？」遂躬詣其傍，運鎚三擊，聲若雷霆，震巖谷。其石即墜。見者悚然。明年四月，忽語門人曰：「群仙已我約矣，乃沐浴冠帶，焚香朝禮十方，而逝。有雲光集行世。」

李靈陽，京兆人，為人沉嘿寡言，博學好仙。遇至人授以一符火大丹之訣，與王蟾重陽為友。嘗謂重陽曰：「子化一日，道化九圍，教行四海，非吾輩可及。」一日丹陽挈丘劉譚來謁，靈陽預留錢於終南，食肆曰：「今日有仙客，丘劉譚馬者至，則款之。」四師至，食肆道姓以邀之。丹陽笑曰：「子何知？」予等姓氏曰：「李仙君預教，故知之。」四子食畢，往



謁靈陽以其為重陽侶咸以師叔稱之。

顏筆仙高郵人少落魄宋寶慶初鬻筆遇仙日售筆十天則止會轉運使過見之問曰能飲不曰能飲一斗飲畢長揖而去遺所携筆於舟中運使令左右取還之衆盡力莫能舉凡得其筆者剖管中必有詩偈紀其破毀年月及人姓氏禍福無不奇中故號筆仙年九十七一日積葦庭中坐其上自舉火人見烈焰中仙乘火雲而去郭志空金章丘人遇異人傳以秘法遂坐而不卧善運氣或變為靈風而通透關節或變為玉液而灌溉骨髓神幻變化非止一端。

宋有道字德芳號黃房公沔陽府人無雲則能以等而行





雲在雲則能披雲而見斗。故時號披雲真人。一日遇丹陽授以金丹火候秘訣行之。兩年能一其身弗死。因遊東海。適元太祖召丘長春及諸真十八人為之輔行。公為首焉。後以至道授李太虛寓燕之長春觀坐逝。

李雙玉名璵崇慶州人。既得黃房公金丹之道。改名棲真。號太虛。即往武夷潛修。半載餘。道將成。乃回道經龍虎山。先夕雲壇有夢真人至者。時久旱祈禱弗應。次日真人果至。眾皆弗知。惟夢者曰。是此人也。眾請祈雨。應時霑沛。至真州。王虛庵結褵而坐。後出寰以道授張紫瓊。囑曰。金丹宜潛修。大道當人授。後入青城山。莫知所終。盧六。上林人。生不食肉。一日往樵大山。見二白衣對奕。六

從旁觀之。一白衣曰。汝且去。十日可再來。忽不見。六還

家。如約而往。不見白衣人。遂覓至大山之巔。有平石方丈。六乃坐其上。即化。鄉人以為仙去。建祠祀焉。

李賤子。宋融州人。初傭于柳城龍氏家。為其耕牧。性喜眠。

龍氏常責之。賤子乃結草為人。驅使代耕。凡賤子驅邪

魅。不假符咒。嘉禧中仙去。

張留孫。貴溪人。少時入龍虎山。為道士。有相者謂曰。神仙

宰相也。元世祖時。從天師張宗演入朝。世祖與語。稱旨

遂留闕下。世祖嘗親祠幄殿。忽風雨暴至。留孫禱之。即

止。授為玄教宗師。居崇真宮。留孫嘗論治道。貴清淨之

旨。深契世祖意。加號大宗師。武宗時。陞大真人。



吳全節安仁人年十三學道于龍虎山至元中至京師從張留孫見世祖後成宗召見授玄教嗣師贈封其祖父母進玄教大宗師玄德真人全節雅好結士大夫推轂善類振窮周乏唯恐不盡其力年八十二而逝

黃公望富陽人聰敏絕倫通百氏說尤工畫山水運思落筆出入意表元至元中浙西廉訪使徐琰辟為書史未幾竟奔去更名堅號一峯又自稱大痴道人放浪江湖八十餘端坐而解

張仙姑南陽人人有疾姑輒瞑目潛為布氣攻之俄病者腹熱如火鳴響如雷雖沉痾立愈宋沒不復見

張模字君範德興人後聞道改名道一號紫瓊初太虛偶

見施丐錢三十文乃曰可授已遂以金丹之道付之次年復會真州始全火候紫瓊後以至道授于趙緣督乃即隱去

趙友欽字緣督饒郡人為趙宗子幼遭兵火早有山林之

趣極聰敏天文經緯地理術數莫不精究及得紫瓊師授以金丹太道乃搜群書經傳作三教一家之文名曰

仙佛同源又作金丹難間等書已巳之秋寓衡陽以金

丹妙道授上陽子陳觀吾今衢州龍游縣治南二里鷄

鳴塔下尚有趙緣督葵衣冠墓存焉

周史卿浦城人宋淳祐中遇異人得養生之要隱油果山



二十年鍊丹垂成一夕風雷大作丹失去遂出神求之  
囑妻曰七日復來有一僧謂其妻曰學道者視形如糞  
土當焚之實釋其贅累也妻遂從之明日史卿來空中  
啞啞責其妻而去

張拱宋汴州人舉進士不第賣藥宜春門忽有道士抵其  
肆授棗七枚食之自是不食二年瘦矢俱絕日行數百  
里後游名山不返

洪志不知何許人高才博學學道廬山常乘青牛來往忽  
遇異人授以神方自是能明六甲役使鬼神變化不測  
常携一小籃籃中脯果取之無盡嘗宿旅舍時天寒人  
見其單服試暗窺之見其於小籃內取出錦衾繡褥畢





盡富麗始異之後丹成仙去因名其常往來山谷為青牛谷焉

李寔字定國濟南人一日往西湖淨慈寺過長橋忽于竹徑迷路見一道人林下斲筭笑揖問之道人曰何往曰往淨慈道人曰未須去且來同食燒筭食之甚美俄風雨晦冥失道人所在少頃雨霽出寺門外即覺身輕神逸行步如飛及歸舍不復飲食乃入蜀隱青城山其從兄李莫為梓州路提刑使人至蜀訪寔蜀守報書數年前已輕舉乘雲而去今惟繪像存耳

洞真子元涿州人姓丘壯年學道嘗游礪山縣創建聚仙宮北游京師賜號寶若大師道侶號為洞真子寶祐中

邀里中故舊會茶云有他適告別次日人見其向西去弟子闢戶視之已羽化矣

岳真人涿州人其母夢老人皓首長身冠劍莊偉告之曰我今當寄母家矣明日州人見有青氣西北起自天而下隨往視之止于岳家真人乃生自幼不嗜酒肉長即辭親學道師太玄真人卒得其秘元至正中封崇玄廣化真人丞相安童病真人視之即愈大德初升仙而去景素陽襄陵道士師事梁古賓居阜山道院元末兵亂鄉人匿山中唯素陽與師不去兵至索財不得欲殺古賓素陽曰師老矣願以身代兵即以刀砍素陽刀忽斷為三兵皆驚異羅拜而去



莫月鼎諱洞一字起炎湖州人生而秀朗肌膚如玉雪雙  
目有光射人入青城山丈人觀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  
又聞南豐有鄒錢壁者得王侍宸斬勘雷書秘重不傳  
乃委身僮隸事之會鄒病革將遣去月鼎拜且泣具以  
實告鄒稱嘆即以書相授於是月鼎自名雷師驅破鬼  
魅動與天合時嬉笑怒罵皆若有神物從之者元世祖  
召見時天色爽霽帝曰可聞雷否月鼎曰可即取胡桃  
擲地雷應聲而發震撼殿廷元主為之改容復命請雨  
立至元主大悅賜以金繒月鼎碎截之以濟寒窶者性  
愛酒無日不醉醉輒白眼望天陰飈條條起衣袖間嘗  
與客飲西湖舟中當赤日如火客請借片雲覆之月鼎

笑拾果殼浮觴而頃之雲自湖濱起翳于日下番釐觀  
道士中秋方會飲觴既舉有雲蔽月久不解月鼎時寓  
觀中道士知其所為急請赴筵且謝過月鼎以手指之  
雲散如洗山民為鬼物所憑狂不可制月鼎以酒噀其  
面鬼即解去賣餅師積餅於筐時被精怪竊去月鼎召  
雷轟雲中斬狗孫首于市一人娶婦半路為白猿精所  
擲至門但空車焉月鼎禹步如有指麾狀狂風忽作飄  
婦還舍婦云適在北高峯何以忽然至此七十三歲一  
日屬其徒王繼華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將化於汝家及  
期風雲雷雨電交作索筆作偈書畢泊然而逝顏面如  
丹



張三丰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君寶字玄玄生有異質龜形鶴骨  
 大耳圓目身長七尺鬚髯如戟頂作一髻手持刀尺一  
 笠一衲寒暑御之不飾邊幅人目為張獵獵日行千里  
 靜則瞑目旬日所啖斗升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元  
 末居寶鷄金臺觀留頌辭世而逝上人楊軌山置棺殮  
 訖臨窆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洪武初至太和山修煉結  
 庵於玉虛宮菴前古木五株嘗栖其下又則猛獸不距  
 鵲鳥不搏人益異之後入武當當語鄉人云茲山異日  
 當大顯於時居二十三年拂袖遊方而去永樂初敕正  
 一孫碧雲於武當建宮以候天順中贈為通微顯化真  
 人或隱或見

御言蓬萊走白海



劉道秀安肅人少往磐溪山禮和光道人為師後歸省見  
莊容暴死與之符立活又宗人妻死亦治之立生嘗有  
群盜夜劫秀遽呼大風歛起盜皆潰走其靈異大都類  
此後仙去

張中字景和臨川人遇異人授太乙數談禍福多驗今人  
多秘錄其言常戴鐵冠因號曰鐵冠道人時

高皇帝初駐師滁陽道人謁

上曰天下大亂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其在  
明公乎

上問其說對曰明公龍瞳鳳目狀貌非常貴不可言若  
神深渙發如風掃陰翳即受命之日也





上奇之。留於幕下。屢從征伐。每令望氣以決休咎。言出必驗。鄱湖之戰。陳友諒已中流失死。兩軍皆未知。覺道人望氣知之。密奏曰。友諒死矣。然其下未知。猶為之力。戰請為文以祭。使死囚持往。哭之。則彼眾氣奪。而公事濟矣。

上從其言。漢兵遂大潰。徐武寧王為列將時。道人謂之曰。公兩顴赤色。目光如火。官至極品。所惜者。僅得中壽耳。後果以五十四而薨。梁國公藍王。攜酒訪道人。道人野服出迎。王不悅。因戲曰。吾有俚語。請先生屬對。云。脚穿芒屨迎賓。足下無禮。道人指王所持椰杯。復之曰。手執椰瓢。作盞尊則不忠。後王以謀逆伏誅。道人居都下數年。一旦無故自投於大市橋水。死乃水解也。

上命求其屍。不獲。已而潼關守吏上奏云。某月某日。鐵冠道人策杖出關。誅之。正其投水之日。

周顛仙不知其名。自言南康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南昌。三十餘年。忽有異言。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是時元天下承平日久。將亂。故顛先發此言也。

高皇帝每出。顛必向前遮拜。而每以告太平為言。上厭之。命沃以燒酒。觀其如何。顛劇飲。終不醉。欲遂除之。顛曰。公寧能死我乎。水火金挺。直若無耳。乃命覆以巨缸。積薪燬之。火熄。啟缸。正坐晏然。乃復燬之。顛猶故也。再加



薪火煨之。啓缸，但煙凝缸底。顛微撼其首，即醒然無恙。上乃令與食。蔣山寺。日與諸僧撓競，月餘。僧以實奏。言其異常。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上便命駕往視之。顛出謁。上殊無倦容，饑色。

上飯於翠微，設盛饌，召之侍食。既而令僧且餓之，諭之。以為清齋僧，因開顛空室中。水米不入口者二十有三日。

上又自往諭之。吾來為汝開齋，令諸將抄先饋之。衆各進酒饌，顛盡食之。既悉吐去。上命至侍食，仍大飲，亦似有酣態。乃趨出，先行伺。





上還伏於道右以手畫地為圖顧謂

至曰你打破一桶成一桶矣已而王師徇九江

上問顧此行何如對曰好

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顧仰視屋久之端

首正容握手曰上面無他的

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杖高舉趨前作揮擊

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顧顧曰只管行

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乃令眾挽舟不三里風起

既而狂飈猛作倏忽達小孤

上諭眾但聞顧言即來白至馬當江豚戲波中顧曰水

怪鬼當損人多

上聞之怒令持顧去投之江久之眾與顧俱來

上曰何不投之眾曰頗擲不能死

上乃更與同食食罷顧整容飭衣若遠行狀趨近

上前曲腰伸頸而喜曰你殺之

上曰且未可殺姑縱汝乃縱之廬山莫其所之

上後親為文勒石廬山以紀其事

冷謙字啓敬洪武初為協律郎郊廟樂章多其所撰謙有

友人貧不能自給求濟于謙謙曰吾指一處所汝往焉

慎勿多取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友敲門門

忽自開入其室金寶燦然盈目其友恣取以出而不覺

遺其引他日內庫失金守藏吏疑庫中何以有遺引必



此人盜也。乃書其姓名執而訊之。詞及謙。因并執謙。謙  
至城門。謂拘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拘者  
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挿入瓶中。其身漸入。拘  
者曰。汝不出。吾輩皆坐死矣。謙曰。無害。汝但持瓶徑至  
御前。

上問之。瓶中輒應如響。

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對曰。臣有罪。不敢出。

上怒。擊其瓶碎之。呼之。片片皆應。竟不知所在。後有人

於蜀中見之。

周玄初。姑蘇人。精神溢目。不類塵中人事。母孝尤好淨物。  
初得道於李拱端。能除邪妖。禱雨奇應。洪武中屢被

召命。呼致雷雨。數著神異。時設神樂觀。授正一仙官。領

觀事。別號鶴林。有鶴林集。

任風子。范縣人。狀貌奇異。少孤。為酒家傭。遇異人。授以仙

術。遂修煉于安平鎮之真武廟。經旬不食。雖隆冬。單衣

行乞于市。氣體完粹。雙目炯然。言休咎立應。弘治甲子

冬。端坐而尸解。後有人見其在遼陽。

裴仙。弘治初。人嘗見之。後嘗寓夏桂洲公家。一日夫人歸

寧。裴拽其轎作兒啼。至晚夫人卒。公再相。裴聞命輒喚

奈何。

沈野雲。本朝烏程人。名道寧。幼習外學。精仙傳。

朝廷累召禱雨旱。輒驗。賜三品誥。封為至高道士。



海上老人不知姓字，髮如銀絲，顏如渥赭，雙目澄澈，左手常握而不開，日進生果三枚，水一勺而已。洪武壬午過齊，求樂間，復至成化乙巳，齊南律指揮朱顯奏聞。

賜姓名王上能

新刻

列仙全傳卷之九

新都後學汪雲鵬輯補

姮娥羿得仙藥於神人，未及自服，其妻媿姮聞而竊食

之，奔入月宮為姮娥。

吳剛一作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月中伐桂，創隨伐，隨合

長乘公子周宣王時采薪叟也，常散髮行歌曰：巾金巾入

天門，呼清精，歛玄珠，鳴天鼓，養泥丸。人皆莫之曉，獨老

聃曰：此活國中人也。其語奧矣，斯皆修習無上真正之詞。

得服三五守洞房之道者也。

張天翁名堅，字刺謁，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嘗張羅得

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



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劉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其車，駕白龍，振策登天。劉翁乘餘龍追之不及，既到玄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為上卿，侯改白雀之窟，不產于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為太山守，主生死之籍，以居中獄。

為延壽。周宣王時，史官曰乞食公，西嶽真人也。楚莊公時，有市長宋來子，遇乞食公，乞市經，日而歌曰：「天庭發雙華，山源障陰邪。清晨按天馬，來請太真家。真人無邪隱，何以滅百魔。」市人無解歌者，獨來子有悟，乃拜求師之，棄職隨逐，積十二年，公遂授中仙之道，以居中獄。

王中倫。高唐縣鳴石山，巖高白仞餘，人以物抵巖，聲甚清越。晉太康中，逸士田宣隱於巖下，葉風霜月，常拋石自娛。每見一人着白單衣，徘徊巖上，及曉方去。宣後令人擊石，自於巖上潛伺，俄果來，因遽執袂詰之，乃言姓王，字中倫，衛人。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學道，比頻適方壺，去來經此，愛此石音響，故輒留聽。宣因求養生術，唯留一石如雀卵，初則凌空百步，漸烟霧障之，宣得石，含輒百日不飢。

王次仲。向結庵隱居泉漾山，善書，因變篆為隸體。世共宗彼。秦始皇聞而召之，欲爵以官，不至。始皇怒，復遣使欲殺之。次仲變為大鳥，振翼而起，使者拜告曰：「君乃飛去，吾無以復命矣。」奈何須臾墮下三翻，使者乃持還報，因



名其處為落翻山

張麗英漢寧都縣張芒女也生稟異質面有奇光居常不  
照鏡但對鏡扇如鑿焉年十五矢志入山修煉遂得道  
長沙王吳芮聞之使使來聘麗英弗許乃昇山之最高  
處謂使者曰山有石鼓中通洞天若能鑿通之當就相  
見也使返芮自率兵攻鑿既通忽紫雲鬱起少頃方見  
麗英在半空中語曰吾為金星之精特降治此山耳語  
訖投下石鼓文一章而去後人因名其山為金精山焉  
搜神記云道家以是山為第三十五福地  
山為五三十一也

王暉魏時人由羊公子之弟子也居華嶽熊牢嶺常種黃  
精於溪側虎豹為之耕耘出入迭乘虎豹後以道術傳  
王法冲乃尸解而去

霍天師名乾祐。峽中人。身長六尺。手大尺餘。每揖手過。曾  
前。卧常虛枕。晚年稍稍言將來事。嘗入夔州市。大言曰。  
今夕當有八人過此。可善待之。衆不之悟。其夜火焚。數  
百家。方悟八人。火字也。每入山。虎群隨之。曾於江岸與  
弟子數十人玩月。或曰。此中竟何有。霍笑曰。可隨吾指  
觀之。弟子兩人見月。在半天。樓殿金玉燦目。應接不暇。  
數息間。不復見。

蜀有道士陽狂俗號為灰袋。乃霍天師晚年弟子也。霍先  
每戒其徒曰。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嘗大雪中。衣單褐。入  
青城山。募投蘭若。求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如



此恐不能相庇。但言容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冽。情無息聲。僧慮道者已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炊。而祖寢流汗。僧知其異人。將欲免之。未明不辭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不逾信宿。曾病口瘡不食。數月骨立。若不勝衣。人素神之。因為設道場齋散。忽起。謂衆人曰。試窺吾口。中有何物。乃張口如箕。五臟悉露。衆驚作禮。問之。唯曰。此足惡。此足惡。後不知所終。

教仙。晉人。未詳其名字。江西上高縣北之五里曰教嶺。即真人得道處也。上有真人祠。磨劍石。煉丹井。下有冲直觀。宋熙寧中。樞密蔣之奇。行部至寶巖寺。題詩曰。嘉節長岐路。區區夢幻身。何年一舉掖。仙去逐教君。

王慕隱。京口馬跡山。晉永嘉末。中原大亂。加以飢疫。死者相繼。慕於靜室。飛章告天。祈救生靈。夜感神人語之曰。子念生民。吾今得以昭子矣。竟得仙教。

魏存華。字賢安。任城人。晉司徒文康公舒之女也。幼而好道。精嘿恭介。讀老莊黃庭三傳。味真耽玄。常欲別居閒處。父母不許。二十四適太保掾劉文生。二子乃離隔齋于別寢。後得仙道。咸和九年仙去。

單道開。燉煌人。常衣麤褐。食細石子。晝夜不眠。石季龍時。從西來。一日行七百里。至秦州。送至鄴。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南入羅浮山。卒。以尸置石室中。袁宏為南海太守。登羅浮。見道開形骸如生。



祁嘉字孔賓晉酒泉人少清貧好學博通經傳年二十餘  
一夜窓外有人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脩飾人間  
其苦不可謂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涯孔賓且而西遊  
海渚教授門生張重華徵為儒林祭酒在朝卿士郡縣  
守令受業者三千餘人竟以求壽仙去

黃道真晉武陵人弃俗居高吾山修道後乘白鹿而去

蕭防南昌人為句容縣簿遊玉晨觀華陽洞至蕊珠殿一

紫袍人稱東方大夫華陽洞主謂曰汝之遠祖蕭史真

人命董雙成與汝成婚令梁王清引上殿見一女子交

拜王清致詞云華陽王女聖世才郎仙凡契合如鳳求

凰今日相偶和鳴鏘鏘壽等天地慶衍無疆宴終恍如

夢覺即棄官入山學道竟成飛舉

宋玄白不知何所人為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言談

給麗得補腦還元之術卧雪中身不沾精常遊名山辟

穀養氣遇越州大旱請玄白祈禱經夕大雨後至信州

遇旱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乃請之遽作法飛釘城隍

雙目刺史韋德璘以為狂妖將加責辱玄白笑曰使君

不悟劉根欲誅爾祖耶德璘惧須臾雨至以禮遣之後

於撫州南城白日上昇

陸法和素有道術能先知禍福北齊文宣時為江夏都督

理十州諸軍請闕但稱荆山居士文宣嘗宴之於昭陽  
殿賜資甚厚和亦隨緣盡散復隱于江陵百里洲梁侯



景之亂遣任約擊湘東王於江陵。法和率蠻兵敗約，禽之。封江陵縣公。慮梁室日頽，嘗大聚兵艦，欲襲襄陽。元帝使使止之。法和乃還州，聖其城門，麻衣韋坐。及聞梁敗滅，衰服終身。臨解尸，縮止三尺許。後啓棺無尸。  
神和子，姓屈，火名無為。六朝時人。張詠嘗游京師，於封丘門逆旅過，一道流與飲至醉。詠曰：「不知姓名，何以相識？」道者曰：「我神和子。異日見子於成都。」後詠守成都，始異其言，嘗物色訪之，弗得。後游天慶觀，觀壁上畫像，一道人儼然，視其題曰「神和子」，詠惆悵不能已已。  
踐妙真與妹依陶隱居，日誦黃庭經，積功修行三十年。至梁普通二年，道成，忽披白衣入茅山燕洞，妹後至洞已。

高矣。唐大寶間，建宮名燕洞宮。至今有紫萸浦碧桃花在焉。

劉珍，廣漢什方人。隋開皇中，居安樂山，忽取所齋道書，鍾磬封于石室中。曰：「後三十年當有聖君取之。吾功行已成，四月之望當昇天矣。」是日自以火化。往見隋文帝，帝遣使至山訪其事，令建二觀。後唐太宗遣取丹經，鍾磬以進，顯慶中詔書孝淑撰二觀記。治平中，賜額延真。  
潘師正，宗城人，隱居高山道遙谷。唐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高宗尊異之，詔卽其廬作觀。時太常獻新樂，遂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年九十八而逝。贈體玄先生。司馬承禎盡得其道。



謝自然蜀華陽女真也。幼而悟道，遇師示以黃老仙經。一覽皆如舊讀。及長，風神清爽，言談迥異。年四十，出遊名山洞府，靈跡之所無不抵歷。聞司馬承禎在天台玉霄峯，遂往師之。終日為採薪執爨，禎憐其堅苦，曰：我無道德，何以堪此？然爾果何所欲？自然跪請曰：萬里向師，惟求度世耳。承禎恐泄慢大道，沉吟未敢，即傳復逾歲，自然感嘆曰：明師未錄命也。因登玉霄峯，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遂辭禎去，乃浮一席欲航海，至蓬萊會遇新羅舟載之。數月，見水怪甚多，風濤洶惡，遂依山歇泊。自然獨登山，眇眇見道士數人，侍者皆青衣，中一道士花冠霞帔，狀貌端美。令青衣問自然何往，對曰：往蓬萊尋

師求度世法。道士咸笑曰：蓬萊隔弱水三千里，非舟可通。非仙莫到天台。有司馬承禎者，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爾之師也。盍求之。俄聞舟師呼促登舟，忽風發，飄三日夜，仍到天台。自然趨見承禎，具言其事，並謝前誓。於是擇日升壇，授以上清秘法。後歸蜀，於貞元十年白日昇

天。

與焦靜真同異

胡惠起字警俗。唐則天以蒲輪召之，引見武成殿，問仙術。惟陳道德帝王治化之原，遣使送歸。復賜書有曰：軒曆之廣成，漢朝之河上。後白玉蟾云：胡天師字拔俗。唐畏慶二年二月十六日，命弟子於伏龍岡造壇解蛻。年數百歲，謚洞真先生。



鄧紫陽名思瓘臨川人隱麻姑山中唐開元末感虎駕雷車之異奄忽而化靈昌太守李邕作碑紀其事

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笏不知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多見之不測其年壽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病得藥即愈人皆謂之神醫得錢皆施與人唐周寶鎮浙西時七七復賣藥寶聞之召見謂曰鶴林杜鵑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頃刻花可副重九乎七七曰諾及九日花果爛熳如春寶遊賞累日花忽不見適會賓主趨迎有佐酒倡優輕侮之乃白主人欲以二栗為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於是果巡行接者皆聞異香唯侮笑者栗化作石綴在鼻掣拽不落穢氣不可聞且起狂舞花鈿透

地相次悲啼鼓樂皆自作四坐笑皆絕倒久之相為祈謝石自落復為粟花鈿悉如舊諸術尚多不可勝記

李昇字雲舉江夏人唐德宗甲午年生幼而聰悟及長博

通群書机捷出口成章性高古師少室山道士學煉氣

養形之術時元稹白居易與之友謂昇曰生當太平之

世何不就榮祿而久為布衣曰不為世徵徵亦不就以

詩酒延留歲月僖宗庚子歲黃巢犯闕徙居之宛陵久

之容貌光澤鬚髮更黑日曠且方牙齒尖銳如棗核忽

告人曰厭此兵革紛紛不如去矣時年一百四十七歲

翌日氣絕顏色不變舉之就棺空衣而已

費文律字子安好道得仙偶過江夏辛氏酒館而飲焉辛



又  
女孝切與湖同

復飲之巨觴。明日復來。辛不待索而飲之。如是者數載。畧無恡意。乃謂辛曰。多負酒錢。今當少酌。於是取橘皮向壁間。風一鶴曰。客來飲。但令拍手歌之。鶴必下舞。後客至飲。鶴果踰蹊而舞。回旋宛轉。曲中音律。遠近莫不集飲而觀之。喻十年。辛氏家貲巨萬矣。一日。子安至館。曰。向飲君酒。所償何如。辛氏謝曰。賴先生風黃鶴。因獲百倍。願少留謝。子安咲曰。來詎為此。取笛數弄。須臾白雲自空而下。風鶴飛至子安前。遂跨鶴乘雲而去。辛氏即于飛昇處建樓。名黃鶴樓焉。

杜光庭唐縉雲人。咸通中。與鄭雲。賦萬言。不中。遂入天台學道。應制為道門領袖。僖宗時。從幸興元。後隱于青

城山。蜀王建封為廣城先生。年八十五而逝。人以為尸解去。有文集百卷。

劉無名。嘗夜坐守庚申。服雄黃。後見一鬼。使告之曰。我來攝君。君頭上有黃光。數丈不可近。一金二石。謂之丹。君服其石。更服其金。則鬼籍落。名青華。定錄矣。後遇青華真人。授丹訣曰。鉛為君。汞為臣。石為使。黃芽為田。遂能口內煉汞成金。竟得仙去。

葉千韶。字魯聰。建昌人。少事西山道士。學十二真君道術。辟穀服氣。嘗獨居山中。大雷雨雹。忽一白衣人言。君道德臻備。仙籍褒升。猶當在人間役使鬼神。今奉詔授君天書。韶焚香讀之。若人間兵籍也。自是能立致風雨。驅

列山



使雷電救人疾疫。其應如響。後遍遊天下。至唐咸通間。遊至濠州。刺史劉昉。忽中風。召治。則書符三道。貼於肩脅腿處。曰：驅風從脚出。風果冷冷然。自脚心出。而愈。後隱西山。不見。

山圖隴西人。少好乘馬。馬蹏之折。其脚遇山中道人。教令服地黃。苦參散。服之一歲。而脚愈。身輕。復遇道人。言能隨吾。使汝不死。圖卽隨之。遍游名山。踰六十年。一旦歸家。正母死。塋畢。復去。遂莫知所之矣。

晏仙人。嘗採樵鄞江山間。見一道人食桃。餘半顆。與之。食遂能前知人之禍福。汀人目曰晏仙人。

楊昭慶。志尚清虛。唐景福中。自京兆至眉州。乃嘆曰：昔史

通平先生得三一之旨。修之已白。日升天。獨無繼者乎。遂住青神縣遊仙觀。三十餘載。感五岳丈人希受真君降。授以朱明龍文。亦得尸解之道。

葉通玄。陝州閿鄉人。為道士于承天觀。自言百餘歲。言唐末事。歷歷可紀。善辟穀。長嘯。最喜飲酒。宋太宗召至。懇求還真。宋祀汾陰。亦召對。明年春。通玄作遺表。遣弟子詣闕。又集官僚士庶。言生死之要。夜分。盥濯。然香。遲明而逝。

丁少微。亳州真源人。隱華山潼谷。密近陳希夷所居。志尚清潔。善服氣。多餌藥。百餘歲。康強無疾。宋太宗召至。闕以金丹。巨勝。南芝。玄芝。為獻。留月餘。請還山。尋卒。



趙自然居銅陵縣陶村者種香煉丹宋太平興國中一夕  
夢真君授以篆法遂能篆又夢食以柏枝遂不食雍熙  
中召至闕下賜觀手鳳凰山

張無夢永嘉開元觀羽士宋真宗召對講易謙卦真宗問  
曰獨說謙卦何也對曰方大有時宜守之以謙復命講  
還元篇敷對詳明真宗大悅宸翰特賜以詩寵其還山  
無幾尸解

徐道士居清溪天樂觀年八十餘夢大羅天賜詩因白象  
尸解而去

抱一道士姓趙梁泉人嘗遇一老人篋中取物餌之狀如  
蘆朮又與一小瓢中有藥如藜豆曰遇有疾者施之自

是絕粒宋真宗東封召見賜名抱一

石仲元桂林人號桂華子為道士于七星山於詩妙究精  
微宋天禧中將逝謂門人曰榮謝當然未喪之文子其

嗣之盡出平生所作詩二百餘篇授之曰凡吾之所得  
子之所知必傳之有桂華集存世後人見之於武夷

林遇賢宋咸平初來寓長洲之明覺禪院常以酒肉自縱  
酒家或遇其飲則售酒數倍于他日人稱為酒仙語人

禍福必驗以符治病必痊時創佛舍助錢數百萬未嘗  
稱巧於人而人不知所自來

郭上竈宋天禧中以傭淪湯滌器汴州橋茶肆一日遇純  
陽隨去十餘年復歸謁趙長官曰太數垂盡願施一小



棺棺首可窺一穴。挿通節竹於穴中。趙許諾。明日汲水。浣身。卧槐下。遂絕。葬於河岸。是秋水漲。趙往視之。獲棺。無尸。

**甄棲真**字道淵。號神光子。博涉經傳。長於詩賦。應舉不第。嘆曰。勞神敝精。以博虛名。遂讀道家書。以自娛。初訪牢山華蓋先生久之。遊京師。周歷四方。以藥術濟人。宋祥符中。寓晉州紫極宮。性和靜。怡淡。晉人愛之。年七十五。遇許旌陽曰。汝風神秀異。雖老亦可仙。因授鍊形養元之訣。行之二三年。顏童髮黑。攀高躡險。輕若飛舉。或月餘不食。乾興元年冬。坐磚榻而卒。月餘形如生。衆始知其尸解去。

**管歸真**錢塘人。天聖間遇一青衣。自言姓邊氏。有點化黃白之術。願以為贈。歸真問曰。歷歲久遠不曰。五百歲後當復爾。歸真謝曰。得不<sub>以</sub>後人也。青衣以手加額曰。子真人也。吾有紫府符法珍藏已久。今<sub>可</sub>隱乎。於是遂受之。不踰年。符法大振。祥符中召赴闕。行符治病無一不愈。京師旱。召歸真作法。龍虎飛躍。膏雨大霽。加大法師。賜號正白先生。一日召其徒告之曰。綉衣使者告吾功業成。上帝召任職矣。遂偃然而化。熙寧中趙抃守杭。記其行事。

**魚肉道人**不詳其姓氏。家成都。生于宋天聖中。見時手足孿縮。瘡不能言。遇異人以藥一粒納之口中。遂能言。行



知隱匿事。遇武當孫坦先生曰：羅浮山王野人，五代時  
惠州刺史，棄官學道，宜往拜之。道人至羅浮，綠藤上崖，  
見野人踞坐，拜畢拱立。野人曰：子可教，取魚肉與食。道  
人自此能食生肉。紹興末，召封達真先生。王野人附

蓋喬，宋龍川人，舉進士不第，乃隱於霍山，常吹笛賦詩。云  
太一亭前是我家，蒲床書史足生涯。春深帶酒不歸去，  
老却碧桃無限花。嘗有云：是羅浮山仙人。一日飛昇而  
去，後有人見於洛陽，布衣百結，入酒肆中，一飲數斗，常  
置紙百張於足下，令片片拽之，無一破者，蓋身輕也。  
一日復置紙於足下，令人取盡，足浮風雲，條條而去。有  
仙鶴南來迎之，空中歷歷聞笙簧聲。

趙棠，宋曹州人，弃官隱居番禺。汴京景德寺有異僧曰志  
高，人傳棠與僧常以得頌相寄，萬里間數日即達。棠死  
值盛夏，尸不變。

劉混康，晉陵人，幼遇異人授以咒術，治疾輒驗。宋仁宗  
而召之，事皆稱旨。後住茅山，賜號葆真中和先生。

侯谷神，為沂州道士，貌古形臞，醜慕神仙，黃白之術。一  
鵝衣道士入觀中，少話間袖出丸藥一粒，與谷神啖  
之，年八十有五，忽沐浴別諸弟子，披肱而羽化。

楊父號越漁翁，生一女，絕色，有謝生求娶，父曰：吾女有詩  
一聯，能續之則可。詩曰：珠奩半窓月，脩竹一簾風。生口  
何事今宵景，無人解與同。女曰：天生吾婿，遂偶之。七年

珠  
音珠，砂之海篇



忽瞑目而逝。後生見之江中。曰：吾本水仙。暫謫人間耳。  
崔自然，巢縣人。少好道，得服松脂法。後隱于城南洞中。辟  
穀修煉，積雪凝寒。嘗于溪中澡浴，每入山，虎豹見之皆  
馴服。一日謂其徒曰：我為仙宮所召，語訖而逝。有人自  
豫章來者，見之于道。今石床藥鼎見存。

陳葆光，住晉陵天慶觀。嘗夢玄武神舉白壁授之，遂善符  
篆。治病立應。撰丹神蒙求三卷存世。

韋恕女及笄，有張老者，六合縣之園叟也。自求婚于恕，恕  
曰：卽下聘錢五百緡方可。老諾不移時而錢至。旣娶，老  
負纒穢地，蠶疏不輟。女執爨濯。一日女來，辭恕曰：王屋  
山下有小莊，今隨壻往。他日煩令太兄來相訪。後恕令

男義方訪之。至一甲第，見青衣輩引一衣冠人卽張老  
也。喜曰：賢妹正梳頭，卽延入。見宴款累日。別時奉金三  
十鎰，并一舊席帽。曰：金多不便提携，可持此帽于揚州  
王老家取錢一千萬。義方歸告，復訪王老，果如數得錢。  
再尋之，不復有路矣。

劉野夫，青州人。居東都，嘗約龔德莊曰：君家人夕必出，我  
夕當往見君。德莊至晚坐待，久之見火自門起。德莊遂  
冒烈焰而出，四傍皆燼。翌日野夫來曰：君家人幸出可  
賀也。陳瑩中尤深重之。宋政和間，寓興國寺。人計其壽  
一百四十五歲。

許碯，自言高陽人。少舉進士不第，學道於王屋山。周遊五



岳名山洞府無不徧歷。石崖層壁人不及處。卽題云許  
碁自峨嵋尋偃月子。到此或詰之曰。我天仙也。向在崑  
崙就宴。失儀見謫。人皆笑之。以為風狂。後當春景。插花  
湍頭於酒樓上。醉歌昇雲飛去。

蘇舜卿字子美。長於詩。與梅聖俞齊名。徙居蘇州。買水石  
作滄浪亭。號滄浪翁。後崔存遇於王屋山。問曰。世傳學  
士仙矣。良久曰。瀛洲有名。遂飛去。

沈麟字廷瑞。彬之子也。學道於玉笥山。常衣單褐。風雪不  
易嗜酒。工詩。時呼為沈道者。有詩寄故人陳智周云。名  
山相別後。此去會難期。金鼎泥紅丹。丹由老紫芝。訪君  
雖有路。懷我豈無詩。休羨繁華事。百年能幾時。後尸解

而去

牟羅漢。眉人名安。如岷山陟上清坂。忽遇髯者。頽笑曰。汝  
飢何不食。栢子耶。言訖。摘子投其口。髯者不復見矣。於  
是遂不火食。一日江水暴漲。舟不可行。或戲指其笠曰。  
乘此渡可乎。安遂置笠水面。跣坐其上。截江以濟。人  
為牟羅漢云。

劉遁。宋丁謂嘗拔之。往來。一日遁作詩贈謂。有他時駕鶴  
游滄海。同看蓬萊海上春之句。謂當未解。及南遷。見之  
于崖州。謂方悟遁異人也。遂與之泛舟海上。而飲曰。成  
子之詩意矣。

李常在。蜀人。少治道術。人累世見之。初有二男一女。婚娶



已畢。乃去。唯二弟子隨之。後各以青竹杖度。二弟子身  
遺歸家。置杖卧床。逕還其家。并見兒尸在床。各泣而埋  
之。百餘日。有人於郫縣逢二子。隨常在。因附書達家。各  
發棺視之。惟一青竹杖耳。常在。又娶婦。前婦令子往尋  
之。常在曰。婦欲來見我。法不得見。兒見婦泣而訣去。  
張遠。霄眉山人。一日見老人持竹弓一。鉄彈三。云。質錢三  
百千。張無靳色。老人曰。吾彈能辟疫癘。宜寶而用之。再  
見老人。遂授以度世法。熟跡見老人。目各有兩瞳子。後  
往白鶴山垂釣。西湖峯上。遇一老人。曰。四日老人。子之  
師也。尚不記授竹弓鉄彈時耶。遠霄遂大悟。而成仙。舉  
費孝先。成都人。宋至和二年。游青城山。至一村莊。遇老人

延之坐。因壞其竹床。孝先不自安。請償其值。老人笑曰。  
成毀數也。子但視其下書云。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為  
費孝先壞。孝先計之。已二百餘年。遂懇拜為師。得授易  
義之秘。竟以下鳴天下。而仙去。

張道清。郢州人。宋熙寧間。住鄂渚九宮山。修煉聲動禁中。  
光宗嘗有疾。召道清治之。以符水進。立愈。修醮之夜。光  
景如晝。因賜號真君。寧宗親書欽天瑞慶宮五字。賜之。  
謝枋得詩。真人何代結幽棲。累世奎章煥紫泥。日月高  
奔黃道近。衡廬傍出玉繩低。

二張仙翁。一名道温。京兆人。一名崇真。澤州人。同居澤州。  
上可社。修真觀。偕出東遊海島。遇劉長生。密傳妙法。復



歸結茅于舊樓相繼坐蛻瘞之同穴皆傳同仙去云。  
張先生貴池人少遇異人得道結廬齊山中常默不語士  
大夫問之直視不對終日端坐廬下三十年神觀超然  
毛髮玄潤肌理如玉雪宋政和間尸解而去後沔陽蕭  
行美年九十餘篤行履素嘗游對融山遇一老人自稱  
張先生指草一叢曰移栽之可煮鐵成銀但勿漏泄行  
美受教遂移草歸試之果然久之漸泄其秘一夕大風  
雨漂失其草再入山求訪之俱不復見矣。

楊樵町江人自少穎悟不群聞張真牧有道行即往從之  
真牧授以九返之術曰逢江莫行至泥則止後舟次九  
江江沈甯便悟遂結廬修煉其中時大疫施以符水輒

效遠近慕之後作頌而解去宋咸淳中封通慧孚惠真人

裴老人世居江左得道游閩愛清源山遂上居其下嘗自  
吟曰好酒啜三杯好花插一枝思量今古事安樂是便  
宜凡遇飲只三杯而止元所居處有虎十餘旬日必食  
一人裴老每十餘日買肉一塊以飼之且祝曰食此肉  
毋食人肉久之虎為所化絕不傷人裴老常到泉城朝  
往暮還其虎迭候裴老於郭外負之而歸又嘗游萬福  
山頂渴無水以拳扣石磐磐微傾甘泉漸出至今一人  
飲之不盈百人飲之不竭即聖泉岩也隔里有相公廟  
者鄉人祈禱之立應每有三牲祭獻則看宮尼巫戒人



毋得窺伺而神必食其半。每一年必生食一孩童。鄉人咸輪出幼子以薦之。不爾凶荒災疫立降。一老翁年八十餘。只一孫。鄉人推飼之。翁未忍抱孫於廟門而泣。裴老適見之。詢得其情。因代翁抱其孫。以斗覆燈待之。至夜半。相公口中轟轟有聲。腥氣遍面。遽出火視之。皆臭虫也。遂抱鬼出。及明取熱水澆之。臭虫死。相公亦不靈。而害遂除。又泉城諸父老。每歲中秋夜共推年登八十者一人。架高座於橋。老者坐其上。夜靜皆見紅燈一對。自雲中來迎去。其子孫親戚即設酒樂延賓宴樂。其下以為祖考昇仙矣。因各橋曰登仙里。中老人唯恐不與也。裴老偶過之。拊心曰。崇也。吾當為除之。泉人素敬信。

裴老。於是遂仗劍升座。俄紅燈來。以劍擊之。血流滿地。衆始訝異。天明依血踪至清源山後。見大磐石下一大蛇被傷。伏其下。衆競刺殺之。傍一洞皆向登仙人骨也。裴老令其子孫以穴而合葬之。後裴老忽登清源上洞。蛇骨而去。土人塗其骨。即石室中祀之。因名蛇岩焉。

張秉。武陵人。一日行于山澤間。遇仙女曰。帝以君功在吳分。故遣相配偶生子。以木德王其地。且約踰年再會于此。秉如期往。果見女。以襁褓中子付秉曰。當世世相承。血食。吳楚後子各勸為祠山仙長。

田志亭。彝吾人。號通真子。父母亡。自負土築墓。一日拾妻。子為黃冠。居唐縣磨岩。坐柏樹下。一磨石。日乞食村落。



夜還宿石上。每有猛獸巨蛇見之。皆俛首而退。里人咸異之。為創觀。居焉。年八十而逝。

吳守一。蘭陵人。早為黃冠。後從淵然劉真人受煉度秘術。入琅琊神峯山之陽。棲霞辟穀有年。忽一道人入庵。與語。須臾袖中出茶一包。命烹共啜。出戶。道人不見。自是年逾九十。鶴髮童顏。羽化之夕。奇香滿室。白鶴遶空者移日。

程守善。金城狄道人。令其真養素禱雨治疾。立應。所居萬壽觀。枯槐復茂。至正中。無恙而逝。賜號通真子。

吉志通。邵陽人。幼穎悟。師喬潛道。及潘清客。博學令聞。後居武當山。十年不火食。但餌黃精蒼朮。精神澄澈。行步

若飛。一日召弟子戒以珍重道教言訖。曲肱而逝。特元中統甲子歲也。

王當陽。桐汭人。元初遇異人。能幻化之術。後遊武當而歸。於郡南平頂山。建昇平道院。修煉其中。撰述精語。年九十餘。忽端坐而化。

張得一。台州人。有析解元所居後嶺山林深邃。人跡罕及。嘗有樵者至山顛。見小草菴。一道姑坐其中。歸告析。析即策杖訪焉。佇立良久。俟出定。開目乃前。作禮問先生何處人。何年至此。不答。又曰。欲蓋小屋。與先生蔽風雨。可乎。亦不答。析竟召工。作屋且築土臺。以供宴坐。時得一。年方弱冠。欲棄家學道。齋香拜謁。啟曰。某妄意修真。



未知前程。唯以遠道否。姑欣然應之曰。汝當逢至訣。宜  
速離此。吾授汝數語。能寶持受行之。不可勝用矣。云。心  
湛湛而無動。氣綿綿而徘徊。精涓涓而運轉。神混混而  
往來。聞崑崙於七竅。散元氣於九垓。鑿破玉關。神光方  
顯。寂然圓郭。一任去來。張豐然有悟。歸告家人。遂遠遊  
不復還。故里每歲八月中。祥光見焉。或有仙鶴飛鳴。遠  
近咸覩。

梁野人名戴長沙人。父兄皆儒業。獨戴慕尚逍遙。得鉛汞  
修煉之術。嘗晝寢三清殿後銅像之側。夢金人長丈餘。  
提其左手。以一金錢按之。戒曰。汝欲錢時。但縮左手。袖  
中振迅。則錢隨取。多寡慎勿妄漏。戴拜受。恍然而寤。覺

左掌微痛。視之隱隱有錢。頂謝誌。試之果驗。以後益放  
曠。歌酒自娛。其母責之曰。吾生二子。冀以終身。爾兄少  
年登科。拔落魄如此。吾何所望乎。欲遊外方。母留之。不  
可遂去。十二年無消息。兄顏守廬州。戴謁之。顏見且喜。  
且悲。飲之酒。數行曰。吾為那伯。豈忍見弟藍縷。令換衣  
冠。戴曰。山林風致。唯事內觀。何索我於形骸之外。即出  
寄旅邸。醉臥。夜半有錢聲。主驚起曰。此道人必偷兒也。  
何錢聲之多。穴隙窺之。一無所睹。且而伺其出。錢緝堆  
梁半壁。上有書。贈太守曰。弟野人以烟蘿侶。久候不果。  
奉辭。唯真珍重。有少錢。願周郵貧乏。仍遺下所着敝衣。  
異香襲人。殆非世所嘗聞。驗其去蹤。探屋瓦。少偏。乘空



而升後不知所往。

鄧牧。錢塘人。通老莊諸書。工筆。追古作者。嘗居餘杭洞霄宮。之超然館。經月不出。四方名勝。以文字請者。交至。非其人。雖千金。購之弗與也。元大德間。無恙而逝。所著有洞霄志文稿。

張金箔。山西平陽人。多幻術。聞濟源秋水之蹟。往視之。對水。沉思久之。曰。不過術耳。歸以後。圃鑿池。積水。設机。亦能溉物。有一老道流。至問曰。聞君多術。故來探耳。張引觀池。老道笑曰。他日請遊寒寓。亦可為樂。數日後。遣二童子。各騎龍。邀張。龍戾童鞭之。始伏至一長山。枯松落落。落上有團壁。老道危坐其中。曰。老夫不欲涉塵世。以二

足置他所。俟取至。為禮。張見兩腿兀然。倚壁。老道以手掙之。腿自轉。及其體。禮畢。謂張曰。君後日必為術。若移家至此。同享仙境之樂。張謝不能。老道囑童往移。倏忽之間。張之房業。男女皆在目前。張大驚。俄頃忽不見。止留張在荒山中。尋路久之。還家。問前故。皆曰。未嘗少移也。

高皇帝聞之。召至問其用術何似。對曰。臣術能採蓮為戲。瓶中又能出五色雲。即

命為之。袖中取一鐵瓶。書五符。與水投瓶中。用火四炙。初出如縷。漸勃然。五色雲迷布上下。又以蓮子撒河中。須臾。蓮花萬柄。挺出。復以紙剪作採蓮缸。投之。美女無



數俱在舟楫 祝唱吳歌為樂

已不覺大笑忽失其所在人舡俱不見矣

董伯華成化間居泉州能呼風喚雨無不立至又嘗賣雷

画一雷符賣錢一文兒童輩常買之藏符于手心到雙

門前開手雷即應聲而震後登清源山坐岩門戶解

周思得錢塘人少穎悟從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讀道家

書永樂初召至京嘗扈從北征寵賚優出宣德正統間

累封崇教弘道高士錫道錄司事卒年九十一贈通靈

真人